維時文化第六己巳林鍾中旬依破加修補

本州霊巌寺代

隱静菴常住

大澤山
龍湲院
公用
大臨
寄附
之
天十六乙巳

景德傳燈錄卷第七

懷讓禪師第二世中四十五人馬祖法嗣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

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　定州栢巖明哲禪師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　伏牛山自在禪師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　毘陵芙蓉山大毓禪師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　杭州鹽官齊安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

京兆興善惟寛禪師　湖南如會禪師

鄂州無等禪師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 已上十八人見錄

韶州諸涇山清賀禪師　紫陰山惟建禪師

卦山洪濬禪師　練山神翫禪師

崛山道圓禪師　天臺惟然禪師
池州灰山曇覯禪師　荊州新寺寶積禪師
河中府法藏禪師　漢南慈悲寺良津禪師
京兆府崇禪師　南岳智周禪師
白虎法宣禪師　金窟惟直禪師
台州白岩常徹禪師　乾元暉禪師
齊州道岩禪師　襄州常堅禪師
荊南寶貢禪師　雲水靖宗禪師
荊州永泰寺靈湍禪師　潭州竜牙山圓暢禪師
洪州雙嶺道方禪師　羅浮山修廣禪師
峴山定慶禪師　越州洞泉惟獻禪師
光明普滿禪師（已上二十七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二世法嗣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麥豆。曰學人不會。師曰大衆欣然奉持。師上堂曰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眨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麻谷乃掀禪牀。師打之。麻谷無語。（長慶代云悄然）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頭上有寶冠者不是。僧云如何即是。師云頭上無寶冠。洞山來參禮拜後侍立少頃而出却再入來。師云只恁麼只恁麼所以如此。洞山云大有人不肯。師云作麼取汝口辯。洞山乃侍奉數月。僧問如何是言不言。師云汝口在什麼處。僧曰無口。師云將什麼喫飯。僧無對。（洞山代云他不飢喫什麼飯）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地驢年去。（玄覺云為復唱和語不肯語。保福問長慶只如魯祖節文在什麼處被南泉恁麼道。長慶云退己讓於人萬中無一箇。羅山云陳老師當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何故為伊解放不解收。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恁麼道為復一般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上坐佛法有去處。玄覺云且道玄沙五火抄打伊着不着）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僧問如何是曹谿門下客師云南來鷰
僧云学人不會師云養須候秋風僧問如何是宗乘極則事
師云秋雨草離披又南泉躬至見師面壁乃拊師背問汝是阿誰
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者虔化人也姓廖氏八歲從師二十五具戒
有相者覩其殊表謂之曰師骨氣非凡當爲法王之輔佐也師遂
往佛迹巖參礼大寂與百丈海禪師同爲入室皆兼印記一日
大寂遣師詣長安奉書于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什麼法師
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只遮箇更別有師却過東边立國師曰遮
箇是馬師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箇呈似和尚了尋又送書往
徑山與國一禪師（語在國章）屬連帥路嗣恭延請大寂居府應期盛
化師迴郡得大寂付授衲袈裟令学者親近僧問馬祖請和
尚離四句絶百非直指某甲西來意祖云我今日無心情汝去
問取智藏其僧乃來問師々云汝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令某甲
來問上坐師以手摩頭云今日頭疼汝去問海師兄其僧又去問海
（百丈和尚）海云我到遮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
馬祖一日問師云子何不看經師云經豈異邪祖云然雖如此汝
向後爲人也須得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爲人祖云子未年必
興於世也馬祖滅後師唐貞元七年衆請開堂李尚書翱嘗問
僧馬大師有什麼言教僧云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
李云總過遮边李却問師馬大師有什麼言教師呼李翱々應
諾師云鼓角動也制空禪師謂師曰日出太早生師曰正是時師
住西堂後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
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
尊宿來邪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
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

曰無師曰經山和尚道無即得俗士礼謝而去師元和九年四月八日歸寂壽八十臘五十五憲宗諡大宣教禪師塔曰元和證真至穆宗重謚大覺禪師

京兆府章敬寺懷惲禪師泉州同安人也姓謝氏受大寂心印初住定州栢岩次止中條山唐元和初憲宗詔居上寺玄学者奔湊師上堂示徒曰至理亡言時人不悉強習他事以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鑒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為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揑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為不虧實相僧問心法雙亡指歸何所師曰郢人無污徒勞運斤曰請師不返之言師曰即無返句（後人舉之於洞山洞山云道即甚道空過作家）百丈和尚令一僧來伺候師上堂次展坐具礼拜了起來拈師一隻歡鞋以衫袖拂却塵了倒覆向下師曰老僧罪過或問祖師傳心地法門為是真如心妄想心非真非妄心為是三乘教外別立心師曰汝見目前虛空麼曰信知常在目前人自不見師曰汝莫認影像曰和尚作麼生師以手撥一二三下曰作麼生即是師曰汝向後會去在有一僧來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是是（長慶代云和尚佛法身心何在）其僧又到南泉亦遶南泉三匝振錫而立南泉云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僧云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道不是南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長慶代云和尚是什麼心行雲居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南泉未必道不是又云遮僧當初但持錫出去恰好）師有小師行脚迴師問曰汝離此間多少年耶曰離和尚左右將及八年師曰辨得箇什麼小師於地畫一圓相師曰只遮箇更別有小師乃畫破圓相後礼拜僧問四大五蘊身中阿那箇是本來佛性師乃呼僧名僧應諾師良久曰汝無佛性唐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示滅建塔于灞水勅謚大覺禪師大寶相之塔

定州石藏明禪師嘗見藥山和尚看經因語之曰和尚莫猱人好藥山置經云日頭早晩也師云正當午也藥山云猶有文彩在師云某甲無亦無藥山云老兄好聰明師云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藥山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時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者衢州須江人也姓徐氏李翱嘗問師大悲用千手眼作麼師云今上用公作麼有一僧乞置塔李尚書問云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無對僧却來問師師云他得大闡提唐憲宗嘗詔入內於麟德殿論議有一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云聖上一諦三諦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云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云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云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為道有對曰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乎有對無分別是道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乎有對四禪八定是道師曰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邪衆皆杜口師又擧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尸利云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師於元和十三年正月七日歸寂壽七十四勅謚慧覺禪師見性之塔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者吳興人也姓李氏初依徑山國一禪師受具後於南康見大寂發明心地因爲大寂送書於忠國師國師問曰馬大師以何示徒對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什麼語話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什麼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即恁麼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國

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鐮師後隱于伏牛山一日謂衆曰即心
即佛是無病求病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
脫灑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師後於隨州開元寺示滅壽
八十一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出僧曰学人未領旨
在師曰去師上堂示衆曰心若無事萬象不生意絕玄機纖塵
何立道本無體因道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
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
不傳学者勞形如猿捉影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長空絕際
何用称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說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
境々亦非存光境倶亡々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劒揮空莫論
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劒刃無虧若能如是心々無知全心即
佛全佛即人々佛无異始為道矣禪德可中々学道似地擎山不
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
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
源独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
及涅槃並為增語禪德且須自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処求
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機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
珍重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貌得吾真否衆皆將寫得真呈師
師皆打之弟子普化出曰某甲貌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乃打
筋斗而出師曰遮漢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師既奄化勅謚凝寂
大師真際之塔
毘陵芙蓉山太毓禪師者金陵人也姓范氏年十二礼牛頭山忠
六世忠禪師落髮二十三於京兆安國寺受具後遇大寂密傳
祖意於元和十三年止毘陵義興芙蓉山一日因行食到龐居
士居士擎起鉢師曰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居士

云當時若覩豈不作家師云非關他事居士云食到口邊被他奪
却師乃下食居士云不消一句居士又問師馬大師着實為人
处還分付吾師否師云某甲尚未見他作麼知他着實處居士
云只此見知也无討处師云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居士云向言說師又
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師云直似開口不得可謂實
也居士撫掌而出 寶曆中歸齊雲入滅壽八十臘五十八大和二
年追諡大寶禪師楞伽之塔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一日隨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云
急師云急箇什麼祖云看水師与丹霞遊山次見水中魚以手
指之丹霞云天然〻〻師至來日又問丹霞昨日意作麼生丹
霞乃放身作卧勢師曰蒼天又与丹霞行至麻谷山師云某甲
向遮裏住也丹霞云住即且從還有那箇也無師曰珍重有僧
問云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起立以杖繞

身一轉翹一足云會麼僧無對師打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默然（其僧又問石霜大意如何石霜云主人勤拳帶累闍黎拖泥涉水）耽源問十二面觀音是凡是聖師云
是聖耽源乃打師一摑師云知汝不到遮裏境界

杭州鹽官鎮國海昌院齊安禪師者海門郡人也姓李氏生時
神光照室復有異僧謂之曰建無勝幢使佛日迴照者豈非汝
乎 遂依本郡雲琮禪師落髮受具後聞大寂行化於龔公山
乃振錫而造焉師有奇相大寂一見深器異之乃令入室密示正
法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佛師云與我將那箇銅缾來僧即
取淨缾來師云却送本處安置其僧送缾本処了却來再徵前
語師云古佛也過去久矣有講僧來參師問云坐主蘊何事業
對云講華嚴經師云有幾種法界對云廣說則重〻無盡略說
有四種法界師竪起拂子云遮箇是第幾種法界坐主沈吟
徐思其對師云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灯果然失

照（保福聞云若禮拜即喫和尚禾山代云某甲不煩和尚莫怪法眼代拍手三下）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云西來無意師聞乃云一箇棺材兩箇死屍（玄沙云鹽官是作家）師喚侍者云將犀牛扇子來侍者云破也師云扇子破還我犀牛來侍者無對（投子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資福代作圓相中書牛字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師一日謂衆曰虛空爲鼓須彌爲椎什麼人打得衆無對（有人舉似南泉南泉云王老師不打破這鼓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有法空禪師到請問經中諸義師一一答了卻云自禪師到來貧道總未得作主人法空云請和尚便作主人師云今日夜也且歸本位安置明日卻來法空下去至明旦師令沙彌屈法空禪師法空至師顧沙彌曰咄這沙彌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屈得箇守堂家人來法空無語法昕院主來參師問汝是誰對云法昕師云我不識汝昕無語師後不疾宴坐示滅勅謚悟空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者毗陵人也姓宣氏初謁豫章馬大師接之因披剃受具後謁石頭遷和尚先自約曰若一言相契我即住不然便去石頭知是法器即垂開示師不領其旨告辭而去至門石頭呼之云闍黎師迴顧石頭云從生至老只是遮漢更莫別求師言下大悟乃踏折拄杖而棲止焉（洞山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然雖如此猶涉在途長慶云險玄覺云那个是涉在途處有僧云爲伊三寸途中薦得所以在途玄覺云爲復薦得自己爲復薦得三寸若是自己爲什麼成三寸若是三寸爲什麼悟去且道洞山意旨作麼生莫亂說子細好）唐貞元初入天台山住白沙道場復居五洩僧問何物大於天地師云無人識得伊僧云還可雕琢也無師云汝試下手看僧問此箇門中始終事如何師云汝道目前底成來得多少時也僧云學人不會師云我此間無汝問底僧云豈和尚無接人處師云待汝求接我即接僧云便請和尚接師云汝欠少箇什麼僧問如何得無心師云傾山覆海晏然靜地動安眠豈采伊師元和十三年三月廿三日沐浴焚香端坐告衆云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

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真報吾恩儻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僧
問和尚向什麼処去師曰無処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覩
洞山云作家 言畢奄然順化壽七十有二臘四十一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幼歲從師於荊州玉
泉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大寂云即心是佛師即大悟唐貞元中
居於天台山餘姚南七十里梅子真旧隱時鹽官會下一僧入山采
拄杖迷路至庵所問曰和尚在此山來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
問出山路向什麼処去師云隨流去僧歸說似鹽官鹽官曰我在江西
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請出師々有
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
人那得苦追尋大寂聞師住山乃令一僧到問云和尚見馬師得箇
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遮裏住僧云馬
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
云遮老漢惑乱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
僧迴挙似馬祖々云大衆梅子熟也 僧問禾山大梅拈一通意作麼生禾山云真師子兒 自此学者
漸臻師道彌著師上堂示衆曰汝等諸人各自迴心達本莫逐其
末但得其本々其末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々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世
間法根本故心生種々法生心滅種々法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悪而
生萬法本自如々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蒲花柳絮竹針
麻線夾山与定山同行言語次定山云生死中无佛即非生死夾
山云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二人上山參礼夾山便挙問師未審二
人見処那箇較親師云一親一疎夾山云那个親師云且去明日來
夾山明日再上問師師云親者不問々者不親 夾山住後自云當時失一隻眼 忽一日謂
其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間復聞鼯鼠聲師云即此
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護持之吾今逝矣言訖示滅壽八十
八臘六十有九智覺禪師延壽讚曰師初得道即心是佛最

後宗徒於非他物寧萬法歸會千聖常寘從不移何妨出沒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者衢州信安人也姓祝氏年十三見殺生
者盡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習毘尼修止觀後參大寂乃得心
要唐貞元六年始行化於吳越間八年至鄱陽山神求受八戒
十三年止嵩山少林寺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大好山僧云學人問
道師何言好山師云汝只識好山何曾達道問狗子還有佛性
否師云有僧云和尚還有否師云我無僧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和尚因何獨無師云我非一切眾生僧云既非眾生是佛否師
云不是佛僧云究竟是何物師云亦不是物僧云可見可思否
師云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云不可思議元和四年憲宗詔至
闕下白居易嘗詣師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
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
譬如江河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

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又問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云心本無損傷
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又問垢即不可念淨無
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為病
又問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邪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
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執著忘即落無明
此為心要云爾有僧問道在何處師曰只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
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見否師曰有
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
求見元和十二年二月晦日升堂說法訖就化壽六十三臘三十九
歸葬于灞陵西原勅謚大徹禪師元和正真之塔 盡嵴按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者始興曲江人也初謁徑山後參大寂學徒
既眾僧堂內床榻為之陷折時稱折牀會也自大寂去世師常
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譚誦憶不已且佛於何住而曰即心

心如畫師而云即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劒去遠
矣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禪窟焉相國崔公羣出爲湖南觀
察使見師問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旣云見
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之法眼別云是相公眼師問南
泉近離什麼處泉云江西師云將得馬師眞來否泉云只遮
是師云背後底聻無對長慶代云大似不知保福代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云此二尊者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爲當扶面前扶背後崔
相公入寺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師曰鳥雀還有佛性也無
師云有崔云爲什麼向佛頭上放糞師云是伊爲什麼不
向鷂子頭上放仰山來參師云已相見了更不用上來仰山
云恁麼相見莫不當否師歸方丈閉却門仰山歸擧似溈山
溈山云寂子是什麼心行仰山云若不恁麼爭識得他復有
人問師曰某甲擬請和尚開堂得否師曰待將物裹石頭煖
即得彼無語藥山代云石頭煖也唐長慶癸卯歲八月十九日歸寂壽八十

勅謚傳明大師塔曰永際

鄂州無等禪師者尉氏人也姓李氏初出家於龔公山參禮馬
大師密受心要後住隨州土門嘗謁州牧王常侍者師退將出
門王後呼之云和尚師迴顧王敲柱三下師以手作圓相復三
撥之便行師後住武昌大寂寺一日大衆晚參師見人人上來師
前道不審乃謂衆曰大衆適來聲向什麼處去也有一僧竪起
指頭師云珍重其僧至來朝上參次師乃轉身面壁而臥佯作
呻吟聲云老僧三兩日來不多安樂大德身邊有什麼藥物與老
僧些子僧以手拍淨缾云遮箇淨缾什麼處得來師曰遮箇是
老僧底大德底在什麼處僧云亦是和尚底亦是某甲底唐大
和四年十月示滅壽八十三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云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
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

合皆汝亦無汝用心処莫滯從前只是依他觧發言旨滯
光明邊脫只為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云無人能會僧云
向者如何師云有向即乖僧云不向者如何師云誰求玄旨又云
去無汝用心処僧云豈無方便門令学人得入師云觀音妙智力
能救世間苦僧云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云子還
聞否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趂下師嘗與南泉
同行後忽一日相別煎茶次南泉問云從前与師兄商量語句
彼此既知此後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云這一片田地大好卓
庵泉云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乃打却茶銚便起泉云
師兄喫茶了普願未曾喫茶師云作這箇語話滴水也銷不得
僧問此事久遠如何用心師云牛皮鞔露柱〻〻啾〻叫凡耳
聽不聞諸聖呵〻笑師因俗官來乃起起帽子兩帶云還會
麼俗官云不會師云莫怪老僧頭風不卸帽子師入園取菜次

師畫圓相圍却一株語衆云輒不得動着遮箇衆不敢動少頃
師復來見菜猶在便以棒趂衆僧云這一隊漢无一箇有智慧
底師問新到僧什麼処來僧云鳳翔來師云還將得那箇來否
僧云將得來師云在什麼処僧以手從頭擎捧呈之師即挙
手作接勢抛向背後僧無語師云這野狐兒師一日剗草次有講
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師以鋤斵之僧云久嚮歸宗元來是箇麁
行沙門師云坐主歸茶堂内喫茶去雲岩來參師作挽弓勢岩
良久作抜劒勢師云來大遲生有僧辭去師喚近來吾為汝
説佛法僧近前師云汝諸人各有事在汝異時却來遮裏無
人識汝時寒途中善為去師上堂云吾今欲説禪諸子揔近
前大衆進前師云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問如何是觀
音行師乃彈指云諸人還聞否僧曰聞師云一隊漢向遮裏覔什
麼以棒趂出大笑歸方丈僧問初心如何得箇入処師敲鼎蓋

恐作云還聞否僧云聞師云作不聞師又敲三下問還聞
否僧云不聞師云我何以聞僧无語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
間若江州刺史李渤問師曰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
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
否李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
而已李異日又問云大藏教明得箇什麼边事師舉拳示之云
還會麼李云不會師云遮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李云請師指
師云遇人即途中授與不遇即世諦流布師以目有重瞳遂將藥
手按摩以致目皆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後示滅勅謚至真禪
師

景德傳燈錄卷第七

景德傳燈錄卷第八

懷讓禪師第二世下五十六人 馬祖法嗣

汾州無業禪師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温州佛嶴和尚
潭州石霜山大善和尚
本谿和尚
洪州西山亮座主
米嶺和尚
大陽和尚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
韶州乳源和尚
則川和尚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
五臺鄧隱峰禪師
烏臼和尚
石臼和尚
石林和尚
黑眼和尚
齊峰和尚
紅螺和尚
利山和尚
松山和尚
南嶽西園曇藏禪師

百靈和尚　鎮州金牛和尚
潭州秀谿和尚　忻州打地和尚
洞安和尚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　汀州水塘和尚
古寺和尚　江西椑樹和尚
京兆草堂和尚　袁州楊岐山甄叔禪師
濛溪和尚　洛京黑澗和尚
京兆興平和尚　逍遙和尚
福谿和尚　洪州水老和尚
浮盃和尚　潭州龍山和尚
襄州居士龐蘊（已上四十三人見録）　天目山明覺禪師
王屋山行明禪師　京兆智藏禪師
大陽山希頂禪師　蘇州崑山定覺禪師

隋州洪山大師　連州元堤禪師
泉州無了禪師　泉州慧忠禪師
安豐山懷空禪師　羅浮山道行禪師
廬山法藏禪師　呂后山寧賁禪師（已上十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懷讓禪師第二世法嗣

汾州無業禪師者商州上洛人也姓杜氏初母李氏聞空中言曰寄居得否乃覺有娠誕生之夕神光滿室洎及丱歲行必直視坐即跏趺九歲依開元寺志本禪師受大乘經五行俱下諷誦無遺十二落髮二十受具戒於襄州幽律師習四分律疏才終便能敷演每為衆僧講涅槃大部冬夏無廢後聞馬大師禪門鼎盛特往瞻禮馬祖覩其狀貌瓌偉語音如鍾乃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師礼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馬祖曰只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師

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大德正閙在且去別時來
師才出祖召曰大德師廻首祖云是什麼師便領悟禮拜祖云
遮鈍漢禮拜作麼(雲居錫拈云什麼處是汾州正鬧)自得旨尋詣曹谿禮祖塔及廬
嶽天台徧尋聖迹自洛抵雍憇西明寺僧衆擧請充兩街大德
師曰非吾本志也後至上黨節度使李抱眞重師名行旦夕瞻
奉師常有倦色謂人曰吾本避上國諠攘今復煩擾君侯豈吾
心哉乃之縣上抱腹山未久又往清涼金閣寺重閱大藏周八稔
畢復南下至于西河刺史董叔纏請住開元精舍師曰吾緣
在此矣繇是雨大法雨垂二十載(廣語具別錄)并汾緇白無不嚮化凡學
者致問師多答之云莫妄想唐憲宗屢遣使徵召師皆辭疾
不赴暨穆宗即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阜等齎詔迎
請至彼作禮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且順天心不可
言疾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

去矣乃沐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慧暗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
性与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
不了即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
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
故經云唯有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
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跌坐而逝荼毘日祥雲五色異香
四徹所獲舍利瑩若玉珠弟子等將以金棺當長慶三年十
二月二十一日葬于石塔壽六十二臘四十二勅謚大達國師塔曰

澄源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僧問如何是六根滅師云輪劍擲空(旧不御書)無
傷於物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識僧云恁麼即學人禮
謝去師云暗寫愁腸寄与誰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者鄭州新鄭人也姓王氏唐至德二年依

於隗山大慧禪師受業三十詣嵩岳受戒初習相部舊章究毗
尼篇聚次遊諸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練玄義
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為僧行粥次馬大
師問桶裏是什麼師云這老漢合取口作恁广語自餘同
參之流無敢徵詰貞元十一年憩錫于池陽自搆禪齋不下
南泉三十餘載大和初宣城廉使陸公亘嚮師道風遂与監
軍同請下山伸弟子之礼大振玄綱自此学徒不下數百言蒲諸
方目為郢匠一日師示衆云道比如人早是變也今時師僧須向
異類中行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云孟八郎又恁
广去也師有時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也
趙州云和尚棒教誰喫師云且道王老師過在什广处趙州礼
拜而出（玄覺云且道趙州休去是肯南泉不肯南泉）師擬取明日遊莊舍其夜土地神先報莊
主莊主乃預為備師到問莊主爭知老僧來排辦如此莊
主云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云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
神覷見有僧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為什麼被鬼神覷見師
云土地前更下一分飯（玄覺云什广处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雲居錫云是賞是罰保云如土地前見是南泉不是南泉）師有時云
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广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礼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云上坐礼
拜了便出意作广生趙州云汝却問取和尚僧上問曰適來
諗上坐意作麼生師云他却領得老僧意旨師一日捧鉢上堂
黃蘗和尚居第一坐見師不起師問曰長老什麼年中行道黃
蘗云空王佛時師云猶是王老師孫在下去師一日問黃蘗黃
金為世界白銀為壁落此是什广人居处黃蘗云是聖人居
处師云更有一人居何國土黃蘗乃叉手立師云道不得何不問
王老師黃蘗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云可惜許師又別
時問黃蘗定慧等学此理如何黃蘗云十二時中不依倚一

檗師云莫是長老見處麼黃蘗云不敢師云漿水價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師見僧斫木師乃擊木三下僧放下斧子歸僧堂師歸法堂良久却入僧堂見前僧在衣鉢下師云賺殺人僧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云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失却火師因東西兩堂各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趙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猫兒也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云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杉山插火箸叉手師云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叉手而立師云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云太僧生僧無對一僧洗鉢次師乃奪却鉢其僧即空手而立師云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瓦子打之其僧迴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云和尚適來擲瓦子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云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後有僧問石霜云南泉翹足意作麼生石霜舉手云還恁麼無）師示衆云王老師要賣身阿誰要買僧出云某甲買師云他不作貴價不作賤價汝作麼生買僧無對（臥龍代云屬某甲去也禾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代云明年來與和尚縫个布衫）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礼南陽國師師先於路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歸宗便於圓相中坐麻谷作女人拜師云恁麼即不去也歸宗云是什麼心行師乃相喚迴不去礼國師（玄覺云只如南泉恁麼道是肯底語不肯語 雲居錫云比來去礼拜國師南泉為什麼却相喚迴且道古人意作麼生）師問神山作什麼對云打羅師云手打脚打神山云請和尚道師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洞山別云無脚手者始解打羅）有一坐主辭師師問什麼處去對云山下去師云第一不得謗王老師對云爭敢謗和尚師乃噴水云多少生主便出去（先雲居云非師本意先曹山云賴也石霜云不為人斟酌長慶云請領悟雲居錫云坐主當時出去是會不會）師一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却門外云若有人道得即開或有祇對多未愜師意趙州云蒼天師便開門師因翫月次有僧便問幾時

澥似遮箇去師云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僧云即今作麼生師
便歸方丈陸亘大夫問云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師云
分明記取舉似作家陸又謂師曰和尚大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
就師云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陸異日又謂師曰弟子亦薄會
佛法師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陸云寸絲不挂師云猶是堦下
漢師又云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師上堂次陸大夫云請
和尚為衆說法師云教老僧作麼生說陸云和尚豈無方便師云
道他欠少什麼陸云為什麼有六道四生師云老僧不教他陸大
夫與師見人雙陸拈起骰子云恁麼不恁麼只恁麼信彩去時
如何師拈起骰子云臭骨頭十八又問云弟子家中有一片石
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鐫作佛還得否師云得大夫云莫不
得否師曰不得不得（雲岩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 洞山云不坐即佛坐即非佛）趙州問道非物外物
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趙州捉住棒云已後莫錯打

人去師云龍蛇易辨衲子難謾師喚院主人人應諾師云佛九十
日在忉利天為母說法時優填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三轉
攝匠人往彼雕佛像只雕得三十一相為什麼梵音相雕不得院
主問如何是梵音相師云賺殺人師問維那今日普請作什
麼對云拽磨師云磨從你拽不得動著磨中心樹子維那
無語（保福代云比來拽磨如今却不 成法眼代云恁麼即不拽也）一日有大德問師曰即心是佛又不得
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師云大德且信即心是佛便了更
說什麼得與不得只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
總問人得與不得也師住庵時有一僧到庵師向其僧道某
甲上山待到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來山上少時其僧自喫
了却一時打殺家具就牀臥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臥師亦去
一邊而臥僧便起去師住後云我往前住庵時有箇靈利道者
直至如今不見師拈起毬子問僧云那箇何似遮箇對云

爾似師云什麼処見那箇便道不似僧云若問某甲〻見処和尚
放下手中物師云許你具一隻眼陸亘大夫向師道肇法師甚
奇怪道萬物同根是非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云大夫時人見
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陸又問天王居何地位師云若是
天王即非地位陸云弟子聞說天王是居初地師云應以天王
身得度者即現天王身而為說法陸辭欲宣城治所師問大夫
去彼將何治民陸云以智慧治民師云恁麼即彼処生靈尽遭
塗炭去也師入宣州陸大史出迎接指城門云人〻尽喚作甕
門未審和尚喚作什麼門師云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風化陸
云忽然賊來時作麼生師云王老師罪過陸又問大悲菩薩
用如許多手眼作什广師云只如國家又用大夫作什广師為
馬大師設齋問衆云馬大師來否衆無對洞山云待有伴
即來師云子雖後生甚堪雕琢洞山云和尚莫壓良為賤

師洗衣次有僧問和尚猶有遮〻在師拈起衣云爭奈遮人何
玄覺云且道是一箇是兩箇 師問僧良欽空劫中還有佛否對云有師云是阿誰對
云良欽師云居何國土無語僧問祖〻相傳合傳何事師云三
三四五問如何是古人底師云待有即道僧云和尚為什广妄語
師云我不妄語盧行者却妄語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師云何
不問王老師僧云問了也師云還曾與汝為境广僧問青蓮不隨
風火散時是什广師云無風火不隨是什广僧無對師却問不思
善不思惡思總不生時還我本來面目來僧云無容止可露 洞山云還
曾將示人麼 師問坐主云你與我講經得麼對云某甲與和尚講經和
尚須與某甲說禪始得師云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坐主
云某甲不會師云汝道虛空中一片雲為復釘〻住為復藤纜
著問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師云斫竹布梯空中取僧云空
中如何布梯師云汝擬作麼生取僧辭問云学人到諸方有

人問和尚近日作𠂊生未審如何祗對師云但向道近日解相撲
僧云作麼生師云一拍雙泯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处師云
父母已生了鼻孔在什𠂊处師将頻世第一生問和尚百年後向
什麼处去師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僧云某甲随和尚去還
得也無師云汝若随我即須銜取一莖草来師乃示疾大和
八年甲寅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
謂吾有去来也言訖而謝壽八十七臘五十八明年春入塔
五臺山隱峯禅師者福建邵武人也姓鄧氏(時称鄧隱峯)幼若不慧父
母聽其出家初遊馬祖之門而未能覩奥復来往石頭雖兩番不
捷(語見馬祖章)而後於馬大師言下契會師在石頭時問云如何得合道
去石頭云我亦不合道師云畢竟如何石頭云汝被遮箇得多
少時邪一日石頭和尚剗草次師在左側叉手而立石頭飛剗
爭向師面前剗一株草師云和尚只遮个剗得不剗得那个石
頭提起剗子師接得剗子乃作剗勢石頭云汝只剗得那箇不
解剗得遮个師無對(洞山代云還有堆阜麼)師一日推土車次馬大師展脚在
路上坐師云請師收足大師云已展不收師云已進不退乃推車
碾過大師脚損歸法堂執斧子云適来碾損老僧脚底出来
師便出於大師前引頸大師乃置斧師到南泉覩衆僧參次
南泉指淨缾云銅缾是境缾中有水不得動着境與老僧将
水来師便拈淨缾向南泉面前瀉南泉便休師後到溈山於
上坐頭解放衣鉢溈山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内師見来便
倒作睡勢溈山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溈山問侍者師叔在
否對云已去也溈山云去時有什𠂊言語對云無言語溈山云
莫道無言語其声如雷師以冬居衡嶽夏上清涼唐元
和中荐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
與賊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

所適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闔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惑
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先問衆云諸方遷化坐去臥
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衆云有也師云還有倒立者否衆
云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々然其衣順體時衆議舁就
荼毘屹然不動遠近瞻覩驚歎無已師有妹為尼時亦在彼
乃拊近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
推之僨然而踣遂就闍維收舍利入塔

溫州佛嶴和尚尋常見人來以拄杖卓地云前佛也恁麼後佛
也恁麼僧問正恁麼時作麼生師畫一圓相僧作女人拜師乃
打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賊也賊也僧問如何是異類師
敲椀云花奴々々喫飯來

烏臼和尚有玄紹二上坐從江西來參師師乃問云二禪伯發
足什麼處僧云江西師以拄杖打之玄云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
云你既不會後面箇僧祇對看後面僧近前擬師便打云信智同
稟無異去參堂去

潭州石霜一作龍大善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春日雞鳴僧
云學人不會師云中秋犬吠師上堂云大衆出來々々老漢有箇
法要百年後不累你衆云便請和尚說師云不消一堆火洞山問
凡前一童子甚是了事如今不見向甚處去也師云火焰上泊不
得卻歸清涼世界去也

石臼和尚初參馬祖問什麼處來師云烏臼來祖云烏臼近日有何
言句師云幾人於此茫然在祖云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
近前三步祖云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否師云和尚先喫
某甲後甘卻迴烏臼

本谿和尚龐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師云大毛翁見人
長短在居士云為我與師同參了方敢借問師云若恁麼從頭

舉来要你商量居士云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云念翁
老年居士云罪過罪過
石林和尚一日龐居士来師乃竪起拂子云不落丹霞機試道句
居士奪却拂子了却自竪起拳師云正是丹霞機居士云與我
不落看師云丹霞患啞龐翁患聾居士云恰是也恰是也
師無語居士云向道偶爾恁師亦無語又一日師問居士云某甲
有箇借問居士莫惜言句居士云便請擧来師云元来惜言
句居士云遮箇問訊不覺落地便宜師便掩耳而已居士云作
家作家
亮坐主隱洪州西山本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曰見說
坐主大講得經論是否亮云不敢祖云將什麼講亮云將心講祖
云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能講得經亮抗聲云心既講不
得虛空云講得麼祖云却是虛空講得亮不肯便出將下
堦祖召云坐主亮迴首豁然大悟礼拜祖云遮鈍根阿師礼拜作
麼亮皈寺告聽衆云某甲所講經論謂無人及得今日被馬大師
一問平生功夫氷釋而已乃隱西山更無消息
黒眼和尚僧問如何是不出世師師云善財拄杖子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云十年賣炭漢不知秤畔星
米嶺和尚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醜陋任君嫌不挂雲霞色
師將示滅乃遺一偈云祖祖不思議不許常住世大衆審思惟畢
竟只遮是
齊峯和尚一日龐居士入院師云俗人頻頻入僧院討箇什麼居士
迴顧兩辺云誰恁道誰恁道師乃咄之居士云在遮裏師云莫是當
陽道麼居士云背後底師迴首云看看居士云草賊敗草賊敗師
無語居士又問此去峯頂有幾里師云什麼處去来居士云可
畏峻硬不得問着師云是多少居士云一二三師云四五六居士云

何不道乜師云才道乜便有八居士云得也人人師云一任添取居士
乃咄之而去師隨後咄之
大陽和尚伊禪師參次師云伊禪近日一般禪師向目前指教人
了取目前事作遮箇爲人還會文彩未兆時也無伊云擬向遮裏
致一問人和尚不知可否師云答話已了莫道可否伊云還識得目
前也未師云是目前作麼生識伊云要且遭人點檢師云誰伊云某甲
師便咄之伊退步而立師云汝只解瞻前不解顧後伊云雪上更
加霜師云彼此無便宜
紅螺和尚在幽州有頌示門人曰紅螺山子近邊夷度得之流半是
奚共語問醻全不會可憐只解那斯祁
泉州龜洋山無了禪師者莆田縣黃公樵塘人也姓沈氏年七歲
父携入白重院視之如家因而捨愛至十八剃度受具靈岩寺後
參大寂禪師了達祖乘即還本院人之北樵采路絶師一日策杖
披榛而行遇六眸巨龜斯須而失乃庵于此峯因號龜洋和尚一日
有虎逐鹿入庵師以杖格虎遂存鹿命洎將示化乃述偈曰八十
年來辨西東如今不要白頭翁非長非短非大小還與諸人性相
同無來無去兼無住了却本來自性空偈畢儼然告寂瘞于
正堂垂二十載爲山泉淹沒門人發塔見全身水中而浮閩王
聞之遣使舁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王焚香祝之曰可遷龜
洋舊址建塔言訖異香普熏傾城瞻禮本道奏謚真寂大師塔
曰靈覺後弟子慧忠遇澄汰終於白衣就塔之東二百步而葬
謂之東塔今龜洋二真身士民依怙若僧伽之遺化焉慧忠
得法於草庵和尚如本章述之
利山和尚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云舌頭不出口僧云爲什麼
不出口師云內外一如故僧問不歷僧祇獲法身請師直指師云
子承父業僧云如何領會師云貶剝不施僧云恁麼師大衆有賴

去師云大衆且置作麼生是法身僧無對師云汝問我向汝道僧
却問如何是法身師云空華陽焰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
不見如何僧云爲什麼如此師云只爲如此
韶州乳源和尚上堂云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大衆莫有道得者
出來試道看有一僧出才礼拜師便打云是什麼時節出頭來（後人擧）
（長慶人云不妨人人資福代云爲和尚不惜身命）師見仰山作沙彌時念經師咄云這沙彌念經恰
似哭聲仰山云慧寂念經似哭未審和尚如何師乃顧視而已
松山和尚一日命龐居士喫茶居士擧起托子云人人盡有分因什麼
道不得師云只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居士云阿兄爲什麼却
道得師云不可無言也居士云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居士云阿兄
喫茶何不揖客師云誰居士云龐翁師云何須更揖後丹霞
聞擧乃云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作亂一上居士聞之乃令
人傳語丹霞云何不會取未擧起托子時

則川和尚龐居士看師師云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否居士云猶
得阿師重擧在師云情知久參叓慢居士云阿師老耄不啻龐
翁師云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居士云龐翁鮮徤且勝阿師師云
不是勝我只是欠你一箇幞頭居士云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
師入茶園内摘茶次龐居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云
不是老師怕荅公話士云有問有荅蓋是尋常師乃摘茶
不聽士云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云這無礼儀老
漢待我一一擧向明眼人在師乃抛却茶藍子便入方丈
南岳西園蘭若曇藏禪師者本受心印於大寂禪師後謁
石頭遷和尚瑩然明徹唐貞元二年遁衡岳之絶頂人罕
參訪尋以脚疾移止西園禪侶僟盛師一日自開浴次僧問
何不使沙彌師乃拊掌三下（洞山云一種是時節因緣就中西園精妙僧問曹山古人拊掌豈不明沙彌邊事曹山云如何是向上事僧無對曹山云這沙彌）
師養一靈犬嘗夜往行次其犬銜師衣師即歸

房丈於門側伏守而吠頻奮身作搖噬之勢詰旦東廚有
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燄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
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苟
無緣冤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復一夕有
羣盜大亦銜師衣師語盜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取去
終無所吝盜感其言皆稽首而散

百靈和尚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師問云昔日居士南岳得意
句還曾舉向人未居士云曾舉來師云舉向什麼人居士以手
自指云龐翁師云直是妙德空生也歎居士不及居士却問師得
力句是誰知師便戴笠子而去居士云善為道路師一去更不迴首

鎮州金牛和尚師自將飯供養衆僧每至齋時昇飯桶到堂
前作舞曰菩薩子喫飯來乃撫掌大笑日日如是 僧問長慶古人撫掌喫飯意旨如何長慶云大似因齋慶讚僧問大光未審慶讚箇什麼大光便作舞僧乃禮拜大光云遮野狐精 東禪齊云古人自出手作飯舞了喚人來喫意作麼生還會麼只如長慶與大光是明古人意別有 然祈今問上堂每日持盂掌鉢時迎來送去時為當與古人一般別有道理若道別且作麼生得別來若一般恰到他舞又被喚作野狐精有會處麼若未會行脚眼在什麼處僧問曹山古人恁麼是奴兒婢子否曹山云是僧云向上事請師道曹山叱云遮奴兒婢兒

洞安和尚有僧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僧云本無所去師云善為闍
梨僧云不敢不敢師云師云到諸方分明舉僧侍立次師問今日
是幾僧云不知師云我却記得僧云今日是幾師云今日昏晦

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自晦其名凡學者致問惟以
棒打地而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
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只如和尚每有人問便打地
意旨如何門人即於竈底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潭州秀谿和尚一日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云亂
道作麼谷山却從東邊過西邊立師云若不恁麼即禍
事也谷山却過東邊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
住云聲色純真事作麼生師便掌谷山谷山云十年

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師云要合山老漢作麼合山
呵〻大笑三聲
磁州馬頭峯神藏禅師上堂謂衆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
而說無知南泉云恁ㄏ依師道始道得一半黄蘖云不是南泉駁他要圓前話
潭州華林善覺禅師常持錫夜出林麓間七歩一振錫一称
觀音名號夾山善會造庵問曰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
師曰然夾山曰騎却頭如何師曰出頭從汝騎不出頭騎什
麼僧参方展坐具師曰緩〻僧曰和尚見什麼師曰可惜許磕破
鍾樓其僧從此悟入一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師還有侍者否
師曰有一兩ケ裴曰在什ㄏ処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
而出裴睹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
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
僧常念觀音

河州水塘和尚師勘皈宗甚ㄏ処人皈宗云陳州人師云多少
年紀皈宗云二十二師云闍梨未生時老僧去来宗云和尚幾時
生師竪起拂子皈宗云遮ケ豈有生邪師云會得即無生皈
宗云未會在師無語
古寺和尚丹霞参師經宿至明旦煑粥熟行者只盛一鉢與
師又盛一椀自喫殊不顧丹霞丹霞即自盛粥喫行者云五更侵
早起更有夜行人丹霞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ㄏ無礼師云
淨地上不要點汚人家男女丹霞云幾不問過遮老漢
江西椑樹和尚因臥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云作麼道吾
云蓋覆師云臥底是坐底是道吾云不在ケ两處師云爭奈蓋
覆何道吾云莫乱道師向火次道吾問作什麼師云和合道吾
云恁麼即當頭脫去也師云隔闊来多少時邪道吾便拂袖
去道吾一日從外皈師問什ㄏ処去来道吾云親近来師云用

皺遮兩片皮作什ㄏ道吾云借師云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
道吾云只為有所以借
京兆草堂和尚自罷參大寂遊至海昌海昌和尚什ㄏ处来
師云道塲来昌云遮裏什ㄏ处師云賊不打貧人家問未有
一法時此身在什麼处師乃作一圓相於中書身字
袁州楊歧山甄叔禅師上堂示衆曰羣靈一源假名為佛體
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靈
絶兆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玄
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囙執師始登此山宴
处以至成院聚徒演法四十餘年唐元和十五年正月十三日歿
荼毘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塔
濛谿和尚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良久僧便礼拜師云汝且
作ㄏ生會僧云某甲終不無慙愧師云汝却信得及問本分
事如何體悉師云你何不問僧云請師荅話師云你却問得好其
僧大笑而出師云只有ㄍ師僧靈利有僧從外来師便喝僧云
好ㄍ来由師云猶要棒在僧云珍重便出師云得能自在
洛京黒澗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云截耳卧街僧云如何是
密室中人師乃換手搥胸
京兆興平和尚洞山来礼拜師云莫礼老朽洞山云礼非老朽師
云非老朽者不受礼洞山云他亦不止洞山問如何是古佛心師
云即汝心是洞山云雖然如此猶是某甲疑处師云若恁ㄏ即
問取木人去洞山云某甲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師云汝試道看
洞山云不是某甲洞山辭師云什ㄏ处去洞山云沿流無定止師云
法身沿流報身沿流洞山云總不作此解師乃撫掌（保福云洞山自是一家乃別云不覓得幾人）
逍遙和尚一日師在禅牀上坐有僧鹿西問曰念〻攀緣心〻衆

寂師云昨日晩間也有人恁么道西云道个什么師云不知西云
請師説師説師以拂子驀口打西便出師告大衆云頂門上
著一隻眼
福谿和尚僧問古鏡無瑕時如何師良久僧云師意如何師
云山僧耳背僧又挙前問師云猶較些々子僧問如何是自己師
云你問什麼僧云豈無方便去也師云你適来問什么僧云得
恁么顛倒師云今日合喫山僧手裏棒僧問縁散歸空々歸何
所師云某甲僧々云諾師云空在何処僧云却請師道師云波
斯喫胡椒
洪州水老和尚初問馬祖如何是西来的々意祖乃當胷蹋倒
師大悟起来撫掌呵々大笑云大奇々々百千三昧無量妙義
只向一毛頭上便識得根源去便礼拜而退師住後告衆云自
從一喫馬師蹋直至如今笑不休有僧作一圓相以手撥向師
身上師乃三撥亦作一圓相却指其僧々便礼拜師打云遮
虗頭漢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動則影現覺則冰生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乃拊掌呵々大笑凡接機大約如此
浮盃和尚有凌婆行来礼拜師々與坐喫茶行婆乃問云盡
力道不得底句還分付阿誰師云浮盃無剩語婆云某甲不
恁么道師遂挙前話問婆々斂手哭云蒼天中間更有寃
苦師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即禍生也後有
僧挙似南泉々々云苦哉浮盃被老婆摧折婆後聞南泉
恁麼道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有幽州澄一禪客逢見行婆
乃問云怎生南泉恁麼道猶少機關在婆乃哭云可悲可痛禪
客罔措婆乃問云會麼禪客合掌而對婆云伶死禅和如麻似
粟後澄一禪客挙似趙州々々云我若見遮臭老婆問教口啞
却澄一問趙州云未審和尚怎生問他趙州以棒打云似遮个伶死

漢不打待幾時連打數棒婆又聞趙州恁道云趙州自合喫婆
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々々哭云可悲可痛婆聞趙州此語合
掌歎云趙州眼放光明照破四天下也後趙州教僧去問婆云恁
生是趙州眼婆乃竪起拳頭趙州聞乃作一頌送婆行云
當機直面提直面當機疾報你婆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
頌荅趙州云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潭州龍山和尚亦云隱山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老宿處來師云老宿有何
言句僧云說即千句萬句不說即一字也無師云恁麼即蠅子
放卵其僧礼拜師便打之洞山价和尚行脚時迷路到山因
參礼次師問此山無路闍梨向什麼處來洞山云無路且置
和尚從何而入師云我不曾雲水洞山云和尚住此山多少時邪
師云春秋不涉洞山云此山先住和尚先住師云不知洞山云為什
麼不知師云我不為人天來洞山却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長
年不出戶洞山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青天覆白雲洞山云賓主
相去幾何師云長江水上波洞山云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云清
風拂白月洞山又問和尚見个什麼道理便住此山師云我見兩个
泥牛鬪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師因有頌云三間茅屋從來住
一道神光萬境閑莫作是非來辯我浮生穿鑿不相關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以儒為業而居士
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和尚忘言會旨復
與丹霞禪師為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自見老僧已來日用事作
麼生對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復呈一偈云日用事無別
唯吾自偶諧頭々非取捨處々勿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
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石頭然之曰子以緇邪
素邪居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之江西參問馬祖云不與
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乃向

洪道居士言下頓領玄要乃留駐參承經涉二載有偈曰
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自爾機辯迅
捷諸方嚮之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
坐主既无我无人是誰講誰聽坐主無對居士曰某甲雖是俗人
粗知信向坐主曰只如居士意作麼生居士乃示一偈云無我復無人
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坐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
纖塵我聞并信受總是假名陳坐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
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酬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
也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或鳳嶺鹿門或廛肆閭巷初住
東巖後居郭西小舍一女名靈照常隨製竹漉籬令鬻之以
供朝夕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居不
是賢聖了事凡夫易復易即此五蘊有真智十方世界一乘同
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居士將入
滅令女靈照出視日早晚及午以報女遽報曰日已中矣而有
蝕也居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坐合掌坐亡居士笑曰我女鋒
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問疾次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慎
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化遺命焚棄
江湖緇白傷悼謂禪門龐居士即毘耶淨名矣有詩偈三
百餘篇傳於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八

景德傳灯録巻第九

懷讓禅師第三世上五十六人

洪州百丈懷海禅師法嗣三十人

潭州潙山霊祐禅師　洪州黄蘗山希運禅師（法要巻不）

杭州大慈寰中禅師　天台山普岸禅師

筠州常観禅師　潭州石霜性空禅師

福州大安禅師　古霊神贊禅師

廣州和安通禅師　江州龍雲臺禅師

洛京衛國道禅師　鎮州萬歳和尚

百丈山涅槃和尚　洪州東山和尚（已上一十四人見録）

高安無畏禅師　東岩道曠禅師

邢州素禅師　唐州大乗山吉本禅師

小乗山慧深禅師　揚州慧照寺昭一禅師

複州羅浮堅涂禪師　洪州九遷山覺雲禪師
江州廬山操禪師　越州無迹寺契真禪師
鄂州包山天性禪師　明州大梅山彼岸禪師
洪州建山藏術禪師　昇州祇園山道方禪師
清田和尚　大于和尚 已上一十六人無機緣語句

前虔州西堂藏禪師法嗣四人
虔州處微禪師 一人見錄　雞林道義禪師
新羅國慧禪師　新羅國洪直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

前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法嗣二人
壽州泉遂禪師 一人見錄　新羅國無染禪師 一人不錄

前湖南東寺如會禪師法嗣四人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 一人見錄　舒州景諸禪師
莊嚴寺光肇禪師　潭州華輔山昭禪師 已上三人無語句

前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法嗣一十六人
京兆薦福弘辯禪師　福州龜山智真禪師
朗州懷政禪師　金州操禪師
朗州古堤和尚　河中公畿和尚 已上六人見錄
栢林院閑雲禪師　宣州玄哲禪師
河中寶堅禪師　西京道志禪師
絳州神祐禪師　西京智藏禪師
許州無迹禪師　壽州惟肅禪師
新羅國玄昱禪師　新羅國覺體禪師 不錄

前百丈懷海禪師法嗣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者福州長谿人也姓趙氏年十五辭親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受戒究大小乘經律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大智禪師百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

参学之首一日侍立百丈問誰師曰霊祐百丈云汝撥鑪中有火否
師撥云無火百丈躬起深撥得少火挙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師
發悟礼謝陳其所觧百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見佛性
當觀時節因縁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
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得無法只是無虚妄凡
聖等心本来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尒善自護持時司馬頭
陀自湖南来百丈謂之曰老僧欲往潙山可乎 司馬頭陀参禅外篇人倫之鑒兼
對云潙山奇絶可聚千五百衆然非和尚所住百丈云何也對
云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士徒不盈千百丈云吾衆中莫有
人住得否對云待歴觀之百丈乃令侍者喚第一坐来 即華林和尚也
問云此人如何頭陀令謦欬一聲行數歩對云此人不可又令喚
典坐来 即祐師也 頭陀云此正是潙山主也百丈是夜召師入室囑
云吾化縁在此潙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学

時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祐公何得住持百丈云若能對
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浄瓶問云不得喚作浄瓶汝
喚作什麼華林云不可喚作木楔也百丈不肯乃問師師踢倒
浄瓶百丈笑云第一坐輸却山子也遂遣師往潙山是山峭絶復
無人煙師猿猱為伍橡栗充食山下居民稍稍知之師衆共
營梵宇連率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
繇是天下禅学若輻湊焉師上堂示衆云夫道人之心質直無
偽無背無面無詐妄心行一切時中視聴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
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従上諸聖只是説濁辺過患若無許多悪
覚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浄無為澹泞無礙喚
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云
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与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従縁得
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浄須教渠浄除現業

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
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
披衣自解作活計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
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趣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
事不二即如如佛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大好燈籠仰山
云莫只遮个便是麼師云遮个是什广仰山云大好燈籠師
云果然不識一日師謂眾云如許多人只得大機(旧本云大識今改作大機按廣燈并別錄皆
云只得大機而第十六卷仰山章中云得大 未詳孰是)不得大用仰山舉此語問山下庵主云和尚
恁广道意旨何如庵主云更舉看仰山擬再舉被庵主踢倒歸
舉似師師大笑師在法堂坐庫頭擊木魚火頭擲却火抄拊
掌大笑師云眾中也有恁广人喚來問作广生火頭云某甲不
喫粥肚飢所以喜歡師乃點頭(東使聞云將知潙山眾中無人 臥龍云將知潙山眾中大有人)看請摘茶
師謂仰山曰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請現本形相見仰山
撼茶樹師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山云未審和尚如何師良
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云放子二十棒(玄覺云且道過在什广処)
上堂有僧出云請和尚為眾說法師云我為汝得徹困也僧禮
拜(後人舉似雪峯峯云古人得恁广老婆心玄沙云山頭和尚蹉過古人事也雪峯聞之乃問玄沙什广処是老僧蹉過古人處玄沙云大小潙山被那僧問得百雜碎雪峯)師
謂仰山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山云慧寂信亦不立師云子
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山云只是慧寂更信阿誰師云若恁即是定
性聲聞仰山云慧寂佛亦不見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佛說多
少魔說仰山云總是魔說師云已後無人奈子何仰山云慧寂即一期
之事行履在什广処師云只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仰山蹋衣次提起
問師云正恁广時和尚作广生師云正恁广時我這裏無作广
生仰山云和尚有身而無用師良久却拈起問汝正恁广時作广
生仰山云正恁广時和尚還見伊否師云汝有用而無身(此義嘆之瞞瞞各)師
忽問仰山汝春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仰山云正恁广時切忌勃

潙師云停囚長智師一日喚院主々々來師云我喚院主汝來作什
麼院主無對（曹山代云也知和尚不喚某甲）又令侍者喚第一坐々々來師云我喚第一坐
汝來作什麼亦無對（曹山代云若令侍者喚恐不來法眼別云適來侍者喚）師問新到僧名什麼僧云名月
輪師作圓相問何似這个僧云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
師云貧道即恁麼闍梨作麼生僧云還見月輪麼師云闍梨恁麼
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問雲巖云聞汝久在藥山是否巖
云是師云藥山大人相如何雲巖云涅槃後有師云涅槃後有如
何雲巖云水灑不着雲巖却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師云巍々堂々
煒々煌々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汝下嘴處師過淨
瓶与仰山々々擬接師却縮手云是什麼仰山云和尚還見个什
麼師云若恁麼何用更就吾覓仰山云雖然如此仁義道中與
和尚提瓶挈水亦是本分事師乃過淨瓶与仰山師与仰山行
次指栢樹子問云前面是什麼仰山云只這个栢樹子師却指背

後田翁云這阿翁向後亦有五百衆師問仰山從何處歸仰山云田
中歸師云禾好刈也未仰山云好刈也師云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
不黃見仰山云和尚背後是什麼師云子還見麼仰山拈起禾
穗云和尚何曾問這个師云此是鵝王擇乳冬月師問仰山天
寒人寒々仰山云大家在這裏師云何不直說仰山云適來也不曲和
尚如何師云直須隨流有僧來礼拜師作起勢僧云請和尚不
起師云老僧未曾坐僧云某甲亦未曾禮師云何故無礼僧無
對（同安代云和尚不怪）石霜會下有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般
柴仰山見二禪客歇將一橛柴問云還道得麼俱無語仰山云莫
道無人會禪好歸舉似潙山云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云
什麼處被子勘破仰山便舉前話師云寂子又被吾勘破（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潙山勘破處）
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迴首向壁仰山云和尚何得如此師起
云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為我原看仰山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

香嚴亦來問訊師云我適來得一夢寂子原了汝更与我原看
香嚴乃點一椀水來師云二子見解過於鶖子僧云不作潙山一頂
笠無由得到莫傜村如何是潙山一頂笠師即蹋之師上堂示衆
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云潙山僧某
甲此時喚作潙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云潙山僧喚作
什麼即得（雲居代云師無異號資福代作圓相托起古人頌云不道潙山不道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師敷揚宗教凡
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入室弟子四十一人唐大中七年正月
九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于本山勅謚大圓
禪師塔曰清淨

洪州黃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
肉珠音辭朗潤志意冲澹後遊天台逢一僧与之言笑如舊相識
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乃捐笠植杖而止其僧
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迴顧
云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真大
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後遊京師因人啓發乃往參百
丈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師云不可教後人斷絶去
也百丈云將謂汝是个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云某甲特來百
丈云若尒則他後不得孤負吾一日百丈問師什麼處去來曰大
雄山下采菌子來百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百丈拈
斧作斫勢師即打百丈一摑百丈吟吟大笑便歸上堂謂衆曰
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師在南泉時普請擇菜南泉問什麼處去曰擇菜去南泉曰
將什麼擇師舉起刀子南泉曰大家擇菜去一日南泉謂師曰老僧
偶述牧牛歌請長老和師曰某甲自有師在師辭南泉門送提
起師笠子云長老身材勿量大笠子太小生師云雖然如此大
千世界總在裏許南泉云王老師嘞師便戴笠子而去後居洪

州大安寺海衆奔湊裴相國休鎮宛陵建大禪苑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檗名之又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接置於坐略不披閱良久云會麼公云未聞師云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乃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

觀前所叙則運禪師居洪州大安寺後裴公在宣州祠寺請師居之号曰黃檗而贈以詩也然所叙之事与詩意全相合今詳此詩乃裴公在洪州而作也言挂錫十年棲蜀水者謂師先住高安之黃檗已十年也按前漢地理志後漢郡國志豫章郡建成縣有蜀水建成者即唐之高安縣也浮盃今日渡漳濱者謂自黃檗請師来至洪城也按前漢地理志後漢志豫章水出豫章縣西南北入大江洪州城在章水之濱而郡名豫章也又裴公作傳心法要序云有大禪師號希運住洪州高安縣黃檗山鷲峯下海衆常千餘人予會昌二年廉于鍾陵自山迎至州憩龍興寺旦夕問道大中二年廉于宛陵復禮迎至所部安居開元寺云人鍾陵洪州也宛陵宣州也觀此序所述亦謂師先住高安黃檗裴公請至洪州與前詩正合逮其廉于宣州雖復迎請師但寓開元寺而已初無建寺之說不知本章何以差誤若此蓋當以裴公法要序与詩為正且會昌二年武宗廢教其六年言師居黃檗已十載此必然之理也非裴公在宣州請師乃大中重興之後而師再聚徒於黃檗之時也故千頃南公言中云大中初裴公出于宛陵請黃檗和尚出山而南公隨之也其餘在裴公章中辯之矣

師亦無喜色自尒黃檗門風盛于江表矣一日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因以棒趁散去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処便去不可只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个漢便從頂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処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一僧出問曰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為什麼道無禪師師云不道無禪只道無師闍梨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八人坐道場得馬師正眼者止三兩人廬山和尚是其一人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且如四祖下牛頭融大師橫說竪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腦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学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処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才見入門来便識得汝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漢算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

散去問如何是西来意師便打自餘施設皆被上機中下之流莫窺
涯涘唐大中年終於本山勅謚斷際禪師塔曰廣業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人也姓盧氏頂骨圓聳其聲如鍾少丁
母憂廬于墓所服闋思報罔極於并州童子寺出家嵩嶽登戒習
諸律学後參百丈受心印辭往南岳常樂寺結茅于山頂一日南泉
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云蒼天人人南泉云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
云會即便莫佇人南泉拂袖而出後住浙江北大慈山上堂云山僧不
解答話只能識病時有一僧々出師前立師便下坐歸方丈（法眼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玄覺云且道大慈識病此僧出来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々出来又作广生）趙州問般若以
何為體師云般若以何為體趙州大笑而出師明日見趙州掃地問般若以何為體趙
州置箒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有僧辭師云去什广処僧云暫去江西
我勞汝一段事得否僧云和尚有什广事師云將取老僧去僧云
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得去師便休其僧後挙似洞山々
山云闍梨爭合恁麼道僧云和尚作广生洞山云得（法眼云和尚若去某甲提笠子）洞山又
問其僧大慈別有什广言句僧云有時示衆云説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
説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洞山云我不恁麼道僧云作广生洞山云説取行
不得底行取説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説路説時無行路不説不行時合行什广路洛浦云行説俱到即本事無行説俱不到即本事在）後屬唐武
宗廢教師短褐隱居大中壬申歳重剃染大揚宗旨咸通三年
二月十五日不疾而逝壽八十三臘五十四僖宗謚性空大師定慧之塔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洪州人也於百丈門下得旨後聞天台勝槩聖
賢間出思欲高蹈方外遠追遐躅乃結茅薙草宴寂林下日居
月諸為四衆所知創建精藍號平田禪院焉有時謂衆曰神光不
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有僧到參師打一拄杖其僧
近前把住拄杖師曰老僧適来造次僧却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
作家僧礼拜師把住曰是闍梨造次僧大笑師曰這个師僧今日
大敗也有偈示衆曰大道虗曠常一真心善悪勿思神清物表隨

緣飲啄更復何為終于本院今山門有遺塔存焉
承朝重加修飾賜額曰壽昌塔禪師即壽昌開山和尚也
筠州五峯常觀禪師有僧問如何是五峯境師云險僧云如何是
境中人師云塞有僧辭師云闍梨向什麼処去僧云臺山去師
竪起一指云若見文殊了却来遮裏與汝相見僧無對師問一
僧汝還見牛麼僧云見師云見左角見右角僧無對師自代云
見無左右（仰山別云還辨左右麼）又有僧辭師云汝去諸方去莫謗老僧在
遮裏僧云某甲不道和尚在遮裏師云汝道老僧在什麼処僧
竪起一指師云早是謗老僧也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来意師曰若人在千尺
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荅汝西来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
亦為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弥拽出死屍著（沙弥即仰山也）沙弥後举問耽
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後問潙山如何出

便
得井中人潙山乃呼慧寂々應諾潙山曰出也及住仰山嘗举前語誨
衆曰我耽源処得名潙山処得地
福州大安禪師者本州人也姓陳氏幼於黃蘗山受業聽習律乘
嘗自念言我雖勤苦而未聞玄極之理乃孤錫遊方将往洪井
路出上元逢一老父謂師曰師往南昌當有所得師即造于百丈
礼而問曰学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百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
識後如何百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百丈曰
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參祐
禪師創居潙山也師躬耕助道及祐禪師皈寂衆請接踵住
持師上堂云汝諸人揔来就安求覓什麼若欲作佛汝自是
佛而却傍家走怱々如渴鹿趂陽燄何時得相應去阿你欲
作佛但無如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則
汝則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処別討所以安在潙山三十来年喫

潙山飯荷潙山屎不学潙山禅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何
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
个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迴迴地趂亦不去也汝諸人各自有
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悪音
響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
中内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
是什麼物任持便得如是汝若覓毫髮即不見故志公和尚云
内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為渾大有問一切施為是法身用
如何是法身師云一切施為是法身用僧云離却五蘊如何是本
来身師云地水火風受想行識僧云遮个是五蘊師云遮个異
五蘊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云此陰未謝那个是大
德僧云不會師云若會此陰便明彼陰問大用現前不存軌
則時如何師云汝用得但用僧乃脱膊遶師三帀師云向上道何

不道取僧擬開口師便打云遮野狐精出去有僧上法堂顧視東西
不見師乃云好个法堂只是無人師從門裏出云作麼無對雪峯
和尚因入山采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云本自天然不假雕
琢壽禾與師々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人問師佛在何處師
云不離心又云雙峯上人有何所得師云法無所得設有所得々本
無得有僧問云蕭々巢軍來和尚向什麼処迴避師云五蘊山
中僧云忽被他捉着時如何師云惱乱將軍師大化閩城二十
餘載唐中和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歸黄蘗寺示疾而終塔于㮨伽
山勅謚圓智禅師證真之塔
福州古靈神贊禅師 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遇百丈開悟却
迴本寺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
執役一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聖其
師迴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其師又一日在窓下看經蜂

子殺窻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鑚他故紙驢年去
其師置経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
蒙百丈和尚指个歇處今欲報慈德耳其師於是告衆致齋請
師說法師登坐舉唱百丈門風乃曰靈光獨耀逈脫根塵體露
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
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師後住古靈聚徒數載
臨遷化剃沐聲鍾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曰
不識師曰汝等静聽莫別思惟衆皆側聆師儼然順寂塔
存本山焉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者婺州雙林寺受業自幼寡言時人謂之
不語通也因禮佛有禪者問云坐主礼底是什麽師云是佛禪
者乃指像云遮个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礼問禪者云今
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云坐主幾夏耶師云一夏禪
者云還曾出家也未師轉茫然禪者云若也不會一夏百奚爲禪
者乃命師同參馬祖行至江西馬祖已圓寂乃謁百丈頓釋疑情
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云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却召其人其
人應諾師指椶櫚樹子（其人無對）師一日令仰山將牀子來仰山將到師云
却送本處仰山從之師云牀子那边是什麽物仰山云無物師云遮
边是什广物仰山云無物師召云慧寂仰山云諾師云去

江州龍雲臺禪師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老僧昨夜
欄裏失却牛

京兆（目録及正宗記皆言湛宗）衛國院道禪師僧到參師問何方來僧云湖南來
師云黄河清未僧無對（溈山代云小小孤兒更邈但知道用疑作什麼）師因疾有人來問疾師不出
其人云久聆和尚道德忽兼法體違和請和尚相見師將鉢鐼盛
鉢椿令侍者擎出呈之其人無對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云序品第一（叙宗乘別云礼拜了也）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此傳旧在第六卷馬祖法嗣中大義和尚之次今以機緣推之即移於此矣百丈山海禪師法嗣中作百丈涅槃和尚校讎也按唐柳公權書武翊黄所撰涅槃和尚碑云師名法正以其善講涅槃經故以涅槃爲法今師本章中有云汝與我開田吾爲汝說大義則然涅槃和尚明矣又稱南泉爲師伯則知其嗣百丈海公亦明矣雖然惟政法正二名不同蓋傳寫之誤耳又竟范林門錄亦認旧本之誤及法正宗記則有乃政法正之名然百丈第代可數明教但見其名不同不能辨而俱存之今當以碑爲正也而又稱名竟乃云百丈涅槃和尚是溈山嗣子而海公之孫此尤大謬也不足取矣）

一日謂僧曰汝與我開田了我爲汝說大義僧開田了歸請師說大義師乃展開兩手百丈宿見曰影透窓問師曰爲復總說曰人說總師曰長老房內有客歸去好師問南泉曰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南泉曰有師曰作麼生泉曰不是心不是佛師曰恁麼即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麼師曰師伯作麼生泉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師曰某甲不會請師伯說曰我太殺爲汝說了也僧問如何是佛佛道齊師曰定也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命喫飯忽見驢鳴官人召云頭陀師舉頭官人却指驢師却指官人（法眼別云但作驢鳴）

洪州東山慧和尚遊山見一巖僧問云此岩有主也無師云有僧云是什麼人師云三家村裏覓什麼僧問如何是巖中主師云還氣急麼有小師行腳迴師問汝離吾在外多少時耶小師云十年師云不用指東指西直道將來小師云對和尚不敢謾語師喝云這打野漢清田和尚一日與瑫上坐煎茶次師敲繩床三下瑫亦敲三下師云老僧敲有箇善巧上坐敲有何道理瑫曰某甲敲有箇方便和尚敲作麼生師舉起盞子瑫曰善知識眼應須恁麼煎茶了瑫却問和尚適來舉起盞子意作麼生師云不可更別有也大于和尚與南用到茶堂見一僧近不審用云我既不納汝人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云不得平白地恁麼問伊用大于亦無語師乃把其僧云是恁麼累我亦然打一摑用便笑曰朗月與青天侍者到看師問云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麼生侍者云不妨和尚借問師云即今即得去後作麼生侍者云誰敢問着某甲師云大于還得麼侍者云猶要別人點檢在

師云輔弼宗師不廢光彩侍者礼拜

前虔州西堂藏禪師法嗣

虔州処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与祖師意為同為別師云恁麼即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他聲色轉僧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無對

師問仰山汝名什麼對曰慧寂師曰那个是慧那个是寂曰只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寂曰前後且置和尚見什麼師曰喫茶去

前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初參麻谷々々召曰良遂師應諾如是三召三應麻谷曰遮鈍根阿師々々方省悟乃曰和尚莫謾良遂若不來礼拜和尚幾空過一生麻谷可之

前湖南東寺如會禪師法嗣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礼拜次師曰汝已住一方又來遮裏什麼對曰良价無柰疑何特來見和尚師召良价々々應諾師曰是什麼价無語師曰好个佛只是無光燄

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法嗣

京兆大薦福弘辯禪師唐宣宗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師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遊此方為初祖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山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為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本師為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云何名戒師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何為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何為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名慧帝曰何為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為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

道者斯亦方便之譚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
帝曰何為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為
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本無形狀非青黃赤
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
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假使
千佛共傳而不念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
來出世為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為上根者開最上乘
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為韋提希權開十六觀
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
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
為最上一乘如百川眾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數皆
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
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眾人各各自性同一法

寶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
經云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
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
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
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為頓見何為漸修對曰頓
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
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是日辯師對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禪
師仍勅修天下祖塔各令守護
福州龜山智眞禪師者揚州人也姓柳氏受業於本州華林寺
唐元和元年潤州丹徒天香寺受戒不習經論唯慕禪那初謁懽
禪師懽問曰何所而至眞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懽雖默然眞亦
自悟尋抵婺州五洩山會正原禪伯長慶二年同遊建陽受郡
人葉坊請居東禪至開成元年往福州長谿邑人陳亮黃瑜請

於潙山開堂一日示衆曰動容瞬目無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佛
乃說偈曰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
處明鑑高懸未照時後值武宗澄汰有偈二首示衆曰明月分
形處處新白衣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長
者身其二曰忍仙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支況我聖朝無
此事只令休道亦何悲暨宣宗中興乃不復披緇咸通六年終
本山壽八十四臘六十勅謚歸寂禪師塔曰秘真
朗州東邑懷政禪師仰山來參師問汝何處人仰山曰廣南人師
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仰山曰是師曰此珠何形狀仰山曰
白月即現師曰汝將得來否仰山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
看仰山曰昨到潙山亦就慧寂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
宣師曰真師子兒大師子吼
金州操禪師一日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展坐具礼拜師下
禪牀米乃就師位而坐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
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若來即受救在米果
三日後來云前日遭賊（僧問鏡清古人遭賊意如何清云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朗州古堤和尚尋常見僧來每云去汝無佛性僧無對或有對者
莫契其旨一日仰山慧寂到參師云去汝無佛性寂叉手近前應
諾師笑曰子什麼處得此三昧寂曰我從潙山得寂問曰和尚從誰
得師曰我從章敬得
河中公畿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師云有名非大道是非
俱不禪欲識此中意黃葉止啼錢
景德傳燈錄卷第九

黃蘗希運禪師傳心法要　河東　裴　休　集

有大禪師號希運住洪州高安縣黃蘗山鷲峯下乃曹谿六祖
之嫡孫百丈之子西堂之姪獨佩最上乘離文字之印唯傳一心更

無別法心體亦空萬緣俱寂如大日輪升於虛空中照耀静無纖埃
證之者無新旧無浅深說之者不立義解不立宗主不開戶牖直
下便是動念則乖然後為本佛故其言簡其理直其道峻其行
孤四方学徒望山而趨覩相而悟往来海衆常千餘人予會昌
二年廉于鍾陵自山迎至州憩龍興寺旦夕問道大中二年廉
于宛陵復礼迎至所部寓開元寺旦夕受法退而紀之十得三佩
為心印不敢發揚今恐入神精義不聞於未来遂出之授門下僧
大舟法建歸旧山之廣唐寺請長老法衆問與往日常所親
聞同異何如也時大唐大中十一年十月八日謹記（自後每段各紀歲月今刪整年）
諸佛與一切衆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已来不曾生不曾
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旧非長非短非大非
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即差猶如虛
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唯此一心即是佛々與衆生更無差異但
是衆生著相外求轉失使仏覓仏将心捉心窮劫盡形終不能得
不知息念忘慮佛自現前○此心即是仏々即是衆生々々即是
佛々即是心為衆生時此心不減為諸仏時此心不添乃至六度萬
行河沙功德本自具足不假修添遇緣則施緣息則寂若不
決定信此而欲著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與道相乖此心即
是佛更無別仏亦無別心此心淨明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舉
心動念即乖法體即為著相無始来無著相仏修六度萬行
欲求成佛即是次第無始来無次第仏但悟一心更無少法可
得此則真佛々與衆生一心無異猶如虛空無雜無壞如大日輪
照四天下日升之時明徧天下虛空不曾明日没之後暗徧天
下虛空不曾暗明暗之境自相凌奪虛空之性廓然不変
佛與衆生心亦如此若觀仏作清淨光明解脫之相觀衆生作
垢濁暗昧生死之相此人作此解歷河沙劫終不得菩提即是

著相之故唯此一心更無微塵許法可得即是仏今学道人不
悟此心體便於心上生心向外求仏著相修行皆是惡法非菩提
道○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人不可得無心者無一切
心也如々之體内外如木石不動不轉内外如虛空不塞不礙
無能無所無方所無相貌無得失趣者不敢入此法恐落空
無棲泊處故望涯而退文殊當理普賢當行理者真空無礙
之理行者離相無盡之行觀音當大慈勢至當大智維摩淨
名也淨者性也名者相也性相不異號為淨名諸大菩薩所表
者人皆有之不離一心悟之即是今学道人不向自心中悟乃於心外
求著相取境皆與道背恒河沙者佛說是沙諸佛菩薩釋梵
諸天步履而過沙亦不喜牛羊蟲蟻踐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寶馨
香沙亦不貪糞溺臭穢沙亦不惡○此心即無心之心離一切相眾生
諸仏更無差殊但能無心便是究竟学道人若不直下無心累劫
修行終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繫不得解脫然證此心有遲疾有聞
法一念便得無心者有至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乃得無心者有至十地
乃得無心者長短得無心即住更無可修更無可證實無所得
真實不虛一念而得與十地而得者功用恰齊更無深淺只是歷
劫枉受辛勤耳造惡造善皆是著相著相造惡枉受輪迴著
相造善枉受勞苦總不如言下自認取本法此法即心心外無法此心
即法法外無心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將心無心心即成有默契而已
絕諸思量故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心是本源清淨仏人皆有
之蠢動含生與諸佛菩薩一體不異只為妄想分別造種種業果
本佛上實無一物虛通寂靜明妙安樂而已深自悟認直下便是
圓滿具足更無所欠縱三僧祇精進修行歷諸地位及一念證
時只證元來自仏向上更不添得一物却觀歷劫功用總是夢中
妄為故如來云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若妄有所得然燈

即不與授記又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菩提即是本源清
淨心与衆生諸佛世界山河有相無相徧十方界一切平等無彼我
相此本源清淨心常自圓明徧照世人不悟只認見聞覺知爲心
爲見聞覺知所覆所以不覩精明本體但直下無心本體自現
如大日輪升於虛空徧照十方更無障礙故学道人惟認見聞
覺知施爲動作空却見聞覺知即心路絕無入處但於見聞覺知處
認本心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但莫於見聞覺
知上起見解莫於見聞覺知上動念亦莫離見聞覺知覓心亦
莫捨見聞覺知取法不即不離不住不著縱橫自在無非道
場。世人聞道諸佛皆傳心法將謂心上別有一法可證可取遂
將心覓法不知心即是法法即是心不可將心更求於心歷千萬
劫終無得日不如當下無心便是本法如力士額珠隱於額內向外
求覓周行十方終不能得智者指之當時自見本珠如故学道人迷自

本心不認爲佛遂向外求覓起功用行依次第證果位歷劫勤求
永不成道不如當下無心決定知一切法本無所有亦無所得無住
無依無能無所不動妄念便證菩提及證道時只證本心佛歷劫
功用並是虛修如力士得珠時只得本額珠不關向外尋求之力
故佛言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恐人不信故引五眼所見五語
所言眞實不虛是第一義諦。学道人莫疑四大爲身四大無我
亦無主故知此身無我亦無主五陰無我亦無主故知此心無我亦
無主六根六塵六識和合生滅亦復如此十八界既空一切皆空唯有
本心蕩然清淨有識食有智食四大之身飢瘡爲患隨順給
養不生貪著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唯求適口不生厭
離謂之識食聲聞因聲得悟謂之聲聞但不了自心於聲教上
起解或因神通或因瑞相語言運動聞有菩提涅槃三阿僧祇
劫修成佛道皆屬聲聞道謂之聲聞佛惟直下頓了自心本來

是佛無二法可得無一行可修此是無上道此是眞如佛学道
人只怕一念有即与道隔矣念念無相念念無為即是佛学道
人若欲得成仏一切仏法總不用學惟学無求無著無求則心不生
無着則心不染不生不染即是佛八萬四千法門對八萬四千煩惱是
教化接引門本無一法離即是法知離者是佛但離一切煩惱是無
法可得○学道人欲得知要訣但莫於心上著一物言佛法身
猶如虛空此是喻法身即虛空虛空即法身常人將謂法身徧
於虛空處虛空中含容法身不知虛空即法身法身即虛空也
若定言有虛空虛空不是法身定言有法身法身不是虛
空但不作虛空解虛空即法身不作法身解法身即虛空虛
空與法身無異相佛与衆生無異相生死涅槃無異相煩惱菩
提無異相離一切相即是佛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雙忘乃是
眞法忘境猶易忘心至難人不敢忘心恐落空無撈摸處方

知本無空唯一眞界耳○此靈覺性無始以來与虛空同壽未曾
生未曾滅未曾有未曾無未曾穢未曾淨未曾喧未曾寂未
曾少未曾老無方所無内外無數量無形相無色像無音聲不可
覓不可求不可以智識解不可以言語取不可以景物會不可以
功用到諸佛菩薩與一切蠢動衆生同大涅槃性性即是心心即
是佛佛即是法一念離眞皆為妄想不可以心更求於心不可以佛
更求於仏不可以法更求於法故修道人直下無心默契擬心即
差以心傳心此為正見愼勿向外逐境認境為心是認賊為子為有貪
瞋癡即立戒定慧本無煩惱焉有菩提故祖師云佛説一切法為
除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本源清淨仏上更不得著一物譬如
虛空雖以無量珍寶莊嚴終不能住佛性同虛空雖以無量智
慧功德莊嚴終不能住但迷本性轉不見耳○所謂心地法門萬
法皆依此心建立遇境即有無境即無不可於淨性上轉作境

䒭所言定慧鑒用歷々寂々惺々見聞覚知皆是境上作䒭暫
為中下人說即得若欲親證皆不可作如此䒭尽是境縛法有
没処没於有地但於一切法不作有見即見法○自達磨大師到
中國唯說一性唯傳一法以佛傳仏不說餘佛以法傳法不說
餘法々即不可說之法佛即不可取之佛乃是本源清淨心
也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々眞般若為慧此慧即無相之本也
○凡夫不趣道唯恣六情乃行六道即学道後一念計生死即落
諸魔道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見有生趣其滅即落聲聞道
不見有生唯見有滅即緣覺道法本不生今亦不滅不起二見
不厭不忻一法諸法唯一心是然後乃為佛乘也○凡人皆逐境
生心々隨欣厭若欲無境當忘其心々忘則境空々境空則心滅不
忘心而除境々不可除只益紛擾耳故萬法唯心々亦不可得復何
求哉○學般若法人不見一法可得絶意三乘唯一眞實不可證

得謂我能證能得皆増上慢人也法華會下拂衣而去者皆斯徒
也故佛言我於菩提實無所得默契而已○凡人欲修證但觀五
蘊皆空四大無我眞心無相不去不來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
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此直下頓了不為三世所拘繫
便出世人也切不得有分毫趣向若見善相諸仏來迎及種々
現前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々現前亦無畏心但自忘心同
於法界便得自在○凡言化城者二乘及十地乃至等覺妙覺皆
是權立接引之教並為化城也言寶所者乃眞心本仏自性之寶
此寶不屬情量不可建立無佛無衆生無能無所何処有城
若問此既是化城何処為寶所々々不可指々即有方所非眞
寶所也故云在近而已在近者不可定量言之但當體會契
之即是闡提者信不具也一切六道衆生及至二乘不信有仏果
皆謂之斷善根闡提菩薩深信佛法不見有大小乘佛與衆

生同一法性乃謂之善根闡提大抵因聲教而悟者名聲聞觀
因緣而悟者名緣覺若不向自心中悟雖至成佛亦謂之聲
聞佛學道人於法上悟不於心上悟雖歷劫修行終不是本位
若不心悟乃於法悟即是輕心重法遂成逐塊忘於本心故但
契本心不用求法心即法也○凡人多謂境礙心謂事礙理常欲
逃境以安心屏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但令心空境
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勿到用心也○凡人多不肯空心恐落空
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菩薩心如虛
空一切俱捨所作福德皆不貪著然捨有三等內外身心一切
俱捨猶如虛空無所取著然後隨方應物能所皆忘是謂大
捨若一邊行道布德一邊旋捨無希望心是謂中捨若廣修衆
善有所希望聞法知空遂乃不著是謂小捨大捨如火燭在
前更無迷悟中捨如火燭在旁或明或暗小捨如火燭在後不
見坑穽故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過去心不可得是過去捨
現在心不可得是現在捨未來心不可得是未來捨所謂三世
俱捨自如來付法迦葉以來以心印心心心不異印著空則印
不成文印著物則印不成法故以心印心心心不異能印所印俱
難契會故得者少然心即無心得即無得○佛有三身法身
說自性靈通法報身說一切清淨法化身說六度萬行法法
身說法不以言語音聲形相文字無所說無所證自性靈通所
已故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報身化身皆隨機感現所說法亦隨
事應根以為攝化皆非真法故曰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
所言同是一精明分為六和合者一精明者一心也六和合者六根
各與塵合眼與色合耳與聲合鼻與香合舌與味合身與觸合
意與法合中間生六識為十八界若了知十八界空無所有束六和
合為一精明一精明者即心也學道人皆知此但不能免作一精明六和合

解遂為法縛不契本心如來現世欲說一乘眞法則衆生不信興
謗沒於苦海若都不說則佛墮慳貪不為衆生普捨妙道遂方
便說三乘乘有大小得有深淺皆非本法故云唯此一乘道餘二
即非眞然終未能顯一心法故召迦葉同法座坐別付一心離
言說法此一枝法令別行若能契悟者便至佛地

裴休　相國傳心偈

予於宛陵鍾陵皆得親

黃蘗希運禪師又傳心要乃作傳心偈云

心不可傳以契為傳心不可見以無為見契亦無契無亦無〻化城
不住迷途有殊人〻是強名城豈有形即心即佛佛即無生直
下便是勿求勿營使佛覓佛信費功程隨法生解即落魔
界凡聖不分乃離見聞無心似鏡與物無競無念似空無物
容三乘外法歷劫希逢若能如是是出世雄

云

嘗聞河東大士親見高安導師傳心要於斎年著
偈章而示後類角聾瞽煥若丹青予惜其所遺
綴於本錄云爾慶曆戊子歲南宗字天眞者題

傳心法要內改士処除落之字添入
九字並按四家錄增別錄方　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九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

懷讓禪師第三世下六十一人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法嗣一十七人

湖南長沙景岑禪師　荊南白馬曇照禪師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　池州靈鷲閑禪師

鄂州茱萸山和尚　衢州子湖利蹤禪師

洛京嵩山和尚　日子和尚

蘇州西禪和尚　宣州刺史陸亘

池州行者甘贄 已上十三人見　貧山存制禪師

江陵道弘禪師　宣州玄挺禪師

新羅國道均禪師 已上四人不錄

杭州鹽官齊安禪師法嗣八人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　洪州双嶺玄真禪師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唐宣宗皇帝
白雲曇靖禪師　潞府淥水文舉禪師
新羅品日禪師　壽州建宗禪師（已上五人不錄）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法嗣四人
福州龜山正原禪師（一人見）　甘泉寺曉方禪師
明州棲心寺藏奐禪師　甘泉寺元遂禪師
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法嗣一人
杭州刺史白居易（一人見）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法嗣二人
新羅國迦智禪師　杭州天龍和尚（二人見）
新羅國忠彥禪師（一人不錄）
荊州永泰寺靈湍禪師法嗣五人
湖南上林戒虛禪師　五臺山秘魔岩和尚
湖南祇林和尚（已上三人見）　呂后山文質禪師
蘇州法河禪師（已上二人不錄）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法嗣二人
鎮府普化和尚（一人見）　鎮州上方和尚（不錄）
京兆興平寺惟寬禪師法嗣六人
京兆法智禪師　京兆慧建禪師
京兆無表禪師　京兆元淨禪師
京兆慧光禪師　京兆義宗禪師
雲水靖宗禪師法嗣二人
華州小馬神照禪師　華州道圓禪師（二人不錄）
潭州龍牙山圓暢禪師法嗣二人
嘉禾藏廙禪師（一人見）　羊腸藏挺禪師（一人不錄）

汾州無業國師法嗣二人

鎮州常眞禪師　　鎮州奉先義禪師 已上二人不錄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法嗣六人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　　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尚

新羅大茅和尚　　五臺山智通禪師 四人見錄

洪州高安大愚禪師　　江州刺史李渤 已上二人不錄

魯祖山寶雲禪師法嗣一人

雲水和尚 一人不錄

紫玉山道通禪師法嗣一人

唐襄州節度使于頔 一人不錄

華嚴寺智岩禪師法嗣一人

黃州齊安和尚 一人見

懷讓第三世下

前池州南泉普願禪師法嗣

湖南長沙景岑號招賢大師初住鹿苑爲第一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請說法故時衆謂之長沙和尚上堂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我事不獲已所以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共盡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什麼處委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云長長出不得又云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云未審出个什麼不得師云晝見日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會師云妙高山色青又青僧問教中云而常處此菩提座如何是座師云老僧正坐大德正立僧問如何是大道師云沒卻汝僧問諸佛師是誰師

大隨正三僧問如何是大道師云汝道甚麼僧問請師[illegible]
請僧問教中云[illegible]如何是[illegible]師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禪師法嗣

無始劫來承誰覆蔭僧云未有諸佛已前作麼生師云會
祖闢堂亦與師僧東道西說僧問學人不據地時如何師云汝
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僧云却據地時如何師云拖出死屍著僧
問如何是異類師云尺短寸長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不可
更拗直作曲邪僧云請和尚向上說師云闍梨眼聽耳聾作
麼師遣一僧去問同參會和尚云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
僧云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云不可更別有也僧廻舉
似師師示一偈曰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丈竿頭
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問只如百丈竿頭如何進步師云朗州山
澧州水僧云請師道師云四海五湖皇化裏有客來謁師召曰尚
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對曰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
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彼云恁麼總不祇對時莫
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个生死根

象答虛空誰人韻得聞木叉丱角童便問如何是平正心師云要
眠即眠要坐即坐僧云学人不會師云熱即取涼寒即向火僧
問西土諸請師道師云一口針三尺線僧云如何領會師云益州
布揚州絹僧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如何是法王師指露
柱曰何不問大士因庭前向日仰山云人人尽有這个叓只是用不
得師云恰是請汝用仰山云作广生用師乃踢倒仰山仰山云直
下似箇大蟲（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另别云邪法難扶）自此諸方謂為大蟲僧問李
来人還成仏也無師云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稲否僧云
未審是何人成仏師云是汝成佛僧無語師云會麼僧云不會
師云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什麼三聖令秀上座問云南
泉遷化向什广处去師云石頭作沙弥時參見六祖秀云不問
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什广处去師云教伊尋思去秀云和尚
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云謝和尚答話師示

師[illegible]曰大德是何言歟云如某三明尽不契於幻意未審和尚如何
明教中幻意師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云佛之誠言那敢不
信師曰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云如某所明二信之中是名
緣信師曰依何教門得生緣信大德云據華嚴云菩薩摩訶
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来境界文華嚴云諸
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文華嚴云佛法
世間法若見其眞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德所舉緣信教門甚着
来處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若人見幻本来眞是則名為
見佛人圓通法人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文問蚯蚓斷為兩段
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云動与不動是何境界云言不干典
非智者所談只如和尚言動与不動何境界出自何經師曰灼是
然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大德豈不見首楞嚴經云當知十方
無邊不動虛空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眞圓融皆如

来藏本無生滅師有偈云最甚深〻〻法界人身便是心迷
有迷心為衆色悟時刹境是真心身界二塵無實相分明達此
號知音又問如何是陁羅尼師指禪牀右边曰遮个師僧却
誦得又問別有人誦得否又指禪牀左边曰遮箇師僧亦誦
得云某甲為什麼不聞師曰大德豈不聞道真誦無響真
聽無聞云恁么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師曰離色求觀非正見
離聲求聽是邪聞云如何不離色是正見不離聲是真聞師曰
有偈曰滿眼本非色滿耳本非聲文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會
三元一體達四本同真堂〻法界性無佛亦無人僧問南泉云貍奴
白牯知有三世諸仏不知有為什麼三世諸仏不知有師曰未
入鹿苑時猶較些〻子僧曰貍奴白牯為什麼知有師曰汝爭
怪得伊僧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僧曰還參学也
無師曰我自參学僧曰師意如何師有偈曰虚空問萬象萬

黙然秀上坐挙似三聖三聖云若實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
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云承聞和尚昨日荅南泉遷
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絶後今古罕聞師亦黙然僧問如何是文殊
師云牆壁瓦礫是又問如何是觀音師云音聲語言是又問
如何普賢師云衆生心是又問如何是佛師云衆生色身是僧曰河
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〻名字師云從眼根返源名為文殊耳
根返源名為觀音從心返源名為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
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為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
佛是三聖之真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惣名一薄伽梵
僧問色即是空〻即是色此理如何偈曰礙処非牆壁通
処勿虚空若人如是觧心色本来同又偈曰仏性堂〻顯現住性
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〻面佛殊佛面僧問第六第七識
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第八為大圓鏡智師有偈

曰七生依一滅一滅一切滅〻亦滅六七永滅生又有僧問蚯蚓
斬為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妄想作麼僧
云其如動何師云汝豈不知火風未散僧問如何轉得山河
國土歸自己去師云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僧云不會
師云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其僧無語師有
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講
華嚴大德問虛空為是定有為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言
無亦得虛空有時但假有虛空無時但假無云如和尚所
說有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經云十方虛空生汝心
内猶片雲點大清裏豈不是虛〻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人
發真歸源十方虛空皆悉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
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又問經云如淨琉璃中內
現真金像此意如何師曰以淨琉璃為法界體以真金像為無漏智

體〻能生智〻能達體故云如淨琉璃中内現真金像問如何是
上人〻行處師曰如死人眼云上〻人〻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手閙
善財為什广無量劫遊普賢身中世界不遍師曰你從無量
劫來還遊得遍不云如何是普賢身師曰含元殿裏更覓
長安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你心云恁麼則學
人無著身處也師曰是你著身處云如何是著身處師曰大
海水深又深云學人不會師曰魚龍出入任升沉問有人問和
尚即隨因緣荅總無人問和尚如何師曰困即睡健即起云教
學人向什广處會師曰夏天赤骨力冬寒須得被問亡僧什广
處去也師有偈云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緣生十方真寂滅誰在
復誰行南泉有真讚云堂〻南泉三世之源金剛常住十方
無邊生佛無盡〻現已却還南泉又住投機偈今日還鄉入大門南
泉親道遍乾坤法〻分明皆祖父迴顧無〻地好兒孫師荅曰今

曰投機道莫謗南泉好道遙乾坤遍又云定見性道祖父從
来不入門師又有勸学偈云萬丈竿頭未得休堂堂有路少人
遊禪師顧達南泉去滿目青山萬萬秋因臨濟和尚云赤肉團
上有無位真人師乃有偈云萬法一如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
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来同个眼師誡人斫松竹偈云千年
竹萬年松枝枝葉葉盡皆同為報四方玄學者動手無非
觸祖翁

并州白馬曇照禪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
羅王来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抛向水中神色
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举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
主無對（法眼代云此時但掩耳出去）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在南泉時問云摩尼珠不識人如
来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南泉云与汝来往者是藏師云不
来往者如何南泉云亦是藏又問如何是珠南泉召云師祖師應
諾南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入信

鄧州香嚴義端禪師示衆云兄弟彼此未了有什麼道相共
商量我三五日即發去也如今學者須了却今時莫愛他向上
無道兄弟縱学得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己見解畢竟著
力始得空記持他巧妙章句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但恭恭
盡莫停留纖毫直似虚空方有少分以虚空無鎖無壁落
無形無心眼有僧問古人相見時如何師曰老僧不曾見他古人
僧云今時血脈不斷処如何仰羨師云有什麼仰羨處僧問
云某甲不問閑道請和尚答話師云更從我覓什麼僧云不
為閑事師云汝教我道師又道兄弟佛是塵法亦是塵終日馳
求有什麼休歇但時中不用挂情情不繋物無善可取無惡可
棄莫教被他籠罩著始是学処有僧問曾辭一老宿示

其甲去去則親近朋友道友來審老宿意旨如何才禮拜次師
云禮拜一任不得認奴作郎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乃敲
下拄杖入方丈一日謂衆曰語即謗寂是誑寂語向上有在
老僧口門窄不能為你說得便下堂僧問一句子如何師云怯
間一句亦無僧問正因為什麼無事師云我不曾停留又云假
饒重人剔得淨又無停留擺時施設亦是方便接人若是那
边事無有是处

趙州觀音院(亦曰東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童稚於本州
扈通院從師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參南泉值南泉偃息
而問曰近離什麼处師曰近離瑞像院曰還見瑞像麼師曰不
見瑞像只見臥如來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
彌曰主在什麼处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體萬福南泉
器之而許入室異日問南泉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常心是道師
曰還可趣向否南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時如何知是道南泉
曰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是真達不疑之道猶
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邪師言下悟理乃往嵩岳琉璃
壇納戒却返南泉異日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麼处休歇南泉
云山下作牛去師云謝指示南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窗師作火
頭一日閉却門燒滿室煙叫云救火救火時大衆俱到師云道得
即開門衆皆無對南泉將鎖匙於窗間過與師師便開門又
到黃蘗黃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云救
火救火黃蘗開門捉住云道道師云賊過後張弓又到寶壽
寶壽見來即於禪牀上背面坐師展坐具禮拜寶壽下禪牀
師便出又到鹽官云看箭鹽官云過也師云中也又到夾山將
拄杖入法堂夾山曰作什麼師曰探水夾山曰一滴也無探什麼師
倚杖而出師將遊五臺山次有大德作偈留云何处青山不道

場何須策杖礼清涼當中纔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師
云作麼生是正眼大德無對（法眼代云請上坐領某甲早情同安顯代云是上坐眼）師自此道化被
於北地衆請住趙州觀音上堂示衆云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
漢来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為一枝
草用仏是煩惱〻〻是佛時有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
云与一切人煩惱僧云如何免得師云用免作什麼師掃地有人
問云和尚是善知識為什麼有塵師曰外来又僧問清淨伽
藍為什广有塵師曰又一點也又有人与師遊園見兎子驚走問
云和尚是善知識為什麼兎子見驚師云為老僧好殺僧問
覚華未發時如何辨真實師云開也僧云是真是實師云真
是實〻人是真僧云什广人分上事師云老僧有分僧云某甲不
不招納如何師佯不聞僧無語師云去師院有石幢子被風
吹折僧問陀羅尼幢子作凡去作聖去師云也不作凡亦不作聖
僧云畢竟作什麼師云落地去也師問一坐主講什麼經對云講
涅槃経師云問一段義得否云得師以脚踢空吹一吹云是什广
義坐主云経中無此義師云五百力士揭石義便道無大衆晩
参師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来時有一僧便出礼拜師
云比来拋塼引玉却引得箇墼子（保壽云射虎不真徒勞促羽長慶問覚上坐云那僧才出礼拜為什广便收伊為墼子覚云適来那辺亦有人恁广問麼云向伊道什麼云也向伊恁广道玄覚云什广処却成墼子去叢林中道才出来便成墼子只如每日出入行住坐臥不可揔成墼子也且道遮僧出来具眼不具眼）
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云臺山路向什广処去婆子曰驀直恁
麼去僧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其僧挙似師〻云待我去勘破
遮婆子師至明日便去問臺山路向什广処去婆子云驀直恁
广去師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師帰院謂僧云我為汝勘破
遮婆子了也（玄覚云前来僧也恁广道趙州老也恁广道什广処是勘破婆子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遮僧勘破）僧問恁麼来底人
師還接否師云接僧云不恁麼来底師還接否師云接僧
云恁麼来者從師接不恁麼来者如何接師云止〻不須說

我法妙難思師出院路逢一婆子問和尚住什麽處師云趙州
東院西婆子無語師回院問衆僧合使那个西字或言東
西字或言棲泊字師曰汝等揔作得鹽鐵判官僧曰和尚爲什
麽恁麽道師曰爲汝揔識字法灯別衆僧云已知去処僧問如何是囊中宝師
云合取口法灯別云莫謗他人有新到僧謁師曰某甲從長安來擔一條
拄杖不曾撥着一人師曰自是大德拄杖短同安顕別云老僧遮裏不曽見恁麽人僧無對法眼代云
呵々同安顕代云也不短有僧寫得師真呈師師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我即
打殺老僧不似我即燒却真僧無對玄覚代云留取供養師敲火問僧云
老僧喚作火汝喚作什麽僧無語師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静法灯
別云我不如汝新到僧參師問什麽處來僧云南方來師云佛法盡在
南方汝來遮裏作什麽僧云佛法豈有南方耶師云饒汝從雪
峯雲居來只是箇擔板漢崇壽稠別云和尚是據客置主人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殿
裏底僧云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云是僧云如何是佛

師云殿裏底僧問学人迷昧乞師指示師云喫粥也未僧云喫粥
也師云洗鉢盂去其僧忽然惺悟○師上堂云才有是非紛然失心
還有答話分也無後有僧举似洛浦々々扣齒又举似雲居雲
居云何必僧回举似師々云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僧云請和尚
举師才举前語僧便指傍僧云者个師便喫却飯了作什麽語
話師乃休此一段旧本全無備簡今依別録正僧問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彴師云汝只又有僧同前問
見略彴不見趙州橋僧云如何是趙州橋師云過々僧云如何是略彴
師亦如前答僧云如何是趙州橋師云度驢度馬
師云个个度人雲居錫云趙州為當扶石橋扶略彴師聞沙弥喝參向侍者云教伊去侍者
乃教去沙弥便珍重去師云沙弥得入門侍者在門外雲居錫云什麽処是沙弥入門侍者
在門外遮裏若會得便見趙州師問新到僧什麽処來僧云從南來師云還知有趙州
關否僧云須知有不涉關者師云遮販私鹽漢僧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下禪牀立僧云莫即遮个便是否師云老僧未有語在

師問菜頭今日喫生菜熟菜菜頭拈起菜呈之師云知恩者
少負恩者多僧問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云汝喚什麼作
空劫僧云無一物是師云遮个始稱得修行喚什麼作空劫僧
無語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汝云來多少時邪僧云玄之久矣師
云闍梨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僧問萬法皈一一皈何所師云老
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僧問夜離兜率晝降閻浮於
其中間牟尼為什麼不現師云道什麼其僧再問師云毗婆尸
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問院主什麼處來對云送生來師云
鵶為什麼飛去院主云怕某甲師云汝十年知事作恁麼語話
院主却問鵶為什麼飛去師云院主無殺心師拈起鉢云三十年
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即撲破一僧出云三十年後敢道見
和尚師乃撲破有僧辭師問什麼處去僧云雪峰去師云雪
峰忽若問汝云和尚有何言句汝作麼生祗對僧云某甲道
不得請和尚道師云冬即言寒夏即言熱雪峰更問汝畢竟道
作麼生其僧又云道不得師云但道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人其
僧到雪峰一依前語舉似雪峰〻〻云也須是趙州始得玄沙聞
云大小趙州敗闕也不知（雲居錫云什麼處是趙州敗闕處若撿得出是上座眼）僧問如何是趙州一句師云
老僧半句也無僧云豈無和尚在師云老僧不是一句僧問如何
是出家師云不履高名不求苟得僧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云
遮裏不著客作漢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乃敲牀脚僧云只遮
箇便是否師云是即脫取去僧問如何是毘盧圓相師云
老僧自幼出家不曾眼花僧云豈不為人師云願汝常見毘
盧圓相人問和尚還入地獄否師云老僧末上入曰大善知識為什
麼入地獄師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一日真定帥王公攜諸子入
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公不會師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
人無力下禪牀王公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

七小間侍者問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為什广
下禪牀師云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
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師尋拂子與王公曰若問何處
得來但道毛僧平生用不盡者師之玄言布於天下時謂趙州
門風皆悚然信伏矣唐乾寧四年十一月二日右脇而寂壽一百二十
有人問師年多少師云一串念珠數不盡 後謚眞際大師
池州靈鷲閑禪師謂眾曰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
與蛇畫足此是頓教諸上坐有僧便問為蛇畫足即不問如何是
本分事師云闍梨試道看其僧再擬問師曰畫足作麼明水
和尚問如何是頓獲法身師云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
點額魚仰山問寂々無言如何視聽師云無縫塔前多雨水
僧問二彼無言時如何師云是常僧云還有過常者無師云
有僧云請師唱起師云玄珠自朗耀何須壁外光僧問今白供養
西川無染大師未審大師還來否師云本自無所至今豈隨風轉
僧云恁广即供養何用師云功力有為乎換義相涉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隨州護國院為第一世金輪可觀和尚問
如何是道師曰莫向虛空裏釘橛觀云虛空是橛師乃打之觀
捉住云莫打某甲已後錯打人在師乃休 雲居錫云此人具眼不具眼因什广著打 趙州諗和尚先
到雲居々々問曰老々大大漢何不覓箇住處諗曰什广處住得
雲居曰山前有古寺基諗曰和尚自住取後到處師師曰老々
大々漢何不住去諗曰什广處住得師曰老々大々漢住處也
不知諗曰三十年弄馬伎今日卻被驢撲 雲居錫云什广處是趙州被驢撲處 眾僧侍立
師曰只恁广白立無个說處一場氣悶·有僧擬出問師乃打之曰
為眾竭力便入方丈有行者參師曰曾去看趙州麼曰和尚敢
道否師云非但茱萸一切人道不得曰和尚放某甲過師曰遮裏
從前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在師便打曰醒後來為汝

衢州子湖岩利蹤禪師濵州人也姓周氏幽州開元寺出家依年
受具後入南泉之室乃抵于衢州馬歸山結茅宴居唐開成二
年邑人翁遷貴施山下子湖創院咸通二年勅賜額曰安國禪
院一日上堂示衆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
擬議即喪身失命僧問如何是子湖一隻狗師曰嘷々人蹤跡
下二僧到參方揭簾師曰看狗二僧廻顧師皈方丈師与勝光
和尚鋤園師驀按钁廻視勝光云事即不無擬心即差光乃
礼拜擬問師与一蹋便皈院有一尼到參師曰汝莫是劉鐵磨
否尼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尼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師一日
於中夜叫有賊衆皆驚走師到僧堂後架把住一僧叫云維那
捉得也捉得也僧曰不是某甲師曰是即是只是汝不肯承當師有
偈示衆曰三十年來住子湖二時齋粥氣力麁每日上山三五轉問
汝時人會也無師居子湖說法四十五載廣明中無疾歸寂壽

八十有一臘六十一今本山有塔
洛京嵩山和尚僧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不前僧曰為什么不前師
曰無遮障處僧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從東出月向西頹曰
学人不會師曰東西也不會僧問六識俱生時如何師曰異僧
曰為什么如此師曰同
日子和尚亞谿來參師作起勢亞谿曰遮老山鬼猶見某甲在師
曰罪過々々適來失祗對亞谿欲進語師乃叱之亞谿曰大陳前不
妨難禦師曰是々亞谿曰不是不是（趙州云可憐兩个漢不識轉身句）
蘇州西山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々
意師举拂子示之其僧不礼拜去參雪峰々々問什么処來僧
云浙中來雪峰曰今夏在什麼処曰蘇州西禪雪峰曰和尚安
否曰來時萬福雪峰曰何不且從容曰佛法不明雪峰曰有什
麼事僧举前話雪峰曰汝作麼生不肯僧曰是境雪峰曰汝

見蘇州城東人家男女否曰見雪峯曰汝見路上林木否曰見雪
峯曰凡覩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雪峯曰
只如拈起拂子汝作广生不肯僧乃礼拜曰学人取次發言乞
師慈悲雪峯曰尽乾坤是个眼汝向何ㄙ処蹲坐僧無語
宣州刺史陸亘大夫初問南泉曰古人瓶中養一鵝々漸長大出
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鵝和尚作广生出得南泉召曰
大夫陸應諾南泉曰出也陸從此開觧暨南泉圓寂院主問
曰大夫何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即哭院主無對 長慶代云合哭不合哭
池州甘贄行者将錢參贊文入僧堂於第一坐面前云請上坐
施財上坐云財施無尽法施無窮甘云恁广道爭得某甲錢却将
出去上坐無語又於南泉設粥云請和尚念誦南泉云甘贄行者
設粥請大衆為貍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乃礼拜便出
去南泉却到厨内打破鍋子雪峯和尚來甘閉門召云請和
尚入雪峯隔籬掉過衲衣甘便開门礼拜有住庵僧緣化什物
甘曰若道得即施乃書心字問是什广字僧云心字又自問
其妻什广字妻云心字甘云某甲山妻亦合住庵其僧無語甘
亦無施又問一僧什广処来僧云潙山来甘云曾有僧問潙山如何是
西来意潙山举起拂子上坐作广生會潙山意僧云借事明心附
物顯理甘云且欣潙山去好 保福聞之乃仰手覆手
前杭州鹽官齊安禪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西来意師举拄杖云會广
僧云不會師乃喝出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与一拳師每見僧
来参礼多以拄杖打趁或云遲一刻或云打動關南鼓而時輩鮮
有唱和者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為什广足迹難尋
道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曰去不

識我語師後於鹽官契會矣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湖州長城人也姓銭氏依本州開元寺大德
高閑出家学通浄名思益経後往鹽官謁悟空大師決擇疑
滞唐咸通三年上徑山宣揚禅教有小師洪諲以講論自矜（諲即徑山）
（第三世法濟大師）師謂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亡詮汝筭海於理何益但能莫
存知見泯絶外縁離一切心即汝真性諲聞茫然礼辞遊方至
潙山方悟玄旨乃師潙山師咸通七年丙戌閏三月五日示滅後
諡曰無上大師即徑山第二世也

前五洩山霊黙禅師法嗣

福州長谿龜山正原禅師宣州南陵人也姓蔡氏幼厭俗出家
於本州籍山落髪唐元和十二年丁酉建州乾元寺受具尋造
五洩山黙師之室決擇玄微後往龜山為第二世也師嘗述二偈
其一曰滄溟幾度変桑田唯有虚空獨湛然已到岸人休戀筏
未曽度者要須船其二曰尋師認得本心源兩岸倶玄一不全是
佛不須更覓仏只因如此便忘縁師咸通十年終于本山壽七十
八臘五十四勅謚性空大師慧觀之塔也

前洛京仏光寺如満禅師法嗣

唐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楽天久参仏光得心法兼稟大乗金剛
寳戒元和中造于京兆興善法堂致四問（語見与善章）十五年牧杭州訪
鳥窠和尚有問答偈頌（鳥窠章叙説）嘗致書于濟法師以仏無上大慧
演出教理有徇機高下應病不同与平等一味之説相反援引維
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経闢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縁説名色
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鈎深索隠通幽洞微然未覩法師
酬對後来亦鮮有代答者復受東都凝禅師八漸之目各廣一
言而為一偈釋其旨趣自浅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処多訪祖
道学無常師後為賓客分司東都罄已俸修竜門香山寺

寺成自撰記凡為之勸開教化無不贊美佛乘見于李僕射集其履

歷次第歸全代祀即史傳存焉耳

前大梅山法常禪師法嗣

新羅國迦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待汝裏頭來即與汝道僧問如何是大梅的旨師云酪本一時拋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云大衆莫待老僧上來便上來下去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礙光明各各參取莫錯重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豎起拂子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云汝即今在什么處

前永泰寺靈湍禪師法嗣

湖南上林戒靈（目錄作虔）禪師初參溈山曰大德作什么來師曰介胄全具溈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溈山咄曰賊尚未打卸作什么師無對仰山代云請和尚屏左右溈山以手揖云喏喏師後參永泰乃諭其旨

五臺山秘魔巖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叉却頸云那个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學僧鮮有對者（法眼代云乞命　法灯代云但引頸示之　玄覺代云老兒家放卸叉子得也）

湖南祇林和尚每叱文殊普賢皆為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才有僧參禮便云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潛入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為什么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為什么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前幽州盤山寶積禪師法嗣

鎮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密受真訣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鐸云明頭來也打暗頭來也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云不明不暗時如何答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

時號普化和尚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拊其背有迴顧者即
展手云乞我一錢非時遇食亦喫嘗暮入臨濟院喫生菜飯臨
濟曰這漢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臨濟乃休師曰臨濟小廝兒
只具一隻眼（僧問法眼未審臨濟當時下得什麼語法眼云臨濟留與後人）師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
道及作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即似是即不是
師嘗闤闠間搖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
問曰汝擬去什麼處師曰汝從什麼處來道吾無語師掣手
便去一日臨濟入院臨濟曰賊賊師亦曰賊賊同入僧堂臨濟指聖
僧問是凡是聖師曰是聖臨濟曰作這箇語話師乃撼鐸唱
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只具一隻眼師唐
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一个直裰人或與披襖或與布
裘皆不受振鐸而去時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廝兒
饒舌便受之乃告辭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

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第二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
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
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
聞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前龍牙山圓暢禪師法嗣

嘉禾藏廙禪師衢州信安人也姓程氏唐元和中辭親往長沙
嶽麓寺禮靈智律師出家長慶三年於武陵開元寺受戒因
聽律部語同學曰教門繁廣宜扣總門遂緣會龜牙山暢
禪師龜牙告之曰蘊男不莫佛生非我子之正本當復何名而
從誰得師一言領悟迴柯山避會昌汰後於龍興廣揚道
化乾符六年三月中長往壽八十二臘五十六　廙（羊至切又音翼）

前歸宗寺智常禪師法嗣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

道汝還信否師曰和尚發誠實言何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師
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法眼云歸宗若無後語有什麽歸宗也）師辭歸宗
宗問子什麽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少年裝束了
却來為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堂宗曰近前來師乃近
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為師聆此一言頓忘前解後歸寂謚
弘照大師塔曰圓相
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云特
來禮拜師何打其僧再禮拜師又打趁僧迴舉似夾山々々云汝
會也無僧云不會夾山云賴汝不會若會即夾山口啞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云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識取欲識常
住不彫性向萬木遷變處識取僧問如何是大茅境師云不
露鋒僧云為什麽不露鋒師云無當者
五臺山智通禪師（自稱大禪佛）初在歸宗會下時忽一夜巡堂叫云我
已大悟也眾駭之明日歸宗上堂集眾問昨夜大悟底僧出來
師出云智通歸宗云汝見什麽道理言大悟試說似吾看師對
云師姑天然是女人作歸宗默而異之師便辭歸宗門送與拈
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迴顧後居臺山法華寺
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頭天外見誰是
我般人
前華嚴寺智藏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和尚示學眾曰言不落句佛祖徒施玄韻不墜誰人
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
怨無人僧曰如何是自己佛師曰草前駿馬實難窮妙盡還須
畜生行人問大師年多少師曰五六四三不得類豈同三實難
窮師有頌曰猛熾焰中人有路旋風頂上屹然棲鎮常歷劫誰
差互杲日無言運照齊師後居虞翔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一

懷讓禪師第四世上八十九人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法嗣四十三人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　鄧州香嚴寺智閑禪師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　十二巻已又收在香嚴下何也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　福州九峰慈慧禪師

京兆米和尚　晉州霍山和尚

襄州王敬初常侍　已上一十人見录　福州雙峰和尚

長延圓鑒禪師　志和禪師

洪州西山道方禪師　溈山如真禪師

并州元順禪師　興元府崇皓禪師

鄂州全諗禪師　日高山神劍禪師

許州弘進禪師　[illegible]和文言禪師
蘇州文約禪師　越州光相禪師
上元智滿禪師　金州法朗禪師
鄂州黃鶴山超達大師　白鹿從約禪師
西堂復禪師　溫州靈空禪師
大溈簡禪師　荊南智朗禪師
溈山普潤禪師　溈山法真禪師
黑山和尚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
霜山和尚　南源和尚
溈山仲邈禪師　溈山彥禪師
蘄州三角山法遇禪師　鄧州志詮禪師
荊州弘珪禪師　巖背道曬禪師 已上三十三人不彔

福州大安禪師法嗣一十人

益州大隋法真禪師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　饒州嶢山和尚
泉州莆田崇福慧日大師　台州浮江和尚
潞州淥水和尚　廣州文殊院圓禪師 已上八人見
溫州靈湯禪師　洪州紙衣和尚 已上二人不彔

杭州徑山鑒宗大師法嗣三人

明州天童山咸啓禪師　背山行真禪師
杭州大慈山行滿禪師 已上三人不彔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
隴州國清院奉禪師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
婺州新建禪師　杭州多福和尚
益州西睦和尚　漳州[illegible]谷山和尚

觀音院延鄂禪師　袁州茗萍山和尚
太原孚道者　幽州慈王
鎮州趙王　已上六人不錄
衢州子湖岩利蹤禪師法嗣四人
台州勝光和尚　漳州浮石和尚
紫桐和尚　日容和尚　已上四人見錄
吉州孝義性空禪師法嗣一人
邛州壽興院守閑禪師
鄂州茱萸和尚法嗣一人
石梯和尚　一人見
天龍和尚法嗣二人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　一人見　新羅國彥忠禪師
長沙景岑禪師法嗣二人
明州雪竇山常通禪師　一人見錄　婺州金華山嚴靈禪師　不錄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法嗣二人
關南道吾和尚　漳州羅漢和尚　已上二人見錄
白馬曇照禪師法嗣一人
晉州霍山無名禪師　一人不錄
新羅大證禪師法嗣二人
文聖大王　憲安大王　已上二人不錄
小馬神照禪師法嗣一人
縉雲郡連雲院有緣禪師　一人不錄
高安大愚和尚法嗣一人
筠州末山尼了然　一人見錄
新羅洪直禪師法嗣二人
興德大王　宣康太子　二人不錄
許州無迹和尚法嗣一人
道遂禪師　一人不錄

前潙山靈祐禪師法嗣 懷讓禪師第四世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韶州懷化人也姓葉氏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後二載師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荅劬勞遂依南華寺通禪師落髮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潙山遂升堂奥祐問曰汝是有主沙弥無主沙弥師曰有主曰在什麼處師從西過東立祐知是異人便垂開示師問如何是真佛住處祐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尋往江陵受戒住夏探律藏後參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岩拈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岩云我不肯汝放只肯汝收又問石室佛之與道相去幾何石室云道如展手佛似握拳乃辭石室石室門送召云子莫一向去已後却來我邊 雲居錫云寂子當時如何祗對令他明日却上來 寂回潙山請一伽陀潙山曰覿面相呈猶是鈍漢豈況形於紙筆乃就師請師於紙上畫一圓相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不思而知落第三首

一日隨潙山開田師問曰遮頭得恁麼低那頭得恁麼高祐曰水能平物但以水平師曰水也無憑和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祐然之有施主送絹師問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荅祐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尚何得將衆人物作自己用祐忽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祐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鍬而立祐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師舉鍬而去 玄沙云我若見即踏倒鍬子 僧問鏡清仰山插鍬意旨如何 清云狗銜赦書諸侯避道 又問如玄沙踏鍬其意如何 清云勿奈船何打破戽斗 又問南山刈茅意旨如何 清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 雲居錫云且道鏡清下此一判著不著 又僧問禾山云仰山插鍬意旨如何 禾山云汝問我 僧云玄沙踏鍬意旨如何 禾山云我問汝 師在潙山牧牛時第一座曰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師不荅歸侍立第一座上問訊舉前語問云適來道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上座曰現時不說前後師乃出衆踏翻師子腰折也潙山上座舉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即與之師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上座曰但作得道理便得師乃掣

拂子將去（貧道云作麼如是仰山道理）一日雨下上座曰好雨寂闍梨師曰好在什麼
處上座無語師曰某甲却道得上座曰好在什麼處師指雨溈山
與師遊行次烏銜一紅柿落前祐將與師師接得以水洗了却
與祐祐曰子什麼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祐曰汝也不得
空然即分半與師（玄沙云大小溈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師浣衲次耽源曰正恁麼時作
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什麼處見師盤桓溈山十五載凡有語
句學衆無不弭伏暨受溈山密印領衆住王莽山化緣未契
遷止仰山學徒臻萃師上堂示衆曰汝等諸人各自迴光返顧
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
設方便奪汝麁識如將黃葉止啼有什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
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祇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
鋪我遮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真金我亦
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請和尚真金師云齧鏃擬開口

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師云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
邊要故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衆邪我若東說西說則爭
頭向前采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
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
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
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
不見溈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問如
何是祖師意師以手於空作圓相相中書佛字僧無語師謂第
一坐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對曰正恁麼時是某甲
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對曰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師曰扶
吾教不起師因歸溈山省覲祐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
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
慧寂有驗處但見諸方僧來便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箇

不說又云遮个且置諸方老宿意作广生祐歡曰此是從上宗門中
牙爪稽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广生知他有之與無
師曰慧寂有驗处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云闍梨其僧迴頭
師曰和尚遮个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祐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
散六斛驢乳鄭愚相公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竪起拂
子公曰入之一字不要亦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相公 法灯別云相公不用煩惱 師問僧
什广处來曰幽州師曰我恰要个幽州信米作麼價曰某甲來時
無端從市中過踏折他橋梁師便休師見僧來竪起拂子其僧便
喝師曰喝即不無且道老僧過在什广处僧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
師乃打之師問香嚴師弟近日見处如何嚴曰某甲卒說不得乃
有偈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錐之地今
年錐也無師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 玄覺云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分不分 長慶稜云一時坐却
溈山封一面鏡寄師師上堂提起云且道是溈山鏡仰山鏡有人道

得即不撲破衆無對師乃撲破師問雙峰師弟近日見处如何對
曰據某甲見处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雙峰曰某甲
只如此師兄如何師曰汝豈無能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溈山聞云寂
子一句疑殺天下人 玄覺云金剛經道實無一法然灯仏與我受記他道實無一法可當情為什广道解猶在境且道利害在什广处 僧問法身還
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什广处師
推出枕子溈山聞云寂子用劒刃上事師閉目坐次有僧潛來
身边立師開目於地上作一圓相相中書水字顧視其僧 僧無語 師攜
一杖子僧問什广处得師便拈向背後 僧無語 師問一僧汝會什广僧曰
會卜師提起拂子曰遮个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 僧無對 師自代云適來
是雷天大壯如今變為地火明夷師問僧名什广曰靈通師曰便請
入灯籠曰早个入了也 法灯別云喚什广作灯籠 僧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禪牀是色
請和尚離色指学人心師云那个是禪牀指出來 僧無語 玄覺云忽然被伊却指禪牀作
广生對 伊好有僧云却請和尚道 玄覺代拊掌三下 僧問如何是毘盧師師乃叱之又問如何是和尚師

師曰莫無礼師共一僧語傍有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
不語有默底莫是汝否僧默之師曰何不現神通僧曰不辭現神通只恐
和尚收入教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問天堂地獄相去幾何師
將拄杖畫地一畫師住觀音時出牓云看經次不得問事後有僧來
問訊見師看經傍立而待師卷却經問會麼僧曰某甲不看經爭
得會師曰汝已後會去在其僧到岩頭頭問什麼處來僧云江西觀音來岩頭云和尚有何言句其僧舉前語岩頭云這个老師我將謂被故紙埋
却元來猶在僧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甚難若是
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此根人難得其有根微
格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師曰別有別無令汝心不安汝
智劣所以古德道若不安禪靜慮到遮裏總須茫然僧曰除此
是什麼處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彼處樓臺
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僧曰某甲到遮裏一切
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境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據汝所解只得

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其僧礼謝而去師始自仰山後遷觀音
接機利物為禪宗標準遷化前數年有偈曰年滿七十七老去是
今日任性自浮沉兩手攀屈膝於韶州東平山示滅年七十七抱
膝而逝敕謚智通大師妙光之塔後遷塔于仰山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厭俗辭親觀方慕道依潙山禪
會祐和尚知其法器欲激發智光一日謂之曰吾不問汝平生學解
及經卷冊子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辨東西時本分事試道
一句來吾要記汝師懵然無對沉吟久之進數語陳其所解祐
皆不許師曰却請和尚為說祐曰吾說得是吾之見解於汝眼目何有
益乎師遂歸堂徧檢所集諸方語句無一言可將酬對乃自歎曰畫餅
不可充饑於是盡焚之曰此生不学仏法也且作个長行粥飯僧免
役心神遂泣辭潙山而去抵南陽覩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因
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失笑間廓然惺悟遽歸沐

洛陟香嚴禮溈山讚云和尚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却何有
今日事也仍述一偈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動容揚古路不墮
悄然機（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此句舊本并稱邵本並無今以通明集添補）處處無蹤迹聲色外威儀諸方達
道者咸言上上機師上堂云道由悟達不在語言況見密密堂堂
曾無間隔不勞心意暫借迴光日用全功迷徒自背問如何是香
嚴境師曰華木不滋問如何是仙陀婆師敲禪牀曰過遮裏
來問如何是見在學師以扇子旋轉示之僧無語問如何是
正命食師以手撮而示之問如何是無表戒師曰待闍梨作俗即
說問如何是聲色外相見句師曰如某甲未住香嚴時道在什
麼處僧曰恁麼時亦不敢道有所在師曰如幻人心心所法僧問
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師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此時
山在眾作嘔聲曰是何言歟師問阿誰眾曰師叔師曰不諾老
僧耶疎山出曰是師曰汝莫道得麼曰道得師曰汝試道看曰

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師乃下坐禮拜躡前語問之疎山
曰何不道肯重不得全師曰饒汝恁麼也須三十年倒屙設住山
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分明記取後住疎山果如師記至二十七年
病愈自云香嚴師兄記我三十年倒屙今少三年在每至食畢以
手捉而吐之以應前記（疎山後問道恁長老肯重不得全汝作麼生會付云全歸肯重疎山云不得全又作麼生恁云箇中無肯路疎山云始惟病僧意）問如何
是聲前句師曰大德未問時即答僧曰即時如何師曰即時問也
問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師拋下拄杖散手而去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今年霜降早蕎麥總不收問如何西來意師以手
入懷出拳展開與之僧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什麼僧無
對問如何是道師曰枯木裏龍吟僧曰學人不會師曰髑髏裏眼睛
（玄沙別云龍藏拈來）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獵師前不得說本師戒一日
謂眾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腳無所蹋手無所攀忽有人
問如何是西來意若開口答即喪身失命若不答又違他所問

當恁麼時且作广生時有招上坐出曰上對時即不問未上樹時
如何師笑而已師問僧什么処来僧曰溈山来師曰和尚近日有何
言句僧曰人問如何是西来意和尚竪起拂子師聞挙乃曰彼中
兄弟作麼會〻和尚意旨僧曰彼中商量道即色明心附物顯理
師曰會即會〻不會著什广死急僧却問師意如何師還挙
拂子（玄沙云只遮香嚴脚跟猶未點地雲居錫云什广是香嚴脚跟未點地处）師凡示学徒語多簡直有偈頌二
百餘首随縁對機不拘聲律諸方盛行後謚襲灯大師
襄州延慶山法端禪師有人問蚯蚓斬為兩段兩頭俱動仏性
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洞山别云問底在阿那界）師滅後敕謚紹真大師塔曰明金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呉興人也姓呉氏年十九礼開元寺無上大
師落髮（無上大師雝監官後住徑山為第二世也）二十二往嵩獄受滿足律儀歸礼本師人問
曰汝於時中將何報四恩邪諲不能對三日忘食乃辞行脚往
謁雲岩機縁未契後造溈山豪滯頓除遭唐會昌沙汰衆
皆悲惋諲曰大丈夫鍾此厄會豈非命也何乃效兒女子乎大中初復
沙門相還故郷西峯院咸通六年上徑山明年本師遷神衆請
繼躅為徑山第三世於法即溈山之嗣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
曰猶是時人功幹僧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僧曰畢竟如何
師曰禾熟不臨場僧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何師曰
猶是一品二品僧曰此既是階級向上事如何師曰吾不知有汝龍門
僧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汚染曰不汚染時如何師曰不同
色許州全明上坐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石霜云直須萬
年後云萬年後如何石霜云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
問師云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
僧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蟭螟眼裏著
不滿其僧不肯便去挙似石霜云只為近實頭僧問如何是長石
霜云不屈曲曰如何是短石霜云雙陸盤中不喝彩佛日長老

訪師人問曰伏承長老独化一方何以荐遊峯頂佛日曰朗月
當空挂冰霜不自寒師曰莫即是長老家風否仏日曰峭峙萬
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广生是長老家風曰今日
賴遇佛日仏日却問曰隱密全真時人知有道不得大省無辜
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升降処未審長老親道
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処無个道仏日曰如来流上無私曲
便請玄旨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佛日
曰為報白頭無限衆此迴年少莫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
我家玄流勿參差佛日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為誰留師曰汝言有三
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與誰留汝即
言三四我即一也無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曰衆而化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在潙山因桃華悟道有
偈曰三十來年尋劍客幾逢落葉幾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

至如今更不疑祐師覽偈詰其所悟与之符契祐曰從緣悟達
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僧挙似玄沙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猶未徹衆疑此語七沙問地藏我恁广道汝作广生會地藏云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乃返
閩川玄徒臻集上堂謂衆曰諸仁者所有長短尽至不常且觀
四時草木葉落華開何況塵劫來天人七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
因果將尽三悪道苦毛髮不添減唯根蒂神識常存上根者
遇善友申明當処解脫便是道場中下癡愚不能覚照沈迷三
界流轉生死釋尊為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等還
會广時有僧問如何出離得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
飛去來僧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春明門外不問長安僧曰
如何觀天安師曰盲鶴下清池魚從脚底過僧曰如何是仏法大
意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来僧未諭旨曰再請垂示師曰彩氣
夜常動精靈日少逢雪峯有偈送僧出嶺末句云雷罷不停
聲師更之云雷震不聞聲雪峯聞之乃曰靈雲山頭古月現雪

僧問古人道前三々後三々意旨如何師云水中魚山上鳥峯云
意旨作麼生師云高可射兮深可釣問諸方悉皆雜食未審
和尚如何師云独有閩中異雄々鎮海涯問久戰砂場為什麼功名
不就師曰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築長城又云罷息干
戈束手歸朝時如何師云慈雲普潤無邊刹枯樹無華爭奈
何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含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兒(一作胎)曰分後如何
師曰如片雲點大清裏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即含
生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如
何是真常流注師曰如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否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
事師曰打破鏡來相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檎曰学
人不會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問摩尼珠不隨衆色未
審作什麼色師曰白色僧曰恁麼即隨衆色也師曰趙璧本無
瑕相如誑秦王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日才霧龍耳曰其

事如何師曰生見白衣天僧曰王今何在師曰莫觸龍顏
益州應天和尚僧問人人有仏性如何是和尚仏性師曰汝喚什
麼作仏性僧曰恁麼即和尚無仏性也師乃叫快活快活
福州九峯慈慧禅師初在溈山遇祐師上堂云汝等諸人只得
大體不得大用師抽身出去溈山召之師更不迴顧溈山云此子堪
為法器師一日辭溈山入嶺云某甲辭違和尚千里之外不離左右
溈山動容曰善為
京兆米和尚(亦謂米七師)初參学歸受業寺有老宿問月中斷井索時人
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什麼師曰若有佛見即同衆生(法眼別云
此是什麼時節問 法燈別云喚底不是)老宿曰千年桃核師令僧去問仰山云今時還假
悟也無仰山云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
去問洞山云那个究竟作麼生洞山云却須問他始得師亦肯
之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醜陋任君嫌不挂雲霞色

晉州霍山和尚仰山一僧到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
佛參（大禪仏即十三关〻晉州霍山景通和尚〻）師乃喚維那撥柴著（一作打鐘着）大禪佛驟
步而去師聞五臺秘魔岩和尚凡有僧到禮拜以木叉叉著師
一日遂往訪之才見不禮拜便入秘魔懷裏秘魔拊師背三下
師起拍手云師兄我一千里地來便（一作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王公乃擧筆示之米曰還判得
虛空否公擲筆入廳更不復出米致疑至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
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主才坐問曰昨日米和
尚有什麼言句便不得見王公曰師子齩人韓獹逐塊米師竊聞此
語即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嘗問一僧一切衆生還
有佛性也無僧云尽〻有公〻壁畫狗子云指遮个還有也無僧無
對公自代云看齩着

前福州大安禪師（亦稱大潙和尚）法嗣

益州大隋法眞禪師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个還
壞也無師云壞僧云恁广即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也問如何是大
人相師云肚上不帖牓師問僧什广處去僧云西山住庵去師云我
向東山頭喚汝〻便來得麼僧云即不然師云汝住庵未得閑
死到來時如何師云遇茶喫茶遇飯喫飯僧云誰受供養師
云合取鉢盂師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遮个衆生
骨裹皮如何師拈草履於龜边着僧無語問如何是諸仏法要
師擧拂子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麈尾拂子問如何是学人自
巳師云是我自巳僧云爲什麼却是和尚自巳師云是汝自巳問
如何是無縫塔師云高五尺僧云学人不會師云鶻崙塼問和
火
尚百年後法付何人師云露拄火鑪僧云還受也無師云鑪
露拄有行者領衆到師問參得底人喚東作什么對曰不可喚
作東師咄曰臭驢漢不喚作東喚作什广行者無語衆遂散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赤土畫簸箕僧云如何是赤土畫簸箕
師云簸箕有脣米不跳去師問僧講什麼教法僧云百法論
師拈杖子云從何而起對云從緣而起師云苦哉苦哉師問僧
甚處去云禮普賢去師拈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遮裏僧作
圓相拋向後乃礼拜師云侍者取一帖茶與遮僧有衆僧參次
師口作患風勢云還有人醫得吾口麼時衆僧競送藥及至俗士
聞之亦多送焉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摑口令正乃云如許多時
鼓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吾口蜀主欽尚遣使屢徵師皆辭
以老病署神照大師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川人也廣主劉氏奕世欽重署知聖大師
有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手而已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千
年田八百主僧云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師云郎當屋舍勿人修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云童子莫傜兒僧云乞師指示師云汝從虔州
來問是什麼得恁麼難會師云火官頭上風車子有尼送衣鉢
與師人托起問云遮个出在什麼處尼云出在定州（法灯別云不遠此間）師乃
撲破尼無對（保福代云撲破者云）人問和尚年多少師云今日生來日死又問和尚
生緣什麼處師云日出東月落西師四十餘年化被嶺表頗有異
迹廣主將興兵躬入院請師決藏否師已先知怡然坐化主怒知
事云和尚何時得疾對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函子令俟王來呈
之主開函得一帖子書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坐主悟師旨遂寢兵
乃召第一坐開堂說法（即雲門偃和尚法嗣雪峯是也）師全身不散其葬具龕塔並
廣主具葬今號靈樹禪師眞身塔焉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行脚時造洞山法席洞山問云闍梨生緣
何處師云和尚若實問某甲即是閩中人洞山云汝父名什麼師
云今日蒙和尚致此一問直得忘前失後師住壽山上堂云諸上坐
幸有眞實言語相勸諸兄弟合各自體悉凡聖情盡體露眞

也時節劫劫從前虛無攀緣塵垢心如虛空相似他時後日合識
得此二子好惡閩師問曰壽山年多少師云與虛空齊年曰虛空
年多少師云與壽山齊年
饒州堯山和尚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仲冬嚴寒問如何是
和尚深深處師曰待汝舌頭落地即向汝道問如何是丈六全身
師曰判官斷案相公改長慶問從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師曰有
願不負先聖長慶云不負先聖作麼生師曰不露長慶云恁麼
即請師領話師曰什麼處去來長慶云只者（舊作首字）什麼處去來
泉州莆田縣國歡崇福院慧日大師福州侯官縣人也姓黃氏生
而有異及長名文矩為縣獄卒往往棄役往神光靈觀和尚及西院
大安禪師所吏不能禁後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不披袈裟
不受具戒唯以雜綵為掛子復至觀和尚所觀曰我非汝師汝去
禮西院去師攜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安遙見而笑曰入涅槃堂
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
各隨點而起閩王禮重創國歡禪院以居之厥後頗多靈跡
唐乾寧中示滅
台州浮江和尚有時雪峰和尚領衆到問云即今有二百人寄
院過夏得也無師將拄杖劃地一下云著不得即道（雪峰無語）
潞州淥水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還見庭前華
藥欄麼僧無語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本參大溈得旨後造雪
峰請益法無異味又嘗遊五臺山覩文殊化現乃隨方建院以
文殊為額開寶中前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入師院覩地
藏菩薩像問僧曰地藏何以展手僧云手中珠被賊偷卻也李
卻問師既是地藏為什麼遭賊師曰今日捉下也李乃謝之淳化
元年示滅壽一百三十有六

前趙州從諗禪師法嗣
洪州武寧縣新興嚴陽尊者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
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是僧師曰喫粥喫飯僧問如何是新興水師
曰前面江裏僧問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與我拈枕子過來師常
有一蛇一虎隨從左右手中與食
揚州城東光孝院慧覺禪師僧問覺華才綻徧滿娑婆祖
印西來合譚何事師曰情生智隔曰此是教意師曰汝披什麼衣
服問一棒被屋空時如何師曰困即歇去師問宋齊丘還會道
麼宋曰道也著不得師曰有著不得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麼師
曰著不得底宋無對師領衆出見露柱師合掌曰不審世尊
一僧曰和尚是露柱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僧問
遠々投師々意如何曰官家嚴切不許安排曰師豈無方便師
曰且向火倉裏一宿張居士問爭奈老何師曰年多少張曰八十也
師曰可謂老也曰究竟如何師曰直至千歲也未在有人問某甲平
生愛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為什麼無罪師曰殺一个還一个
隴州國清院奉禪師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雨滋三草秀春
風不裹頭僧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祥雲競起岩洞不虧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臺盤椅子火爐窗牖問如何是出家人曰銅
頭鐵額鳥觜鹿身僧問如何是出家人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
夜間珍重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什麼鳥獸銜花師曰如陝府
人送錢財與鐵牛曰見後為什麼不銜花師曰木馬投明行八百問
十二時中如何降伏其心師曰敲冰求火論劫不逢問十二分教是止
啼之義離卻止啼請師一句師曰孤峯頂上雙角女問如何是仏
法大意師曰釋迦是牛頭獄卒祖師是馬面阿婆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東壁打西壁問如何是摸不破底句師曰不隔毫氂時人
遠嚮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時如何師曰我道不
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為什麼却倒地師敲禪牀
曰行住坐臥師將歸寂有頌曰三十年來住木陳時中無一假功成
有人問我西來意展似眉毛作麼生
婺州新建禪師不度小師有僧問和尚年老何不畜一童子侍奉
師曰有瞽聵者為吾討來僧辭師問什麼處去僧曰府下開元
元寺去師曰我有一信附與了寺主汝將得去否僧曰便請師曰想
汝也不奈何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
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在
曰為什麼如是師曰月裏藏頭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一俗士舉手云和尚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
被汝騎彼無語去後三日再來自言某甲三日前着賊師拈拄杖
趂出師有時驀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更深夜靜共伊商量
前衢州子湖岩利蹤禪師法嗣
台州勝光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福州荔枝泉州刺桐
如何是佛法兩字師曰即便道僧曰請師道師曰穿耳胡僧笑
點頭龕華照和尚來師把住云作麼生照云莫錯師乃放手
照云久嚮勝光師默然照乃辭師門送云自此一別什麼處相見照
呵呵而去
漳州浮石和尚上堂云山僧開卜鋪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時
有僧出云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云金木水火土
紫桐和尚僧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阿你眼裏着沙得麼曰大好
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其僧出去師下禪牀擒住
曰今日好个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曰賴遇某甲是僧師曰禍
不單行

[illegible]和尚截語上座參師拈掌三下云猛虎當軒誰是敵者截
曰俊鶻沖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曰且休未斷遮公案師將拄
杖舞歸方丈截無語師曰死却遮漢也（雲山云截不別前語）

前婺州茱萸和尚法嗣

石梯和尚僧新到於師前立少頃便出師曰有什麼辨白處僧
再立良久師曰辨得也也僧曰辨後作麼生師曰埋却得也
僧曰蒼天蒼天師曰適來却恁麼如今還不當僧乃出去

天龍和尚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有尼名實際到庵戴笠執錫遶
師三匝云道得拈下笠子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
晚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即宿師又無對尼去後歎曰我雖處
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擬棄庵往諸方參尋其夜山神告
曰不須離此山將有大菩薩來為和尚說法也果旬日天龍和
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豎一指而示之師當下大悟
自此凡有參學僧到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童子於外被
人詰曰和尚說何法要童子豎起指頭歸而舉似師師以刀斷其
指頭童子叫喚走出師召一聲童子迴首師却豎起指頭童子
豁然領解師將順世謂眾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不用盡言
訖示滅（長慶代衆云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只如玄沙恁麼道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俱胝過在什麼處先曹山云俱胝承當處鹵莽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種是拍手拊掌是他西園奇怪玄覺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未若悟為什麼道承當處鹵莽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旨在什麼處）

前長沙景岑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山常通禪師邢州人也姓李氏入鵲山出家年二十本州
開元寺受戒習經律凡七載乃曰摩騰入漢譯着斯文達磨來梁
復明何事遂遠參長沙岑和尚岑問曰何處人師曰邢州人岑曰
我道不從彼來曰和尚還曾住此無岑然之乃容入室後住洞山石
霜而法無異味唐咸通末遊宣城郡守於謝仙山奏置禪苑號瑞

密處請師居焉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不通風信曰如何是密
室中人師曰諸聖求覩不見又曰千佛不能思萬聖不能議乾坤
壞不壞虛空包不包一切比無倫三世唱不起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
身処師曰伊不肯知有法三世良久又曰薦否不然者且向着仏不
得処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成瞥然而起即是傷他而況言句
乎光啓中羣寇起師領徒至四明大順二年郡守請居雪竇
欝然盛化天祐二年乙丑七月示疾集衆焚香付囑訖合掌
而逝壽七十二其年八月七日建石塔於院西南隅

前關南道常禪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師忽然
惺悟後參常禪師印其所解復遊德山門下法味彌著凡上
堂示徒戴蓮華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有時
云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
揖云諾師有時執木劒橫在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劒什麼処得來師
擲於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什麼処得來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
內下取一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劒肩上作舞云恁麼始得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都無祗待
師問灌谿作麼生灌谿云無位師云莫同虛空麼灌谿云遮屠兒師
云有生可殺即不倦

漳州羅漢和尚始於關南常禪師拳下悟旨（語見常禪師章）乃為歌曰
咸通七載初參道到処逢言不識言心裏疑團若栲栳三春不樂
止林泉忽遇法王氊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氊上那伽起祖
膊當胷打一拳駭散疑團獦狚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蹬蹬
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膨脝更不東西去持鉢又
述偈曰字內為閑客人中為野僧任從他笑我隨処自騰騰

前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婺州末山尼了然灌谿閑和尚遊方時到山先云若相當即住不然則推倒禅牀乃入堂内然遣侍者問上座遊山来為仏法来閑云為佛法来然乃升座閑上参然問上座今日離何処閑云離路口然云何不蓋却閑無對（末山代云爭得到這裏）始礼拜問如何是末山然云不露頂閑云如何是末山主然云非男女相閑乃喝云何不變去然云不是神不是鬼變介什麼閑於是服膺作園頭三載僧到参然云大鑑縷生僧云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兒然云既是師子兒為什麼被文殊騎僧無對僧問如何是古佛心然云世界傾壞僧云世界為什麼傾壞然云寧無我身

景德傳燈録巻第十一

景德傳燈録巻第十二

懷讓禅師第四世下至第六世総八十三人

第四世下一十二人

（旧本于三人今移鎮府大覚禅師於臨濟法嗣下　禅師本三草云興化獎禅師雖與師同嗣臨濟而章以師為助發之友如此則大覚法嗣臨濟明矣廣灯亦同嗣臨濟禅師今改之）

洪州黄蘗山希運禅師法嗣一十二人

鎮州臨濟義玄禅師　睦州龍興寺陳尊宿

杭州千頃山楚南禅師　福州烏石山靈觀禅師

杭州羅漢宗徹禅師　相國裴休（已上六人見録）

揚州六合德元禅師　土門讃禅師

襄州政禅師　吴門山弘宣禅師

幽州超禅師　蘇州憲禅師（已上六人不録）

第五世五十一人

袁州仰山慧寂禅師法嗣一十人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
杭州龍泉文喜禪師　新羅國順支禪師
涌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　袁州仰山東塔和尚 已上六人見
洪州觀音常蠲大師　福州東禪慧茂大師
福州明月山道崇大師　虔州遂昌禪師 已上四人不錄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法嗣二十二人
鄭州灌谿志閑禪師　幽州譚空和尚
鎮州寶壽沼和尚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
魏府大覺禪師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
定州善崔禪師　鎮州萬歲和尚
雲山和尚　桐峯庵主
杉洋庵主　涿州紙衣和尚
虎谿庵主　覆盆庵主

襄州歷村和尚　滄州米倉和尚 已上十六人見
齊聳大師　涿州秀禪師
淛西善權徹禪師　金沙禪師
允誠禪師　新羅國智異山和尚 已上六人不錄
睦州陳尊宿法嗣二人
睦州刺史陳操 一人見　睦州嚴陵釣臺和尚 一人無語句不錄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法嗣一十二人
吉州上觀和尚　壽州紹宗禪師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 十二卷已收在溈山法嗣下　益州南禪無染禪師
益州長平山和尚　益州崇福演教大師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
均州武當山佛岩暉禪師　江州雙谿田道者 已上十人見
益州照覺寺和尚　睦州東禪和尚 已上二人不錄

韶州雙峯和尚法嗣一人
雙峯古禪師（一人見）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法嗣四人
洪州米嶺和尚（一人見）
臨川義直禪師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法嗣二人
昇州長慶道巘禪師（一人見）
廬州棲賢寺寂禪師
杭州功臣院令道禪師
第六世一千九人
袁州仰山南塔光滿禪師法嗣一人
越州清化全付禪師
韶州黃連山義初禪師
洪州黃龍山忠和尚（一人不錄）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
韶州慧林鴻究禪師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法嗣一人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一人見）
灌谿志閑禪師法嗣一人
池州魯祖山教和尚（一人見）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法嗣二人
汝州寶應和尚（一人見錄即南院顒也）
鎮州寶壽沼禪師法嗣二人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
魏府天鉢和尚（一人不錄）
第二世寶壽和尚（已上二人見錄）
涿州紙衣和尚法嗣一人
鎮州譚空和尚（不錄）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法嗣二人
鎮州大悲和尚
淄州水陸和尚（二人見）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四人
廬州大覺和尚
廬州澄心旻德禪師

汝州南院和尚見録

宋州法華和尚一人不録

金陵道㣲禪師法嗣一人

金陵廣孝院處微禪師一人不録

懷讓禪師第四世

前洪州黃蘗山希運禪師法嗣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人也姓邢氏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蘗隨衆參侍時堂中第一座勉令問話師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黃蘗便打如是三問三遭打遂告辭第一座云早承激勸問話唯蒙和尚賜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行脚去上座遂告黃蘗云義玄雖是後生却甚奇特來辭時願和尚更垂提誘來日師辭黃蘗黃蘗指往大愚師遂參大愚大愚問曰什麼處來曰黃蘗來愚曰黃蘗有何言句敎曰義玄親問西來的的意蒙和尚便打如是三問三轉被打不知過在什麼處愚曰黃蘗恁麼老婆為汝得徹困猶覓過在師於是大悟云佛法也無多子愚乃搊師衣領云適來道我不會而今又道無多子是多少來是多少來師向愚肋下打一拳愚托開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師却返黃蘗黃蘗問云汝迴太速生師云為老婆心切黃蘗云遮大愚老漢待見與打一頓師云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打遂鼓黃蘗一掌黃蘗吟吟大笑

黃蘗一日普請鋤薏穀次師在後行黃蘗迴頭見師空手乃問钁頭在什麼處師云有人將去了也黃蘗云近來前共汝商量師近前叉手黃蘗竪起钁頭云只這箇天下人拈掇不起還有人拈掇得起麼師就手掣得竪起云為什麼却在義玄手裏黃蘗云今日自有人普請便歸院（溈山因仰山侍立次乃舉此話問仰山便問钁在黃蘗手裏為什麼被臨濟奪却溈山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黃蘗一日普請鋤茶園黃蘗後至師問訊按钁而立黃蘗[illegible]是困耶曰钁地何言困黃蘗舉拄杖便打

師接杖推倒和尚黃蘗喚維那々々扶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
尚爭容得遮風漢黃蘗卻打維那師自钁地云諸方即火葬
我遮裏活埋（溈山問仰山只如黃蘗高臨濟此時意作广生仰山云作賊人卻邏蹤人喫棒溈山云如是々々）師一日在僧堂
前睡黃蘗入來以拄杖於牀边敲三下師舉首見是黃蘗卻睡
黃蘗々打席三下去上間見第一座黃蘗曰遮醉漢豈不知下間
禪客坐禪汝只管瞌睡上座曰遮老和尚患風邪黃蘗打之
（溈山舉問仰山只如黃蘗意作广生仰山云一彩兩賽）師與黃蘗栽松黃蘗曰深山裏栽許多樹
作麼師曰與後人作古記乃將鍬拍地兩下黃蘗拈起拄杖曰汝
喫我捧了也師作噓々聲黃蘗曰吾宗到汝此記亦出（道黃蘗問仰山且溈山舉不復語）
（但屬臨濟為復別有意一日仰山云亦屬臨濟亦記向後溈山云向後作广生仰山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南遇和尚注云獨坐震威此記方出又云若遇大風此記亦出溈山云如是如是）師因半夏上
黃蘗山見和尚看經師曰我將謂是个人元來是奄黑豆老
和尚住數日乃辭去黃蘗曰汝破夏來不終夏去曰某甲暫來
禮拜和尚黃蘗遂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卻迴終夏師
一日辭黃蘗々々曰什广处去曰不是河南即河北去黃蘗拈趁
拄杖便打師捉住拄杖曰遮老漢莫盲枷瞎捧已後錯打人黃
蘗喚侍者把將几案禪板來師曰侍者把將火來黃蘗曰
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在師即便發去師到熊
耳塔頭塔主問先礼仏先礼祖師曰祖佛俱不禮塔主曰祖佛與
長老有什广冤家俱不禮師無對（又別本云師問塔主禮仏先礼祖塔主曰祖仏是什广人弟袖便去）師後
還鄉黨俯徇趙人之請住子城南臨濟禪苑學侶奔湊一日上堂曰
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諸人面門出入汝若不識
但問老僧々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便打云無位真人是什广
乾屎橛（後雪峯聞乃云臨濟大似白拈賊）師問樂普云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
那个親對曰總不親師曰親处作广生普便喝師乃打師問木口
和尚如何是露地白牛木口曰吽師曰啞木口曰老兄作广生師曰
遮畜生大覺到參師舉拂子大覺敷坐具師擲下拂子大覺

收生具入僧堂衆僧云遮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礼拜又不喫捧師
聞令喚新到僧大覚遂出師曰大衆道汝未参長老大覺云不審
便自歸衆麻谷諦到參敷生具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
繩牀一手收生具一手搊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广处去也麻
谷轉身擬生繩牀師拈拄杖打麻谷接却相捉入方丈師上堂
云大衆夫為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蘗和尚处三度喫捧
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喫誰為我下得手時有僧曰某甲下
下得手和尚合喫多少師與拄杖其僧擬接師便打僧問如何是
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
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
句師曰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都藉裏頭人師又曰夫一句語
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广生
會師唐咸通七年丙戌四月十日将示滅乃説傳法偈曰沿流不止

問如何是真照無边説似他離相離名如不禀吹毛用了急須
磨偈畢坐逝敕謚慧照大師塔曰澄靈
陳尊宿初居睦州龍興寺晦迹藏用常製草屨密置於道
上歲久人知乃有陳蒲鞋之號焉時有学人叩激随問遽荅
詞語峻險既非循轍故浅機之流往往嗤之唯玄学性敏者欽
伏由是諸方歸慕謂之陳尊宿師因晩参謂衆曰汝等諸
人未得个入頭須得个入頭若得个入頭已後不得孤負老僧
時有僧出礼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
了也師又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个無事人到来汝等
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師云維那不在汝自領出去三
門外與二十棒僧云某甲過在什广处師云枷上更着杻師尋
常或見衲僧来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云座主其僧應諾師云擔
板漢或云遮裏有[illegible]與我取水師一日在廊階上立有僧来問云陳

尊宿房在何処師曰[illegible]儞莫舊頭打僧便走師召云大德僧迴首
師指云却從那辺去有僧〻和門師云阿誰僧云某甲師云秦時
鑃落鑽一日有天使問三門俱開從那門而入師喚尚書〻應
諾師云從信門入天使又見壁畫問云二尊者對譚何事師摑露
柱云三身中那个不說法師問座主汝莫是講唯識否對曰是師
云五戒不持師問長老云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
作〻生對云問阿誰師云問長老〻〻云何不領話師云汝不領
話我不領話師見僧來云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僧云某甲如是
師云三門金剛為什麼舉拳僧云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問
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要道有什麼難僧云請師道師云初三十
一中九下七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不去一重時如何師云
昨朝栽茄子今日栽冬瓜問如何是曹谿的〻意師云老僧愛
嗔不愛喜僧云為什麼如是師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

莫說詩僧到參師問什麼処來僧云瀏陽師云彼中老宿祇對
佛法大意道什麼云徧地行無路師云老宿實有此語不云實
有師拈拄杖打云遮急言語漢師問長老若有兄弟來將什麼
祇對長老云待他來師云何不道長老云和尚欠少什麼師云
請不煩葛藤有僧參師云汝豈不是行脚僧云是師云禮佛
也未禮那土堆作麼師云自領出去僧問某甲講兼行脚不會
教意時如何師云實語當懺悔僧云乞師指示師云汝若不
會老僧即緘口無言僧云便請道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問
一句道盡時如何師云義墮也僧云什麼是學人義墮処師云三
十棒教誰喫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
雲僧云如何是青山師云還我一滴雨來僧云道不得請師道師云
法華鋒前陣涅槃句後收師問僧今夏在什麼処云待和尚有住
処即說似和尚師云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師問新到僧什麼処

來僧瞪目視之師云驢前馬後漢僧云請師鑒師云驢前馬後
漢道將一句來無對師看經次陳操尚書問和尚看什麼經師云金
剛經尚書云六朝翻譯此當第幾譯師舉起經云一切有為法如
夢幻泡影師又因看涅槃經僧問和尚看什麼經師拈起經云
遮个是荼毘品最末後師問新到僧今夏在什麼處僧云徑山
師云多少人云四百人師云遮喫夜飯漢僧云尊宿叢林何言喫夜
飯師乃棒趂出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訪老宿見師才入方
丈便喝師側掌云兩重公案老宿云過在什麼處師云遮野狐精
便退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江西師云踏破多少草鞋僧無對師
忌講僧喫茶師云我救汝不得也僧云某甲不曉乞師垂示師拈
油餅示之云遮个是什麼僧云色法師云遮入鑊湯漢有紫衣大
德到禮拜師拈帽子帶示之云遮个喚作什麼大德云朝天帽
師云恁麼老僧不卸也師復問所習何業云唯識師云作麼生
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門扇云遮个是什麼云是色法師云簾
前賜紫對御譚經何得不持五戒無對僧問某甲乍入叢林乞師
指示師云你不能問云和尚作麼生師曰放汝三十棒自領出去
問教意請師提綱師云但問將來与汝道僧云請和尚道師云
佛殿裏燒香三門外合掌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師云量才補
職僧云如何得不落展演師云伏惟尚饗師喚焦山近前來之呼
童子取斧來童子取斧至云未有繩墨且斫麤師喝之又喚
童子云作麼生是你斧頭童子遂作斫勢師云斫你老爺頭不
得問如何是放一線道師云量才補職又問如何是不放一線道
師云伏惟尚饗問新到僧參師云汝是新到否云是師云且放下葛
藤會麼云不會師云擔枷陳款自領出去僧便出師云來來我
實問你什麼處來云江西師云泐潭和尚在你背後怕你亂道見
麼無對問寺門前金剛托即乾坤大地不托即絲毫不達時如

退何師云吽〻我不曾見此問先跳三千倒退八百你合作麼生僧
云甚師云先責一紙罪狀好便打其僧擬出師云來我共你葛藤托郎
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裏水深多少僧云不曾量度師云洞
庭湖又作麼生僧云只為今時師云只遮葛藤尚不會乃打之
問如何是觸途無滯底句師云我不恁麼道云師作麼生道師
云箭過西天十萬里向大唐國裏等候有僧扣門師云作麼云
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云遮裏只有捧方開門其僧擬問師便摑
其僧口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師彈指一聲云會麼
云不會師云上來表讃無限勝因蝦蟇跳上梵天蚯蚓走過東
海西峯長老來參師致茶果命之令坐問云長老今夏在什麼处
安居云蘭谿師云有多少徒衆云七十來人師云時中將何示徒
長老拈起菓子呈云已了師云着什麼死急時有僧新到參方
礼拜師叱云闍梨因何偷常住果子喫僧云学人才到和尚為
什麼道偷果子師云贓物見在師問僧近離什麼处曰仰山師曰五
戒也不持曰某甲什麼処是妄語師曰遮裏不著沙彌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閩中人也姓張氏自髫齓投開元寺曇藹
禪師出家迨于冠歳落髮詣五臺具戒就趙郡学相部律往上
都聽淨名經既精研法義而未了玄機遂謁芙蓉〻〻見曰吾非
汝師汝師江外黄蘗是也師礼辭而參黄蘗〻〻垂問曰子未
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是有邪曰有無且置即今如
何師曰非今古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師乃入室執巾侍與晨晡請
益尋值唐武宗廢教師遂深竄林谷暨大中初相國裴公休
鎮撫宛陵請黄蘗和尚出山師隨出由玆抵姑蘇報恩寺精修禪道
僅二十餘載足不踰閫俄為郡守請住寶林院未幾復請居支
硎山又住千頃慈雲院振黄蘗玄風一日師上堂曰諸子設使解得三
世佛教如鉼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

果熟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曰未有闍梨時體取曰未
有某甲時誰人體師曰體者亦無問如何是易師曰著衣喫飯
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礼拜燒身煉頂豈不易邪曰此既
是易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廻生死皆從汝
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師雖應機無倦而常儼然
處定或道月或浹旬光啓三年錢氏請下山供養昭宗聞其道
化就賜紫衣文德元年五月辭衆奄然而化壽七十六臘五十六
遷塔于院西隅景福元年（一作大順二年）壬子二月宣州孫儒寇錢塘
兵士發塔覩全身不散爪髮俱長謝罪懺悔而去師平昔著
般若經品頌偈一卷破邪論一卷見行于世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住本山薛老峯亦云一墓山時称老觀和尚）尋常扃戶人罕見之唯信
士每至食時送供方開一日雪峯伺便扣門師出開門雪峯驀
胷擒住云是凡是聖師唾云遮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雪峯云
也只要識老兄師因刬草次問僧汝何处去云西院礼拜安和尚去時
竹上有一青蛇子師指蛇云欲識西院老野狐精只遮便是師一日問
西院安和尚此一片地堪著什麼物安云好著个無相佛師云好
片地被兄放不淨師一日引水次有僧來參師引水槽抽示之其
僧便去師至暮問小師適來僧在何处小師云發去也師云只
得一橛（玄覺云什麼处是少一橛）問如何是佛師出舌示之其僧礼謝師云住住你
見什麼便礼拜僧云謝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師云老漢近日舌上生
瘡有僧到敲門行者開門後便出去其僧入礼拜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云適來出去者是什麼人僧擬近前師便托出閉却門
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云我若向你道即別
有也曹山擧似洞山洞山云好个話頭只欠進語何不更去問為
什麼不道曹山乃却來進前語師云若言我不道即啞却我口
若言我道即謇却我舌曹山歸擧似洞山洞山深肯之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湖州吳興縣人也姓吳氏幼歲出家依
年受具巡方參礼依黃蘗希運禪師法席黃蘗一見便深器
之入室領旨後至杭州州牧劉彥纂其道立精舍於府西號羅漢
院化徒三百師有時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骨剉也（師對機多用此語故
時人因號骨剉和尚）問如何是南宗北宗師曰心為宗僧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
是心門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師曰須雲風卷太虛廓清曰如何得
明去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師後示疾遷化門人塔于院之北
隅梁貞明五年錢王廣其院為安國羅漢寺移師塔於大慈
山塢今寺與塔並存
裴休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唐書日本傳作孟州濟源人）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
黃蘗山捨眾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掃灑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
祗接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真儀公曰真儀
可觀高僧何在僧皆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

役頗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遽尋運師公覩之欣然
曰休適有一門諸德吝辭今請上人酬一語師曰請相公垂問公即
舉前問師朗聲曰裴休公應諾師曰師曰在什么処公當下智
如獲髻珠曰吾師真善知識也示人剋的若是何汩沒於此乎寺
眾愕然自此延入府署留之供養執弟子之禮屢辭不已復堅
請住黃蘗山薦興祖教有暇即躬入山頂謁或渴聞玄論即請
師入州公既通徹祖心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
蘗之門也至遷鎮宣城還思瞻礼亦創精藍迎請居之（唐新安郡即歙州也唐史
裴相本傳無出守開鎮新安不經為歙州太守然觀其傳心法要序即知其初識運公於洪再見之於宣州皆
迎請而來非能造也今本章述所問壁畫高僧處亦為差誤苟或果任歙州則序中安得不言耶按廣燈
以為在筠州四家錄又云在洪州皆不然也按唐史武德中以洪州高安縣置靖州更名筠州尋廢之至南唐
乃保大再置中間豈得有郡守以此知廣燈之誤也又按傳心法要序云于會昌二年廉于鍾陵自迎
至州憩龍興寺以此知四家錄
亦誤其餘在黃蘗章中肆之）雖圭峯該通禪講為裴之所重未若歸心
於黃蘗而傾竭服膺者也又撰圭峯碑云休與師於法為昆仲於
義為交友於恩為善知識於教為內外護斯可見矣仍集黃蘗

諸要親書序引冠於編首留鎮山門又親書大藏經五百函號迄今
寶之又圭峰禪師著禪源諸詮原人論及圓覺經疏注法界觀公
皆為之序公又肅宗中明任越州觀察使應三百年讖記重建龍
興寺大仙殿自撰碑銘先是越州沙門曇彥身長五尺眉垂數寸與穐越許詢字玄度同造塼木大塔二所彥有神異天降相輪能騐同信工役從地引基磚至塔頂塔未就詢亡彥師壽長可百二十餘歲猶待得詢後身為岳陽王來鎮越州蓋願力也彥預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弟子咸把師老耄言無准的詩云度死已三十餘載何云更來也時岳陽王早來謁彥示寺到州使人寺尋訪彥師出門佇望遙見乃召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詧師何以許玄度呼之彥曰未達宿命焉得知之遂攜手命入臺席地彥以三昧力加被王忽悟前身造塔之事宛若今日由是二塔益崇壯麗特龍興寺大殿隋將壞衆請彥師重修彥曰非貧道緣力也却後三百年有緋衣功德主來與此殿大作修茸事衆刻石記之及期裴大守赴任與隆三寶頓施俸錢修成大殿方驗彥師懸記無忒公遂篤志內
典深入法會有發願文傳於世

懷讓禪師第五世

前袁州仰山慧寂禪師法嗣

仰山西塔光穆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正聞師曰不從耳入曰作麼
生師曰還聞麼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同別且置汝道缾嘴
裏什麼物出來入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無佛性問如何是
頓師作圓相示之曰如何是漸師以手空中撥三下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初參仰山仰山閉目坐師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
八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語訖向右
邊翹一足而立仰山起來打四藤杖師因此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
天下大禪仏叹字下亦有大禪仏名智通終於五臺後住霍山有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乃禮拜行者曰和尚為什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
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提起坐具師云龍頭蛇尾僧問如何是仏
師打之僧亦打師曰汝打我有道理我打汝無道理僧無對師
乃打趁師化緣將畢先備薪於郊野徧辭旦信食訖行至薪
所謂弟子曰日午當來報至日午師自執燈登積薪上以笠
置項後作圓光相手執拄杖作降魔杵勢立終於紅焰中

杭州文喜禪師嘉禾禦兒人也姓朱氏七歲出家唐開成二年趙
郡具戒初習四分律屬會昌澄汰返服韜晦大中初例重懺度

鹽官齊峯寺後謁大慈山性空禪師性空曰子何不徧參乎咸通三年至洪州觀音院見仰山言下頓了心契仰山令典常住一日有異僧就求齋食師減己分饋之仰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汝給食否答曰輟己迴施仰山曰汝大利益七年旋浙右止千頃山築室而居會巢寇之亂避地湖州住仁王院光啓三年錢王請住龍泉廨署（今慈光院）僧問如何是涅槃相師曰香煙盡處驗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喚院主來遮師僧患顛問如何是自己師默然僧罔措再問師曰青天蒙昧不向月邊飛大順元年錢王表薦賜紫衣乾寧四年又奏師號曰無著光化三年示疾十月二十七日夜子時告衆曰三界心盡即是涅槃言訖跏趺而終壽八十臘六十終時方丈發白光竹樹同色十一月二十二日遷塔靈隱山西塢（天祐三年宣城帥田　應杭將許思叛援兵大掠發師塔覩肉身不壞髮爪俱長武肅王奇之遣禪將邵志重封瘞焉）

蘌（音語又竹　又作竹蘌）

新羅五觀山順支了悟大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竪拂子僧曰莫遮个便是師放下拂子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什麼字師作圓相示之有僧於師前作五花圓相師畫破別作圓相

仰山南塔光涌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師文殊有師否師曰遇緣即有曰如何是文殊師〻竪起拂子示之僧曰莫遮个是广師放下拂子叉手問如何是妙用一句師曰水到渠成問真佛住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

仰山東塔和尚僧問如何是君王劒師曰落纜不采功僧曰用者如何師曰不落時人手問法王與君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掌無私曰見後如何師曰中間絶像

前臨濟義玄禪師法嗣

灌谿志閑禪師魏府館陶人也姓史氏幼從栢巖禪師披剃二十受具後見臨濟和尚和尚擒住良久放之師曰領矣住後謂衆曰我見臨濟無言語直至如今飽不飢問請師不借師曰我滿[illegible]

道不借師又曰太庾嶺頭佛不會黃梅路上没衆生師會下一僧
去參石霜石霜問什麼處來云灌谿來石霜云我此山住不如他
南山住僧無對師聞云但道修涅槃堂了也僧問久嚮灌谿到
來只見漚麻池師曰汝只見漚麻池不見灌谿僧曰如何是灌谿
師曰劈箭急（後人舉似玄沙玄沙云更學三十年未會禪）問如何是古人骨師曰安置不得曰
爲什麼安置不得師曰金烏那教下碧天問金鎖斷後如何師曰正是
法汝處問如何是細師曰迴換不迴換曰末後事如何師曰忌丈六頭
問如何是一色師曰不隨曰一色後如何師曰有闍梨承當分也無問今
日一會抵敵何人師曰不爲凡聖問一句如何師曰不落千聖機問如
何是洞中水師曰不洗人師唐乾寧二年乙卯五月二十九日問侍者
曰坐死者誰曰僧伽立死者誰曰僧會乃行六七步垂手而逝（溘於侯切）
幽州譚空和尚有尼欲開堂說法師曰尼女家不用開堂尼曰龍女
八歲成佛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汝與老僧試一變看尼

曰變得也是野狐精師乃打趁寶壽和尚問除却中上二根人來時
師兄作麼生師曰汝適來舉早錯也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師曰汝
却與我作師兄壽側掌云遮老賊
鎮州寶壽沼和尚（第二世住）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僧禮
拜師曰不要動著（人人）即打折汝胷趙州諗和尚來師在禪牀背
面而坐諗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諗收坐具而出師問僧什麼處
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見師曰作什麼伎倆曰見某甲一个伎
倆也作不得師打之胡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曰不敢師曰
還釘得虛空否曰請和尚打破某甲與釘師以拄杖打之胡
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點破在（趙州云只遮縫尚不柰何乃
代云且釘遮一縫）問萬里無片雲時如何師云青天亦須喫棒師將順世
謂門人曰汝還知我行履處否對曰知和尚一生長坐不臥師又令
近前門人近前師曰去非吾眷屬言訖而化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自臨濟受訣遍歷叢林至仰山々々問汝名
什麼師曰名慧寂仰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仰山大笑
而已師到香嚴々々問什麼處來師曰臨濟嚴曰將得臨濟劍來
麼師以坐具驀口打而去師到德山才展坐具德山曰莫展炊
巾遮裏無殘羹餿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德山以拄杖打師々接住卻
推德山向禪牀上德山大笑師哭蒼天而去師在雪峯聞峯垂
語云人々盡有一面古鏡遮介獼猴亦有一面古鏡師出問歷劫無
名和尚為什麼立（一作彰）為古鏡峯云瑕生也師云遮老和尚話頭也
不識峯云罪過老僧住持事多師見寶壽和尚開堂師推出
一僧在寶壽前寶壽便打其僧師曰長老若恁麼為人瞎卻
鎮州一城人眼在（法眼云什麼處是瞎卻人眼處）
魏府大覺禪師與化存奬禪師為院宰時師一日問曰我常聞汝
道向南行一迴拄杖頭未曾撥著一介會佛法底人汝憑什麼道

理有此語與化乃喝師便打與化又喝師又打來日與化從法堂過
師召曰院主我直下疑汝昨日行底喝與我說來與化曰存奬平生
於三聖處學得底盡被和尚折倒了也願和尚與存奬介安樂法門師
曰遮瞎驢來遮裏納敗缺卸衲帔待痛決一頓與化即於語下領
旨雖同嗣臨濟而常以師為助發之友師臨終時謂衆曰我有一
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云請和尚箭師云汝喚什麼作箭僧
喝師打數下自歸方丈卻喚其僧入來問云汝適來會麼僧云不
會師又打數下擲卻拄杖云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魏府興化存奬禪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
喝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恁麼即不從崔禪處來僧喝之師遂
打師謂衆曰我只聞長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
喝直饒喝得興化向半天裏住卻撲下來氣欲絕待與化蘇息
起來向汝道未在何以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汝諸人

虛空裏亂喝作什麽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道之師克賓曰
我不入者保社師云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揔不與麽師便打乃云克
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飯一堂至明日師自白槌云克賓
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飯一堂不得喫飯即時出院僧問國
師喚侍者意作麽生師曰一盲引衆盲師有時喚僧某甲僧應諾
師曰點即不到又別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即不點師後為後唐莊
宗師莊宗一日謂師曰朕收大梁得一顆無價明珠未有人酬價師
曰請陛下珠看帝以手舒開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宝誰敢酬價云覚
徵云且道與化肯同光不肯同光若肯同光與化眼在什麽処若不肯同光過在什麽処師滅後敕謚廣濟大師塔曰通寂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三公於衙署張坐請師説法師升坐良久
謂衆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時譚空和尚出曰崔禪聻師曰久
立太尉珍重便下坐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上堂合譚何事師曰序品第一問僧家
究竟如何師曰從來只是吹灰法却向灘頭卸却衣師訪寶壽
初見便展坐具寶壽即下禪牀師乃坐彼禪牀寶壽驟入方丈
少頃知事白師曰堂頭和尚已關却門也請和尚庫頭喫茶師
乃歛衣望日寶壽來復謁師師據禪牀寶壽展坐具師亦下禪
牀寶壽還坐禪牀師歸方丈閉關寶壽入侍者寮内取灰於
方丈前圍三道而退
雲山和尚有僧從西京來遂得西京主人書來否僧曰不敢妄通
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僧曰殘羹殘菜誰喫師曰獨
有闍梨不甘喫其僧乃作吐勢師喚侍者曰扶出遮病僧着僧
便出去
桐峯庵主僧問和尚遮裏忽遇大蟲作麽生師作吼聲僧作怖
勢師大笑僧曰遮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有僧到庵前便去師
曰闍梨々々僧廻首便喝師良久僧曰死却遮老漢師乃打之僧無

語師呵呵大笑有僧入庵把住師師曰殺人殺人其僧推開曰叫作麼
師曰誰僧乃喝師打之僧出迴首且待且待師大笑
杉洋庵主有僧到參師問阿誰曰杉洋庵主師曰是我僧便喝
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在師便打僧問庵主得什麼道理便住
此山師曰也欲通个來由又恐遭人點撿僧曰又爭免得師乃喝
之僧曰恰是師乃打其僧大笑而出師曰今日大敗大敗
涿州紙衣和尚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濟曰春煦發
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濟曰王令已行
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濟曰王登寶殿
野老謳歌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濟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師於言
下領旨深入三要三玄四句之門頗資化道
虎谿庵主僧到抽坐具相看師不顧僧曰知道庵主有此機鋒師
鳴指一聲僧曰是何宗旨師便掴之僧曰知道今日落人便宜師
曰猶要棒在有僧才入門師便喝僧黙然師打之僧却喝師曰好
个草賊僧到不審師曰阿誰僧喝師曰得恁麼無賓主僧曰猶要
第二喝在師乃喝之有僧問和尚何處人叓師云隴西人僧云承
聞隴西有鸚鵡還實也無師云是僧云和尚莫不是也無師便
作鸚鵡聲僧云好个鸚鵡師便棒之
覆盆庵主問僧什麼處來曰覆盆山下來師曰還見庵主否僧便
喝師便掌僧曰作麼師又喝一日有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庵門僧於
門上畫一圓相師從庵後出却從山下哭上僧喝曰猶作遮个去就
在師便換手搥胷曰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曰苦苦師曰庵主被謾
襄州歷村和尚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茶匙子
僧曰莫只遮便當否師擲向火中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
師將火筯打柴頭問汝還聞否曰聞師曰誰不解脫
滄州米倉和尚州牧請師與寶壽和尚入廳供養令人傳語請二

長老譚論佛法壽曰請師兄長老荅話師喝之壽曰某甲尚未
借問何便行喝師曰猶欠少在壽却與一喝

睦州陳尊宿法嗣

睦州刺史陳操與僧齋次拈起餬餅問江西湖南還有遮个麼僧
曰尚書適來喫什麼陳曰敲鍾謝響又一日齋僧次躬行餅僧展
手接陳乃縮手僧無語陳曰果然人人異日問僧曰有个事與上坐商
量得麼僧曰合取狗口陳自摑曰操罪過僧曰知過必改陳曰恁麼即
乞上坐口喫飯又齋僧自行食次曰上坐施食上坐曰三德六味陳曰
錯上坐無對又與寮屬登樓次有數僧行來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
脚僧陳曰不是曰焉知不是陳曰待近與問相次諸僧樓前行過陳
驀喚上坐僧皆迴顧謂諸官曰不信道又與禪者頌曰禪者有玄
機機玄是復非欲了機前音咸於句下違

前香嚴智閑禪師法嗣

吉州止觀和尚問如何是毘盧師師攔胸與一托問如何是佰師
非梁陳

壽州紹宗禪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
里有官人謂師曰見說江西不立宗師曰遇緣即立曰遇緣立个
什麼師曰江西不立宗

襄州延慶法端號紹真大師官人問蚯蚓斬為兩段兩頭俱動
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洞山別云師今問底在那个頭）（此文收在上卷洞山下何也）

益州南禪無染大師問無句之句師還荅也無師曰從來只明恁
麼事僧舉竟如何師曰且問者

益州長平山和尚問視瞬不及處如何師曰我眨眼也勿工夫問如
何是祖師意師曰西天來唐土去

益州崇福演教大師問如何是寬廓之言師曰無口道得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曰今日明日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問從上諸聖從何而證師乃斫額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觸事面牆問如何
是本來衣師曰終不更問人
均州武當山佛巖暉禪師問頃年有疾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
二宜湯一椀又問如何是佛向上事曰熈髭午
江州廬山雙谿田道者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以手作啄勢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什麼處得个回頭來
前福州雙峯和尚法嗣
雙峯古禪師第二世本業講經因上雙峯禮謁雙峯問云大德什
麼處住曰城裏住雙峯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
覲雙峯曰只遮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即歸本寺捨所居
罷講入山執侍數年後到石霜但隨衆而已更不參請衆僉謂
古侍者嘗受雙峯印記往往聞于石霜石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
其便師因辭石霜石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曰古侍者師迴首石
霜曰擬著即差是著即乖不擬不是亦莫作个會除非知有莫能
知之好去好去師應喏喏即前邁尋屬雙峯歸寂師乃繼續
住持僧問和尚當時祗對石霜石霜恁麼道意作麼生師曰只
教我不著是非 玄覺云且道他會石霜意不會
前徑山第三世洪諲禪師法嗣
洪州米領和尚尋常垂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審是什麼莫過
於此師曰不出是 其僧後問長慶為什麼不出是慶云汝擬喚作什麼
前揚州光孝院慧覺和尚法嗣
道歡禪師廬州人也姓劉氏初參侍覺和尚便領悟微言即於潮
南大光山剃度暨化緣彌盛受請上昇州長慶禪苑師一日上堂
謂衆曰彌勒世尊朝入伽藍暮成正覺乃說偈曰三界上下法我

說皆是心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者他恁麼道也太殺惺々若
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尽如印印泥更無前
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為等閑業識茫々蓋為迷己逐
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仏再轉法輪世尊咄文殊言吾四十
九年住世不曾一字與人汝請吾再轉法輪是謂吾曾轉法輪
也然今時衆中建立个賓主問答事不獲已蓋為初心尔僧問
如何是長慶境師曰闍梨履踐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古
人豈不道今日三月三僧曰学人不會師曰上人不須說我法妙難
思便下坐咸平二年敀寂
懷讓禪師第六世
前仰山南塔光涌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全付禪師吳郡昆山人也父賈販師隨至豫章聞禪
會之盛遂啓求出家即詣江夏投清平大師清平問曰汝來
何求曰求法也清平異而攝受之尋登戒度奉事殊謹直自謂
曰学無常師豈宜匏繫於此乎即辞抵宜春仰山礼南塔涌和尚
涌問從何而來師曰鄂州來涌曰鄂州使君名什麼曰化下不敢
相觸涌曰此地通不畏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試涌囅然而笑遂蒙
印可乃遊廬陵安福縣宰為建應國禪苑迎以聚徒本道上聞
賜名清化焉僧問如何是和尚急切為人処師曰朝看東南
暮看西北僧曰不會師曰徒誇東陽客不識西陽珍問如何是
正法眼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牀也師後因同里僧勉還故國錢
文穆王特加禮重晉天福二年丁酉歲錢氏戍將闞雲峯山建
院亦以清化為名法侶臻萃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華表
柱頭木鶴飛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
曰眼裏瞳人吹叫子問和尚年多少師曰始見去年九月九如今又見
秋葉黃僧曰恁麼即無數也師曰問取黃葉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六

傻般字滿盃紅問云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長江無間斷聚沫
任風飄曰還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即不無僧曰如何祭祀師曰漁
歌舉棹谷裏聞聲至忠獻王賜以紫方袍師不受王改以衲衣
仍號紙一禪師師曰吾非飾讓也慮後人倣吾而逞欲耳漢開運
四年丁未秋七月示疾安然坐逝有大風震摧林木壽六十六臘四十五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新羅人也問如何是芭蕉水師曰冬溫夏
涼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進前三步僧曰用者如何師曰退後三步問
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只恐闍梨不問師上堂謂衆曰會麼相
悉者少珍重問不語有問時如何師曰未出三門千里程問如何
是自己師曰望南看北斗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知曰知个什
麼師曰建州九郎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赤幡在左師問僧近離
什广处曰請師試道看師曰將謂是舶上商人元來是當州小
客問不問二頭三首請師直指本來面目師默然正坐問賊來須

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一緉破草鞋曰
只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問北
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師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一二
三四五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師曰千年茄子根曰出興後如何師曰
金剛努出眼師上堂良久曰也大相辱珍重
韶州昌樂縣黃連山義初號明微大師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
請師開口不答話師曰寶華臺上定古今曰如何是寶華臺上定
古今師曰一點墨子輪流不移曰學人全體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靈
覺雖轉空華不墜問古路無蹤如何進步師曰金烏遠須彌元点
劫同時曰怎麼即得達於彼岸也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廣南
劉氏嚮師道化請入府內說法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
兩鏡相照萬象歷然曰法王心要達磨西來五祖付與曹谿自此不
傳衣鉢未審碧玉階前將何付囑師曰石羊水上行木馬夜翻駒

曰恁麼我王有感萬國歸朝師曰時人尽唱太平歌問如何是佛師曰
胷題卍字背負圓光僧問如何是道師展兩手示之僧曰佛之
與道相去幾何師曰如水如波
韶州慧林鴻究號妙濟大師有僧問千聖常行此路如何是此路
師曰果然不見問魯祖面壁意如何師曰有什麼雪處問如何是
急切事師曰鈍漢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諸方例大問定慧
等学明見理性如何師曰新修梵字

前仰山西塔光穆禅師法嗣

吉州資福如寶禅師僧問如何是應機之句師黙然問如何是
玄旨師曰汝與我掩却門問魯祖面壁意作么生師曰勿交涉問
如何是從上真正眼師搥胷曰蒼天蒼天僧曰借問又何妨師曰困
問遮个還受学也無師曰未曾钁地栽虚空問如何是衲僧急
切處師曰不過此問僧曰学人未問已前請師道師曰噫問諸方
盡皆妙用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師曰噫問古人拈搥竪拂此理如何
師曰瘂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彈指一聲又展開兩手僧曰如
何領會師曰不是秋月明子自横行八九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飯後三椀茶師一日拈起蒲團示衆云諸仏菩薩及入理聖人
皆從遮裏出便擲下擘胷開曰作么生衆無對問学人創入
叢林一夏將未未蒙和尚指教願垂提拯師托開其僧乃曰老僧
自住持來未曾瞎却一僧眼師有時生良久周視左右曰會麼衆
曰不會師曰不會即謾汝去也師一日將蒲團於頭上曰汝諸人恁
麼時難共語衆無對師將坐却曰猶較些子

前灌谿志閑禅師法嗣

池州魯祖山教和尚僧問如何是同前事師曰絲竹未將爲樂器
架上葫蘆猶未收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問如
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曰金香山下鐵崑崙問如何是高峯

孤宿底人師曰半夜日頭明日午打三更問如何是格外事師曰化
道緣終後虛空更那边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大鈍生僧曰不
是鈍根直下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靈機未曾論边際執法無边
在暗中問如何是学人着力処師曰春来草自青月上已天明曰
如何是不着力処師曰崩山石頭落平川燒火行

魏府興化存奬禪師法嗣

汝州寶應和尚(亦曰南院第一世住禪師)上堂示衆曰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
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其僧乃掀禪牀師曰
遮瞎驢便棒師問僧近離什麼処曰長水師曰東流西流曰總不
恁麼師曰作麼生僧珍重師打之趂下法堂僧到参師擧拂子
僧曰今日敗闕師放下拂子僧曰猶還有人在師乃棒之師問僧
近離什麼処曰近離襄州師曰来作什麼曰特来禮拜和尚師曰
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什麼僧又
喝師乃棒之其僧礼拜師曰遮棒本分汝打我我且打汝三五棒要
此話大行思明和尚来住西院時到参礼拜後白曰别無好物人事
從許州買得一口江西剃刀来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来什麼処得
江西剃刀明把師手搯一下師曰侍者收取明拂袖而去師曰阿剌
剌師上堂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
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相見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此
猶未是某甲問處師云汝問処作麼生僧云失師乃打僧不肯其僧
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擧前因緣一僧云當時南院棒折那僧聞
此語忽然大悟方見南院答話処其僧却来汝州省覲値師已遷
化乃訪風穴風穴認得便問上座是當時問南院啐啄同時話
底麼僧云是穴云會也未僧云會也穴云你當時作麼生會僧云
某甲當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云你會也

前寶應沼和尚法嗣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有人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荊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獾兒貉子問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機曰和尚慈悲何在師打之僧從漪到法席旬日乃曰莫道會佛法人覓个举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漪〻举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從漪〻復近前師曰適来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又曰上座且遮裏過夏共汝商量遮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举前語曰我行脚時被悪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下三个錯更待留我過夏商量我不說恁麼時錯我當發足擬向南去便知道錯了也（首山省念和尚云據天平作恁麼會話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獾音歡 貉野豕）

寶壽和尚（第二世住）有僧問如何是祖師曰面黑眼白問𨁝倒化城時如何師曰死漢不斬僧曰斬師乃打

前三聖慧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有僧問除上去下請師便道師曰我開口即錯僧曰眞是学人師師曰今日向弟子手裏死

淄州水陸和尚有僧問如何是学人用心處師曰用心即錯僧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勿用處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便喝問挾路相逢時如何師便攔胸托一托

前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廬州大覺和尚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什麼鳥獸銜華師曰有恁麼畜生曰見後為什麼不来銜華師曰無恁麼畜生

廬州澄心院旻德和尚在興化時遇興化和尚示衆云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力直入更莫如何若何師便出礼拜起而喝興化亦喝師再喝化亦喝師乃作礼歸衆化云是旻德今夜較却興化二十棒然雖如是是他旻德會且不是喝

汝州南院和尚問匹馬單槍来時如何師曰待我斫棒問上上根器

人還搯否師曰搯僧曰便請師搯師曰且得平交師問新到僧
近離什麼处曰漢上師曰汝也罪過我也罪過僧無語師見新
到僧乃搊住曰作麼生作广生僧無對師曰三十年弄馬伎
今日却被驢撲（一字馬伎 又作弄馬騎）有僧新到師曰敗也乃拖下拄杖
僧曰恁麼語話師便打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二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三

懷讓禪師及曹谿別出共七十七人（懷讓禪師第七世至第九世 曹谿別出第二世至第六世）

懷讓第七世一十一人（七世作九世）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法嗣四人

郢州興陽清讓禪師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已上二人見）

郢州興陽義深禪師　芭蕉山第二世住遇禪師（已上二人不錄）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四人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　吉州福壽和尚

潭州鹿苑和尚（已上三人見錄）　潭州報慈德韶師（一人不錄）

洪州寶應和尚法嗣一人（即南院顒也）

汝州風穴延昭禪師（一人見）

汝州南院思明禪師法嗣一人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一人見）

韶州慧林鴻究禪師法嗣一人

韶州靈瑞和尚 一人見

懷讓第八世六人

汝州風穴延昭禪師法嗣四人

汝州廣慧眞禪師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 已上二人見录

鳳翔長興和尚

潭州靈泉和尚 已上二人不录

潭州報慈歸眞大師德韶法嗣二人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 已上二人見录

懷讓第九世一人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一人

汾州善昭禪師 一人見录讚頌附卷末

曹谿別出第二世三十人

羅浮山定眞禪師法嗣一人

羅浮山靈運禪師 一人不录

制空山道進和尚法嗣一人

并州玄覺禪師 一人不录

韶州下回田善快和尚法嗣一人

善悟禪師 一人不录

司空山本淨和尚法嗣一人

中使楊光庭 一人不录

緣素和尚法嗣二人

韶州小道進禪師

韶州遊寂禪師 已上二人不录

祇陀和尚法嗣一人

衡州道倩禪師 一人不录

南陽慧忠國師法嗣五人

吉州耽源山眞應禪師 一人見录

唐肅宗皇帝

唐代宗皇帝　開府孫知古

鄧州香嚴惟戒禪師　已上四人不录

洛陽荷澤神會大師法嗣一十八人

黃州大石山福琳禪師　懷安郡西隱山進平禪師

磁州法如禪師　已下沂水者福琳禪師下可入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　已上六人不录

澧陽慧演禪師　河陽懷空禪師

南陽圓震禪師　宜春廣敷禪師

江陵行覺禪師　五臺山神英禪師

五臺山無名禪師　南嶽皓玉禪師

宣州志滿禪師　洺州朗禪師

廣陵靈坦禪師　寧州通隱禪師

益州南印禪師　河南尹李常　已上一十六人不录

下回田善悟禪師法嗣一人

曹谿別出第三世九人

潭州無學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录

衡州道倩和尚法嗣一人

湖南如寶禪師　一人不录

耽源山真應和尚法嗣一人

吉州貞遂禪師　一人不录

磁州法如和尚法嗣一人

荊南惟忠禪師　一人不录

河陽懷空和尚法嗣一人

蔡州道明禪師　一人不录

烏牙山圓震禪師法嗣二人

吳頭陀　四面山法智禪師　已上二人不录

五臺山無名禪師法嗣一人

五臺華嚴澄觀大師 一人不録

益州南印和尚法嗣一人

義俛禪師 一人不録

曹谿別出第四世五人

荊南惟忠禪師法嗣四人 忠禪師亦名南印

道圓禪師　益州如一禪師

奉國神照禪師　廬山東林雅禪師 已上四人不録

吴頭陀法嗣一人

玄圓禪師 一人不録

曹谿別出第五世四人

遂州道圓禪師法嗣一人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 一人見録

奉國神照禪師法嗣三人

鎮州常一禪師　滑州智遠禪師

鹿臺玄邃禪師 已上三人不録

曹谿別出第六世一十一人

圭峯宗密禪師法嗣六人

圭峯溫禪師　慈恩寺太恭禪師

興善寺大錫禪師　萬乘寺宗禪師

瑞聖寺覺禪師　化度寺仁瑜禪師 已上六人不録

鹿臺玄邃禪師法嗣一人

竜興[illegible]禪師 不録

滑州智遠禪師法嗣四人

彭門番用禪師　圓紹禪師

上方眞禪師　東京法志禪師 已上四人不録

懷讓禪師第七世

前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清讓禪師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師曰其問甚諦當僧曰旣是坐道場爲什麼不得成佛道師曰爲伊不成佛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良久曰會麼僧曰學人不會師曰話道語下無聲擧揚奧旨丁寧禪要如今會取不須別後消停

前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和尚見古人得何意旨便歇去師作圓相示之問如何是古人歌師作圓相示之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未具世界時闍梨亦在此問百丈卷席意如何師良久問古人道前三々後三三意如何師曰汝名什麼曰某甲師曰喫茶去師謂衆曰隔江見資福刹竿便迴去脚跟也好與三十棒況過江來時有僧才出師曰不堪共語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

吉州福壽和尚僧問祖意教意同別師乃展手問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未審釋迦騎什麼師擧手云邪々

潭州鹿苑和尚僧問餘國作佛還有異名也無師作圓相示之問如何是鹿苑一路師曰吉獠舌頭問將來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南嶽石橋僧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拄杖頭鞋師上堂展手云天下老和尚諸上坐命根摠在遮裏有一僧出云還收得也無師曰天台石橋側僧曰某甲不恁麼師曰伏惟尚饗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須彌山倒曰如何是迦葉不聞々師曰大海枯竭

前汝州寶應和尚法嗣（亦曰南院）

汝州風穴延昭禪師餘杭人也初發迹於越州鏡清順德大師未臻堂奧尋詣襄州華嚴院遇守廓上坐即汝州南院侍者也乃密採南院宗旨後至南院初見不禮拜便問入門須辨主端的

請師分南院以左手拊膝師喝南院以右手拊膝師又喝南院舉左
手曰遮个即從闍梨又舉右手曰遮个又作麼生師曰瞎南院擬拈
拄杖次師曰作什麼奪拄杖打著老和尚莫言不道南院曰三十
年住持今日被黃面浙子上門羅織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
詐道不飢南院曰闍梨幾時曾到南院來師曰是何言歟南院曰老
僧端的問汝師曰也不得放過南院曰且坐喫茶師方敘師資之禮
自後應潙仰之懸記出世聚徒南院法道由是大振諸方矣師上
堂謂眾曰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
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太司下青道卜〻留至[illegible]
觀汝諸人應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岐與汝一時掃卻直教
箇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
即瞎卻渠眼師又赴郢州衙內昇座示眾云祖師心印狀似鐵
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秖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

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
不搭印師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卻嗟蛙步驟泥沙（郁名事苑云蛙當作洼 馬出於渥水也風穴二府）
（洼騍者以良馬出清水而反驟臥於泥沙之中是其 意也伊録謂洼者蛙蟆也豈能爲馬者而驟臥那驟張扇切）陂佇思師喝云長老何不進陂
擬議師打一拂子云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
主云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云見什麼道理牧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師便下
座上堂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超然迥出威音外翹足徒勞讚
底沙（本生經云過去久遠有佛名曰底沙時有二菩薩一名釋迦二名彌勒是佛觀見之心未成熟而諸弟子心皆純 熟如是思惟一人之心易可速化衆人之心難可疾治即上雪山入寶窟中入火禪定時釋迦菩薩作外道
仙人上山採藥見底沙佛見已歡喜心生敬信翹一腳立叉手向佛一心而觀目未曾眴七日七夜以一偈讚佛 曰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界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於是超越九劫於九十一劫得
阿耨菩提）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
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當堂照月影娥眉𩓞（四米切 傾頭也）
面看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問未曉玄旨請師直指師曰
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不從天上輥
任向地中埋問如何是佛師曰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

禪問如何是露慧劒師曰不斬死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天魔
膽裂僧曰磨後如何師曰斬轅無道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
不在圓天(一作国天)且居美里問承肩本成便翳病帚絹明珠事若何師
曰為山登九仞捻土定千均僧曰如何師曰如何問于木奉文侯知心
有幾人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潦倒還聽稚子歌問如何是清
涼山中主師曰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問句不當機如
何顯道師曰大鼎縱圍天日輪不當午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鶴
有九皐難着翔翼馬無千里謾追風問如何是佛師曰勿使異人
聞問未有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帝能長嘯歸家着短衣問夏
終今日師意如何師曰不憐鵝護雪且喜臘人冰問飲鄉無路時如
何師曰平窺紅爛處暢殺子平生師赴州衙請上堂有僧問人
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大舜遶林泉世間無憂喜(或作有喜)僧曰
共譚何事師曰虎豹巖前曾宴坐隼鷹兎裏播眞宗問摘莽尋

枚師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赴供凌晨入閙堂(或作塵)帶雨歸囘
乞有所問盡是捏怪請師直截根源師曰罕逢穿耳客多遇刻
舟人問正當恁麽時如何師曰盲龜值木雖優穩枯木生華物
外春問如何是密室中事師曰出袖(當作設)譚今古回顏獨皺眉問驪
龍頷下珠如何取得師曰曾向海邊乾竹刺直至如今治素琴問大
舸搖空如何舉棹師曰向在不點胷渾家不喜見問進退風難把
捉前程事若何師曰波斯衣褻(亦長)解問誕生王子還假及第否師
曰一句擬先禪子問(或作訝)三緘恐負古人機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
音人時如何師曰披莎側笠千峰裏引水澆蔬五老前問刻舟求
不得當體事如何師曰大勲不竪賞柴棄草自深問從上古人
印印相契如何是印底眼師曰輕覊道者知機變拈與雷落龜拭
淚巾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師曰出岫拂開龍洞雨汎波僧濟
錚囊花問最初自恣合對何人師曰一把香然於未下六環金錫

響𢹂空 問西祖傳來 請師端的 師曰 一犬吠虛千猱啀實（猱當作獿奴刀切獿犬是也獿獶也非義 啀音崖犬鬬欲） 問王道與佛道相去幾何 師曰 蝦蚼吠時天地合 木雞啼後祖燈輝 問祖師心印狀式 師曰 祖月凌空圓聖智 何山松檜不青 人間大衆雲集 請師說法 師曰 赤脚人趁兔 着靴人喫肉 問不曾博覽空王教 略借玄機試道看 師曰 白玉無瑕 卞和刖足 問如何是無爲之句 師曰 寶貝獨當斬頭 紅光爍大虛 問如何是臨機一句 師曰 因風吹火 用力不多 問素面相呈時如何 師曰 拈却蓋面帛 問如何是衲僧氣息 師曰 藤行肘步 大衆見之 問紫菊半開秋已至 月圓當户意如何 師曰 月生蓬島人皆望 昨夜遭霜子不知 問如何是直截一路 師曰 直截迂曲 問如何是師子兒 師曰 阿誰要汝野干鳴 問如何是歸實之言 師曰 心懸壁上 問心不能緣 口不能言時如何 師曰 逢人但恁麼擧 看問龍清潭透時如何 師曰 昇駿捺尾 問住性浮沉時如何 師曰 牽牛不入欄 問有無俱無去處時如何 師曰 三月懶遊花下路 一家愁閉雨中門 語默涉離微（肇法師寶藏論離微體淨云其入離其出微知入離外塵無所依知出微內心無所爲 諸見不能移外塵無所依才有不能[redacted]萬有不能羈想慮不乘馳諸見不能移寂滅不思議可謂 本淨體微也據入名離約用故名微混而爲一无離 无微體淨不可染无染故無淨體微不可有无有故无无）如何通不犯 師曰 常憶江南三月裏 鷓鴣啼處百花香 問百了千當時如何 師曰 不許夜行 投明須到 問無地容身時如何 師曰 熊耳塔開無叩客 僧曰 如何即是 師曰 快須斬却 問盡大地人來一時致問 如何祗對 師曰 伯牙（或作）斷琴韻少知音 問失堀逼佛時如何 師曰 大家保護萬廻愍 問心印未明 如何得入 師曰 雖聞酋帥投降款 未見牽手納璧來 問如何是臨濟下事 師曰 桀犬吠堯 問如何是齧鏃事（太平廣記 隋末有督君謨者 善閉目而射 志其目則中目 志其口則中口 有王靈智者 學射於謨 以爲曲盡其妙 欲射殺謨 獨擅其美 謨執一短刀 箭來輒截之 唯有一矢 謨張口承之 遂齧其鏑 笑曰 汝學三年 吾未教汝齧鏃之法）師曰 孟浪借辭論馬角 問不修定慧爲什麼成佛無疑 師曰 金雞專報曉 漆桶黑光生 問一念萬年時如何 師曰 拂石僊衣破 問洪鍾未擊時如何 師曰 充塞無不韻 太平妙名幽致豈能分稽 曰擊後如何

師曰石壁山河無障礙消開後好治聞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壽山水尽山無尽問大人相為什麼不具足師曰鵓梟夜半欺鷹
隼問古今才分請師密要師曰截却重舌問如何是大人相師
曰赫赤窮窮僧曰未審和尚二時如何師曰攜籮挈杖問如何是
是賓中主師曰入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迴鑾兩曜新
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礱三
尺刃待斬不平人問如何是鑁頭边事師曰山前一片青問如何
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西域記云昔摩竭陀國有婆羅門聞釋迦佛身長丈六常懷疑惑未之信也乃以丈六竹杖欲量佛身恒於杖端出過丈六如是增高莫能窮實遂投杖而去因植根焉今竹林脩茂被山滿谷）師於大宋開寶六年癸酉八月旦日
昇座說偈至十五日跏趺而化前一日手書別檀越壽八十七臘五十九

前洪州西院思明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乃問曰擬問不問時如何西院便
打師良久西院云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言下大悟僧問師唱誰
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山前無異路

前韶州慧林鴻究禪師法嗣

韶州靈瑞和尚有人問如何是佛師喝云汝是村裏人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十萬八千里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坐却毘盧頂出沒太虛中

前風穴延昭禪師法嗣

汝州廣慧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廣慧境師曰小寺前頭資慶後
問如是和尚家風師曰杖（竹也詳切）鑁子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人也姓狄氏受業於本郡南禪院得法
於風穴初住首山為第一世開堂日有僧問曰師唱誰家曲宗風
嗣阿誰師曰少室岩前親掌視僧曰更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
今也要大家知師謂衆曰佛法付與國王大臣有力檀越令燈
燈相然相續不斷至于今日大衆且道相續个什麼師良久又曰今
日須是迦葉師兄始得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截斷千江

曰萬仞峯前始得么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一任衆人看僧曰如何
是境中人師曰喫捧得也未僧礼拜師曰且待別時問如何是
祖師西来意師曰風吹日炙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行履師曰章
犁拽杷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孤峯無宿客僧曰未
審意旨如何師曰不是守株人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襄
縣五里僧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問諸聖說不到處請師
舉唱師曰萬里神光都一照誰人敢並日輪齊問一樹還開華也
無師曰開來久矣僧曰未審還結子也無師曰昨夜遭霜了問臨
濟喝德山捧未審明得什麼邊事師曰汝試道看僧喝師曰瞎
漢再喝師曰這瞎漢只麼亂喝作麼僧禮拜師便打問四衆圍
繞師說何法師曰打草驚蛇僧曰未審怎麼生下手師曰適來
幾合喪身失命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僧曰不得
者又如何師曰珠在什麼處問維摩默然文殊贊善未審此意如
何師曰當時聽衆必不如是僧曰未審維摩默然意旨如何師曰知
恩者少負恩者多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低
聲低聲僧曰如何受持師曰切不得汚染問世尊滅後法付
何人師曰好个問頭無人荅得問見色便見心諸法無形將何
所見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僧曰学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三日
看取問如人入京朝聖主只到潼關便却迴時如何師曰猶是
鈍漢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瞽兩
三千界問一句了然超百億如何是一句師曰到處舉似人僧曰
畢竟事如何師曰但知恁麼道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鎮州蘿
蔔重三斤問虛空以何為體師曰老僧在汝脚底僧曰和
尚為什麼在学人脚底師曰知汝是箇瞎漢問如何是玄中
的師曰有言須道却僧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也瞋問如何
是衲僧眼師曰此問猶不當僧曰當後如何師曰堪作麼問如

何得離衆緣去師曰千年一遇僧曰不離時如何師曰立在衆
人前問如何是大安舉人師曰不見有一法僧曰將何為人師
曰謝闍梨領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亂走作麼問一毫未
發時如何師曰路逢穿耳客僧曰發後如何師曰不用更遲
疑問無絃琴請師音韻師良久曰還聞麼僧曰不聞師
曰何不高聲問着向某人久処沈迷請師一接師曰老僧無
恁麼閑工夫僧曰和尚為什麼如此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
坐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嵩山安和尚僧曰莫便是和
尚極則処否師曰南嶽讓禪師問学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
曰闍梨到此多少時也僧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問有一人
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々即不無那个是誰僧曰今日風
高月冷師曰僧堂內幾人坐臥僧無對師曰賺殺老僧問如何
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狗吠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曰或在山間或在

樹下問曹谿一句天下人聞未審和尚一句什麼人得聞師曰不
出三門外僧曰為什麼不出三門外師曰舉似天下人僧問如何
是和尚不欺人眼師曰看々冬到來僧曰究竟如何師曰即便
春風至問遠聞和尚寸絲不挂及至到來為什麼有山可守師
曰道什麼僧喝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放汝二十棒師次住寶安山
廣教院亦第一世後徇衆請入城下寶應院（即南院第三世）三[illegible]
常發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示衆曰今年六十七老
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却來年事來年記着今朝日至四年
月日如時無爽前訖上堂辭衆仍說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
與非情共一真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是全身言訖安坐
日將昳而逝壽六十有八荼毘收舍利
前潭州報慈歸真大師德韶法嗣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速礼三拜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第三世住僧問佛界與衆生界相去多少師曰
道不得僧曰真个那師曰有些子問傘蓋忽臨於寶坐師今何
異鵲巢時師曰道不得僧曰即今底師曰輸汝一佛法

前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

汾州善昭禪師上堂請衆曰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
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
不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也須是个人始得
照用同時你作麽生當抵照用不同時你又作广生奏白侶用
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掘地覓青天曰何得如此師曰識取幽玄問
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庵前問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
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横海上拔劍攪龍門曰如
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鐘

曹谿別出第二世

前南陽慧忠國師法嗣

吉州耽源山真應禪師為國師侍者時一日國師在法堂中師入來
國師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却廻國師曰適來意怎麽生
師云向阿誰説即得國師曰我問你師云什麽處見某甲師又問
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个護身
符子作麽異日師攜籃子歸方丈國師問籃裏什麽物師曰青
梅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國師曰青在爭堪供養師曰以此
表獻國師曰佛不受供養師曰某甲只恁麽和尚如何國師曰我
不供養師曰為什麽不供養國師曰我無果子百丈海和尚在泐
潭山亭東次師曰車在遮裏牛在什广処海斫額師乃拭目麻
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谷与師一摑師曰想汝未到
此境國師講曰設齋有僧問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曰又
用設齋作麽師曰不斷世諦

洛陽荷澤神會大師法嗣
黃州大石山福琳禪師并州人也姓元氏本儒家子幼歸釋氏就玄
靜寺謙着禪師剃度登戒遊方遇荷澤師示無念靈知不從緣
有即煥然見諦後抵黃州大石山結庵而居四方禪侶依之甚衆
唐興元二年入滅壽八十有二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并州人也姓周氏初謁荷澤和尚服勤左
右荷澤一日謂之曰汝名光宝名以定體宝即已有光非外來縱汝
意用而無少乏長夜蒙照而無間歇汝還信否師曰信則信矣未
審光之與寶同耶異耶荷澤曰光即寶寶即光何有同異之名
乎師曰眼耳緣聲色時爲復抗行爲有迴互荷澤曰抗互且置汝指
何法爲聲色之體乎師曰如何所說即無有聲色可得荷澤曰汝若
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聖平等如幻抗行迴互其理昭
然師曰是領悟礼辭而去初隱沂水蒙山唐元和二年圓寂壽年九十

曹溪別出第五世
前遂州道圓禪師法嗣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果州西充人也姓何氏家本豪盛髫齓通
儒書冠歲探釋典唐元和二年將赴貢舉偶造圓和尚法席欣然
契會遂求披削當年進具一日隨衆僧齋于府吏任灌家居下位
以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覽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之旨告于
圓圓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諸佛授汝耳行矣無自滯於
一隅也師涕泣奉命礼辭而去因謁荊南張禪師(南印)張曰傳教
人也當宣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奉國神照)照曰菩薩人也誰能
識之尋抵襄漢因病僧付華嚴疏即上都澄觀大師之所撰也
師未嘗聽習一覽而講自欣所遇曰向者諸師述作罕窮厥
旨未若此疏辭源流暢幽賾煥然吾禪遇南宗教逢圓覺一
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今復偶茲絕筆鑿竭于

懷既講終思見蹤主時屬門人大恭断臂請思師先齎書上尚
主遂叙師資往復慶慰尋大恭痊損方随侍至上都執弟子之
礼觀曰毘盧華蔵能随我遊者其汝乎師頂觀之室雖日新其
德而認筌執象之患永亡矣北遊清凉山廻住鄠縣草堂寺未
幾復入寺南圭峯蘭若大和中徵入内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
歸幕惟相公裴公休深入堂奥受教為外護師以禪教学者
亙相非毁遂著禪源諸詮寫録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
理文字句偈集為一蔵（或云一百巻）以貽後代其都序略曰禪是天竺之
語具云禪那翻云思惟修亦云静慮皆是定慧通称也源者是
一切衆生本覚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
定慧通名為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
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
述作多譚禪理少説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但目真性為禪
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真性別有禪體
但衆生迷真合塵即名散亂背塵合真名為禪定若直論本性
即非真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乱誰言禪乎況此真性非唯是
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
故名如來蔵蔵識（出楞伽経）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等経）亦是
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網経心地門品云是諸佛之本源行菩薩道之根本是大衆諸仏子之根本也）萬行不
出六波羅蜜禪門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真性為
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為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
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学人欲求聖
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浄土亦修十六
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又真性即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則
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
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

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菩提失即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眾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脫

欲解他縛為法忘於軀命愍人切於神情（亦如淨名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故每歎人與法差法為人病故別撰經律疏論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學雖多秉志者少況迹涉名相誰辨金鍮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眾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云前後者中間被敕追入內住城二年方却表請歸山也）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慧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眾禪偈撮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眾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裴休為之序曰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少局

多數十年矣師法益壞以承稟為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為干戈
互相攻擊情隨函音含矢而遷變周礼曰函人為甲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函人惟恐傷人矢人惟恐不傷人盖所習之術使然也今之學者但隨
宗徒彼此相非耳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
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峯大師久而
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
門融缾盤釵釧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
順荀子云如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據會要而來者同趣周易略例云処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都序據圓教以印諸宗
雖百家亦學所不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真妄之和合
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異同遮表之迴互權實之淺
深通局之是非蓋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迴照疑曀盡除順佛
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會教之
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自世尊演教至今自會而通之能事方畢
或曰自如來未甞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

擬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答曰如來初雖別說三乘後乃通為一
道三十年前說小乘或說空教或說相教或說性教聞者各隨根證悟不相知也四十年後靈山會而會三乘諸相歸一性前後之軌則也故涅槃經迦葉菩薩曰
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
愚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
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涅槃圓教和會諸法
唯簡別魔說及外道邪宗耳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師又著圓覺大小二疏鈔法界觀門原人等論皆裴休為之序別盛行於世師
會昌元年正月六日於興塔院坐滅二十二日道俗等奉全身于圭
峯二月十三日荼毗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之皆得於煨燼乃
藏之石室壽六十有二臘三十四遺誡令舁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
之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其餘住持儀則
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持服四衆數千百人哀泣喧野暨宣
宗再闡真教追謚定慧禪師塔曰青蓮蕭俛相公呈己見解請
禪師注釋曰荷澤云見清淨體於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

皆於見上一時起用名為慧眼若當眞如相應之時（善惡不息空有不忘）萬化寂滅
（萬法俱從思想起念而生皆是虛空故云化也既一念不生則萬法不起故不待泯之自然寂滅也）此時更無所見（般若獨照夢智皆亡）三昧諸波羅蜜
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得（散亂與三昧此岸與彼岸是相待對治之說若怨無念見性無生則定亂眞妄一時空寂故無所得也）不審此是
見上一時起用否（然見性圓明理絕相界即絕相為妙用住相為執情於八萬法門一智千一法有為塵法空為一用故云見清淨體則一時起用矣）望於此後
示及俛狀答史山人十門（問答若是一本今參而寫之）一門云何是道何以修之為復
必須修成為復不假功用答無礙是道覺妄是修道雖本圓妄
起為累妄念都盡即是修成二問道若因修而成即是造作便
同世間法虛偽不實成而復壞何名出世答造作是結業名虛
偽世間無作是修行即眞實出世三問其所修者為頓為漸
漸則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頓則萬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答眞
理即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股體已
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而志氣方立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為當
悟心即了為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南宗頓旨若悟

即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答識氷池而全水藉陽氣而鎔消
悟凡夫而即眞資法力而修習氷消則水流潤方呈漑滌之功妄盡
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五問若但修心而
得佛者何故諸經復說必須莊嚴佛土教化衆生方名成道答
鏡明而影像千差心淨而神通萬應影像類莊嚴佛國神通
則教化衆生莊嚴而即非莊嚴影像而亦色非色六問諸經皆
說度脫衆生且衆生即非衆生何故更勞度脫答衆生若是實
度之則為勞既自云即非衆生何不例度而無度七問諸經說佛
常住或即說佛滅度常即不滅滅即非常豈不相違答離一切
相即名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見出沒者在乎機緣人人應則
菩提樹下而出現機緣盡則娑羅林間而涅槃其猶淨水無心
無像不現像非我有蓋外質之去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
八問云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既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

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邪答既忘盡化化即是空寂即無生何誥生義生滅〻已寂滅為真忍何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九問諸佛成道說法祇為度脫衆生衆生既有六道佛何祖住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七祖每代祇傳一人既云於一切衆生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授不普答日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普是障隔之咎也度與不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揀於鬼畜但人道能結集傳授不絶故秖知佛現人中也滅度後委付迦葉展轉相承一人者此盡論當代為宗教主如土無二王非得度者唯爾數也十問和尚因何發心慕何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地地住今住心邪修心邪若住心妨修心若修心則動念不安云何名為學道若安心一定則何異定性之徒伏願大德運大慈悲如理如〻次第為說答覺四大如坏幻達六塵如空華悟自心為佛心

見本性為法性是發心也知心無住即是修行無住而知即為法味若著於法斯為動念故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今無所住不染不著故如人有目及日光明見種〻法豈為定性之徒既無所住着何隨處所又山南溫造尚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者答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為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〻不昧了〻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真理雖然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為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為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

隨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即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為長易麤為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隨機應現千百億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為佛護對釋曰馬鳴菩薩撮略百本大乘經宗旨以造大乘起信論論中立宗説一切衆生心有覺義不覺義覺中復有本覺義始覺義上所述者雖但約照理觀心處言之而法義亦同彼論謂從初至與佛無殊是本覺也從但以無始下是不覺也從若能悟此下是始覺也始覺中復有頓悟漸修從此次至亦所去無是頓悟也從然多生妄執下是漸修也漸修中從初發心乃至成佛有三位自在從此至隨意寄託者是受生自在也從若愛惡之念下是變易自在從若微細流注下至末是究竟自在也又從但可以空寂為自體至自然業不能繫正是悟理之人朝暮行心修習止觀之要節也宗密先有八句之偈顯示此意曾於尚書處誦之奉命解釋今謹注釋如後偈曰

作有義事是惺悟心（義謂義理非謂仁義恩義意明凡所作為先詳利害須有所以當於道理然後行之方非謂顛狂之人也然佛法中有三種義即可為之一資益色身之事謂衣食醫藥房舍等世間義也二[illegible]謂戒定慧六波羅蜜等第一義也三弘正法利濟群生乃至為法營辦緣事通世出世也）

作無義事是狂亂心（謂凡所作為若不緣上三般事即名無義也是狂亂者且如世間醉人狂人所作所為不量是非今既不擇有何義利但從情妄念要為即為故如狂也上四句述業因也下四句明受果報云）

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既隨妄念發作即作不以悟理之智揀擇是非猶如狂人故臨終時於業道被業所引受當來報）（故圭峰解狂云無明即主貪愛魔王役使身心策如僮僕）

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情中欲作[illegible]即須便止情中不欲作而照理相應即須便作但由是非之理不由愛惡之情即臨命終時業不能繫隨意自在天上人間也適來言之但明著之間所作被情塵所牽即臨終被業所牽而受生者所作所為由於覺智不由情塵即臨終由我自在而受生不由業也當知欲驗臨終受生自在不自在但驗尋常行心於塵境自由不自由）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三

景德傳燈錄第十四

吉州青原山行思禅師法嗣

第一世一人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 一人見

第二世二十人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法嗣二十一人

荆州天皇寺道悟禅師　京兆尸利禅師

鄧州丹霞山天然禅師　潭州招提寺慧朗禅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禅師　澧州藥山惟儼禅師

潭州大川和尚　汾州石樓和尚

鳳翔法門寺佛陀和尚　潭州華林和尚

水空和尚 已上十人見　潭州長髭曠禅師

潮州大顛和尚　寶通禅師

海陵大辨禪師　涪涇和尚
衡州道詵禪師　漢州常清禪師
福州碎石和尚　商州商嶺和尚
常州義興和尚 已上八人不录

第三世二十三人
荆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一人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 人見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七人
京兆翠微無学禪師　丹霞山義安禪師
吉州性空禪師　本童和尚
米倉和尚 已上五人見录　揚州六合大隱禪師
丹霞山慧勤禪師 已上三人不录
藥山惟儼和尚法嗣十人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　宣州椑樹慧省禪師
藥山高沙彌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
鄧州涇源山光虙禪師　藥山夔禪師
宣州落霞和尚　朗州刺史李翱
潭州長髭曠禪師法嗣一人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 人見
潮州大顛和尚法嗣二人
漳州三平山義忠禪師 人見　吉州著山和尚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二人
僊天和尚　福州普光和尚

行思禪師第一世
石頭希遷大師瑞州高要人也姓陳氏母初懷娠不喜葷茹師雖

在後提不復保毋飯冤然諾自許郷洞撩民畏鬼神多淫祀殺
牛釃酒習以為常師輙往毀祠叢奪牛而歸歲盈數十郷老不能
禁後直造曹谿六祖大師度為弟子未具戒屬祖師圓寂稟
遺命謁于廬陵青原山思禪師乃攝衣從之 録傳語句如思禪師章叙之
一日思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云曰若恁麼大
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遮裏去終不少他事思甚然之師於
唐天寶初荐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
石頭和尚師一日上堂曰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達佛之
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
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
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
不備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
得否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如何

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師問
新到從什麼處來僧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僧曰見師乃
指一橛柴曰
從彼荷負一橛柴来豈不是有力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学人不會師曰我
更不會大顚問師古人云道有道無是二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
除个什麼師却問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來顚曰無遮个師曰若恁
麼即汝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
上更有轉身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問如何是禪師曰碌塼又
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自餘門属領旨所有問荅各於本章出
焉師著參同契一篇辭旨幽濬頗注解大行於世南嶽鬼神多
顯迹聽法師皆與授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梁端廣闡玄化
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並湊二大士之門矣貞元六
年庚午十二月二十五日順世壽九十一臘六十三門人建塔于東嶺長

慶中謚無際大師塔見損

行思禪師第二世

前石頭希遷法嗣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人也姓張氏神儀挺異幼而生知長而神儁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誓志損減飲膳日才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剃二十五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為勇猛或風雨昏夜宴坐丘塜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禪師受心法服勤五載唐大歷中抵鍾陵造馬大師重印前解法無異說復住二夏乃謁石頭遷大師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石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个什麼曰如何明得石頭曰汝還撮得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石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边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石頭曰我早知汝來處曰師何以贓誣於人石頭曰汝身見在曰雖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石頭曰汝道阿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於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鏊殫其迹後卜于荊州當陽紫山（五百羅漢翔之地也）学徒依附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時崇業寺上首以狀聞于連帥迎入郡城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寺僧靈鑒將修復謀乃曰苟得悟禪師為化主必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輿而至遂居天皇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礼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于此席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僧曰爭柰学人疑滞何師曰何不問老僧僧曰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師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典座近前師曰會麼對曰不會師乃拈枕子抛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塔于郡東（案言尊者曰荊州天皇寺道悟禪師如傳灯録所載是）

曰道悟得法於石頭所居天皇婺州東陽人姓張氏年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披剃年二十五杭州竹林寺受具且首謁徑山國一禪師服勤五年大曆中抵鍾陵謁馬大師經二夏乃造石頭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壽六十臘三十五及觀達觀穎禪師所集五家宗派則曰道悟嗣馬祖引唐丘玄素所撰碑文幾千言其畧曰師号道悟渚宮人姓崔氏子玉後胤年十五於長沙寺礼雲翥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律德得尸羅謁石頭和寂二年無所契悟乃入長安親忠國師三十四與侍者應真南還謁馬大師大悟於言下祝曰他日莫離舊處故復還渚宮元和十三年戊戌歲四月初示疾十三日歸寂壽八十二臘六十三考其傳正如丙濛然玄素所載曰有傳法一人崇信住澧州龍南岳讓禪師碑唐闍人歸登撰列法孫數人千後有道悟名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兼禀徑山今妄以雲門臨濟二宗贛者可發一笑出林間錄。竟夢堂重校五家宗派序云景德間吳僧道原集傳灯錄三十卷自曹溪西列為兩派一曰南岳讓讓出馬大師一曰青原思思出石頭遷自此派下又分五宗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内有百丈海海出黃蘗運大溈祐二人運下出臨濟玄故号臨濟宗祐下出仰山寂故号溈仰宗八十四人出天皇道悟悟出龍潭信信出德山鑒鑒出雪峯存存出雲門偃号雲門宗次玄沙備備出地藏琛琛出清凉益号法眼宗次石頭遷出藥山儼天皇悟二人悟下出慧真真出幽閑閑出文賁三世便絕唯藥山得雲

岩晟得洞山价价得曹山章是為曹洞宗今傳灯却收雲門法眼兩宗歸石頭下謬矣緣同時道悟有兩人一曰江陵城西天王寺道悟者渚宮人也崔子玉之後嗣馬祖元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化正議大夫丘玄素撰塔銘文幾千言其畧云馬祖祝曰他日莫旧処故復還渚宮一曰江陵城東天皇寺道悟者婺州東陽人也姓張氏嗣石頭元和二年丁亥化叶即符載撰塔銘二碑所載生緣出處甚詳但緣道原採集傳登之日非一一親往討尋不適究轉訛人据括而得其歷謬可知也自景德至今天下四海以傳灯為據雖列刹據住支宗者不能畧加究鋒惟丞相無尽居士張公及呂夏卿二君子每會議宗門中支肯曰石頭得藥山藥山得曹洞二宗教理行果言說究轉且天皇道悟下出箇周金剛呵風罵雨雖佛祖不敢嬰其鋒恐自天皇處或有善設寂音尊者亦嘗疑之云道悟似有兩人無尽居士後於達觀穎禪師處得唐符載所撰天皇道悟塔記又討得丘玄素所作天王道悟塔記貴以稱示諸方曰吾嘗疑德山洞山同山出石頭下因甚全手處作用殺活不同今以丘符二記證之門然明白方信吾釋法駁文不謬耳寂音曰圭峯答裴相国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兼禀徑山今妄以雲門臨濟二宗贛者可發一笑畧書梗槩以傳明達者庶知五家之正派如是而已

京兆尸利禪師初問石頭如何是学人本分事石頭曰汝何從吾

覔曰不從師覔如何即得石頭曰汝還還曾失却麼師乃契會
厥旨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初習儒學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觧空之祥也偶一禪客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選仏當往何所禪客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才見馬大師以手托幞頭額馬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遽抵南嶽還以前意投之石頭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剗仏殿前草至來日大衆諸童行各備鍬钁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淨頭於和尚前胡跪石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為說戒法師乃掩耳而出便往江西再謁馬師未參禮便入僧堂内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師馬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礼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馬師問從什麼處來師云石頭馬云石頭路滑還躂倒汝麼師曰若躂倒即不來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往餘杭徑山禮國一禪師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與伏牛和尚為莫逆之交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焚之人或譏之師曰吾燒取舍利人曰木頭何有師曰若尓者何責我乎師一日謁忠國師先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即在不見客師曰大深遠生曰佛眼亦覷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以告國師乃鞭侍者二十棒遣出後丹霞聞之乃云不謬為南陽國師至明日却往礼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云不用不用師退步國師云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云不是不是師遶國師一匝便出國師云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覔此漢也還難得師訪龐居士見女子取菜次師云居士在否女子放下籃子歛手而立師又云居士在否女子便提籃子去

和三年師於天津橋橫臥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
徐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日給米麵洛下翕
然歸信至十五年春告門人言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門人
令齊靜方卜南陽丹霞山結庵以奉事三年間玄学者盈
三百衆構成大院師上堂曰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
不是你造作名貌得更説什麼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和
尚亦只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譚話得阿你渾家各
有一坐具地更疑什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
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
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趁逐什麼物不
用經不落空去今時学者紛紛擾擾皆是参禪問道吾此間
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
恁麼底若識釋迦即者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
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為生無事珍重有僧到參於山
下見師乃問丹霞山向什麼處去師指山曰青黯黯地僧曰莫只遮
个便是麼師曰真師子兒一撥便轉師問僧什麼處宿云山下
宿師曰什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梨喫底人還
具眼也無僧無對 長慶舉問保福將飯與人喫感恩有分為什麼不具眼保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長慶云盡其機來又作广生保福云道某甲瞎得
麼玄覺徵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為復自用家財 師以長慶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告門人曰備湯沐吾欲
行矣乃戴笠策杖受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壽八十六門人斲石為
塔敕謚智通禪師塔號妙覺
剃
潭州招提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姓歐陽氏年十三依鄧林寺
摸禪師披剃十七遊南嶽二十於嶽寺受具往虔州龔公山謁大寂
大寂問曰汝來何求師曰求佛知見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界汝從
南嶽來似未見石頭曹谿心要爾汝應却歸師承命廻嶽造于
石頭問如何是佛石頭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

石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為什麼却無石頭曰為汝
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後住梁端招提寺不出戶三十餘年凡
參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時謂大朗禪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參石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石頭曰問
取露柱曰振朗不會石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然惺悟住後有僧來
參師乃召曰上坐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曰師不鑒師乃拭目而視
之僧無語（時謂小朗禪師）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人姓韓氏年十七依潮陽西山慧照禪
師出家唐大歷八年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乃曰大丈夫當離法
自淨豈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耶即謁石頭密領玄旨一日師坐
次石頭覩之問曰汝在遮裏作麼曰一切不為石頭曰恁麼即閑坐
也曰若閑坐即為也石頭曰汝道不為且不為箇什麼曰千聖亦不
識石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
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石頭有時垂語曰言語動用勿交涉師
曰非言語動用亦勿交涉石頭曰遮裏針劄不入師曰遮裏如石上
栽華石頭然之師後居澧州藥山海衆雲會（廣語見別卷五）一日師看
經次栢巖曰和尚休猱人得也師卷却經曰日頭早晚曰正當午
師曰猶有遮箇文彩在曰某甲無亦無師曰汝大殺聰明曰某甲
只恁麼和尚尊意如何師曰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師
與道吾說茗谿上世為節察來吾曰和尚上世曾為什麼師曰
我痿痿羸羸且恁麼過時吾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
卷（石霜別云書卷不曾展）院主報打鍾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與我擎鉢盂去曰
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只是枉披袈裟曰某甲只恁麼和尚
如何師曰我無遮箇眷屬師見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即不障汝栽莫
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衆喫什麼師曰汝還有口麼無對僧問如
何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礙汝曰不會師曰何境惑汝僧問

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諂曲曰不諂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有僧
再来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訶曰前也是常坦後也是常坦一日
院主請師上堂大衆才集師良久便歸方丈閉門院主遂後曰和
尚許某甲上堂為什麼却歸方丈師曰院主經有經師論有論師
律有律師文争怪得老僧師問雲岩作什麼岩曰擔屎師曰那个
尊岩曰在師曰汝来去為誰曰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
謾他師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師坐次有僧問
兀兀地思量什麼師曰思量个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
量師曰非思量僧問学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紅爛
卧在荊棘林中汝歸何所僧曰恁麼即不歸去也師曰汝却須
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个休糧方僧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不
得齩破一粒米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汝未開口時喚作什麼師
見遵布衲洗佛乃問遮个從汝洗還洗得那个麼遵曰把將

那个来師乃休（長慶云邪法難扶玄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主衆中喚作先佛語亦云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僧問曰學人有
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来與闍梨決疑至晚間上堂大衆集定
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坐在什麼處其僧出衆而出師下禪牀把
却曰大衆遮僧有疑便托開歸方丈（玄覺云且道與伊決疑否若決疑云處是決疑若不與決疑又道待上堂與汝決疑）
師問飯頭汝在此多少時也曰三年師曰我揔不識汝飯頭罔測發
憤而去僧問身命急處如何師曰莫種雜種曰將何供養師曰無
物者師令供養主抄化甘行者問什麼處来僧曰藥山来甘
曰来怎麼僧云教化甘云将得藥来麼曰行者有什麼病甘便
捨銀兩鋌曰有人即送来無人即休師怪僧歸急太僧曰問佛
法禍當得兩鋌銀師令舉其語舉已師令僧速送還行者家
行者見僧迴云猶来遂添銀施之（同安代云早知行恁麼問終不遭茅山来）師問僧見説汝解
筭虗實否不敢師曰汝試筭老僧看僧無對（雲岩後来舉問洞山汝作麼生洞山云請和尚生日）
師書佛字問道吾是什麼字吾曰佛字師云多口阿師僧問

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為汝道一句亦不難只宜汝言[illegible]
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
累及大衆夜参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
汝道時有僧曰特牛生兒也何以不道師曰把燈来其僧退入衆（雲巖
後舉似洞山洞山云遮僧却會只是不肯礼拜）僧問祖師未到此土此土還有祖師意否師曰有僧
曰既有祖師意又来作什麼師曰只為有所以来師看經有僧問和
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為什麼却自看師曰我只圖遮眼曰某甲學
和尚還得也無師曰若是汝牛皮也須看透（長慶云眼有何過玄覺云且道長慶會藥山
意不會藥山意）朗州刺史李翺嚮師玄化屢請不赴乃躬入山謁之師執
經卷不顧侍者白曰大守在此翺性褊急乃言曰見面不如聞名
師呼大守翺應諾師曰何得貴耳賤目翺拱手謝之問曰如何是
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翺曰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缾翺乃欣
愜作礼而述一偈曰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来

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缾（玄覺云且道李大守是讚他語明他語須一行眼始得）翺又問如何是
戒定慧師曰貧道遮裏無此閑家具翺莫測玄旨師曰太守欲
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閤中物捨不
得便為滲漏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
東九十許里居民尽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云昨
夜和尚山頂大笑李翺再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
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笑一聲師大和八年二月臨
順世叫云法堂倒法堂倒衆皆持柱撑之師舉手云子不會我
意乃告寂壽八十有四臘六十入室弟子沖虛建塔于院東隅勅
謚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潭州大川和尚（亦名大湖）有江陵僧新到礼拜了在一边立師曰幾時發
江陵僧提起坐具師曰謝子遠来下去僧便出師曰若不恁麼爭
知眼目端的僧拊掌曰苦殺人幾錯判諸方老[illegible]師肯之（僧舉似[illegible]）

大川法道即得若到東邊即不然[illegible]曰未審此間怎麼生曰猶不大川三步其僧礼拜[illegible]曰錯判諸方底甚多洞山聞之曰不是丹霞難分玉石

汾州石樓和尚師上堂有僧出問曰未識本來性乞師方便指曰石樓無耳朶僧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僧曰和尚過在什麼処曰過在汝非處僧礼拜師乃打之師問僧發足何處僧云漢國師曰漢國天子還重佛法麼僧曰苦哉苦哉賴遇問着某甲問着別人則禍生師云作什麼呀僧云人尚不見有佛何法可重師云闍梨受戒来多少夏僧曰三十夏師云大好不見有人便打之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和尚師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祐三佛陀自餘是什麼椀鎚丘一个過終而後始事迹異常時人不可測

潭州華林和尚僧到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僧曰和尚見什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鍾樓其僧大悟

潮州大顛和尚初參石頭石頭問師曰那个是汝心師曰言語者是便被喝出經旬日師却問曰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来石頭曰元来有心何言無心無心尽同謗師言下大悟異日侍立次石頭問曰汝是參禪僧是州縣白蹋僧師曰是參禪僧石頭曰何者是禪師曰揚眉動目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外將你本来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揚眉動目外鑒某甲石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和尚了也石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石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石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即真物石頭曰真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師後辭往潮州霊山隱居學者四集師上堂示衆曰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只認揚眉動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為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為汝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見量即

汝眞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
何以故應機隨照泠泠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
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早不
在其中也僧曰其中者如何師曰不作箇問問苦海波深以何爲船
筏師曰以木爲船筏曰恁麽即得度也師曰盲者依前盲瘂
者依前瘂

澧州攸縣長髭曠禪師初往曹谿禮祖塔迴參石頭石頭問什麽
處來曰嶺南來石頭曰嶺頭一尊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
只欠點眼在石頭曰莫要點眼麽師曰便請石頭乃翹一足師禮拜
石頭曰汝見什麽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紅鑪上一點
雪（玄覺云且道長髭具眼秖對不具眼秖對若具眼爲什麽請他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麽生商量法燈代云和尚可謂眼昏）
水空和尚師一日廊下逢見一僧乃問時中事作麽生僧良久師
曰只恁便得麽僧曰頭上更安頭師便打之曰去去已後惑亂人家
男女在

行思禪師第三世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本渚宮賣餅家子也未詳姓氏少而英異
初悟和尚爲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于寺巷常日
以十餅饋之悟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
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邪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悟曰
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請出家悟曰汝昔崇福
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
指示心要悟曰自汝到來吾未甞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悟曰
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
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
當下開解乃復問如何保任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

別勝觧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
賞翫者得僧曰安着何処師曰有處即道來尼衆問如何得爲僧
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尼曰還有爲僧時也無師曰汝即今是
什麼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翱問如何是眞
如般若師曰我無眞如般若翱曰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
言德山問久嚮龍潭到來潭又不見龍亦不現師曰子親到龍潭
德山即休玄覺云且道德山肯龍潭不肯龍潭若肯龍潭德山眼在什麼处若不肯爲什麼承嗣他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

京兆終南山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是諸佛師丹霞出曰
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箒作麼師退三步丹霞曰錯師即進前丹
霞曰錯錯師翹一足旋身一轉而出丹霞曰得即得孤他諸佛師由是
領旨住翠微投子問未審二祖初見達磨當何所得師曰汝今見
吾復何所得一日師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而問西來密旨和
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又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悪水作麼
投子禮謝而退師曰莫棄却投子曰時至根苗自生師因供養羅
漢有僧問曰丹霞燒木佛和尚爲什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
着供養亦一任供養又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
日還喫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底

丹霞山義安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上坐曰恁麼即
無異去也師曰向汝道

吉州性空禪師有一僧來參師乃展手示之僧近前却退師曰
父母俱喪略不慘顔呵呵大笑師曰少間與闍梨舉哀其僧打
筋斗而出師曰蒼天蒼天

本童和尚因門僧寫師眞呈師師曰此若是我更呈阿誰僧曰豈
可分外師曰若不分外汝却收取這个僧便擬收師打云正是分
外彊爲僧曰若恁麼即[illegible]呈於師師曰收[illegible]取

米倉和尚有僧新到參遶師三匝敲禪牀曰不見主人翁終不下
參眾師曰什麼處情識去來僧曰果然不在師打一拄杖僧曰幾
落情識呵〻師曰村草步頭逢著一个有什麼話處僧曰且參眾
去〻

前藥山惟儼禪師法嗣　一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豫章海昏人也姓張氏幼依槃和尚受教
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藥山問子去何處來曰遊山來藥
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曰山上烏兒似雪澗底遊魚忙不徹師
与雲岩侍立次藥山曰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智頭陀
怎麼生師便出去雲巖問藥山曰智師兄為什麼不祇對和尚藥
山曰我今日背痛是他却會汝去問取雲岩即來問師師兄適
來為什麼不祇對和尚師曰汝却去問取和尚（僧問雲居切忌道著意怎麼生雲居云此語最毒僧云如何是最毒底語雲居云一棒打殺龍蛇）雲巖臨遷化時遣人送辭書到師展書覽之曰雲
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道然雖如是要且不遺藥山之子（玄覺云古人恁麼道還有也未又云雲岩當時不會道什麼處是伊不會處）藥山上堂云我有一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
云相隨來也僧問藥山一句子如何說藥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了
也師臥次稗樹云作甚麼師云蓋覆稗云臥是坐是師云不在兩頭
稗云爭奈蓋覆師云莫亂道師見稗對坐次師云作甚麼稗云和
南師云隔闊來多少時稗云恰是乃拂袖出師提笠子出雲巖云作
甚麼師云有用處巖云風雨來怎麼生師云蓋覆著巖云他還
受蓋覆麼師云雖然如此且無遺漏因溈山問雲巖菩提以何為
坐雲巖曰以無為為坐雲岩却問溈山溈山曰以諸法空為坐
溈山又問師怎麼生師曰坐也聽伊坐臥也聽伊臥有一人不坐不
臥速道速道溈山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曰有幾人病
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師曰病與不病
總不干他事急道急道僧問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如何是本

來天師曰今日好曬麥[illegible]神通菩薩爲什麼足迹難尋師曰
同道方知曰和尚知否師曰不知曰爲什麼不知師曰汝不識我語
雲巖問師兄家風作麼生師曰教汝指點著堪作什麼曰無遮
个境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澁在又問如何是今時著力處
師曰千人喚不迴頭方有少分曰忽然火起時如何師曰能燒大
地師問僧除却星及燄阿那个是火僧曰不是火別一僧却問
師還見火否師曰見曰見從何起師曰除却行住坐卧更請一問
南泉示衆云法身具四大否有人道得與他一褌視師云性地非
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一本作四）亦然南泉不違前言乃與師視師見
雲巖不安乃謂曰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巖云不生不滅處
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師見雲巖補草鞋云
作甚麼巖云將敗壞補敗壞師云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師聞
僧念維摩經云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師利師云

甚麼處去其僧無對師便打後僧問禾山禾山代云給侍者方諳
師下山到五峯五峯問還識藥山老宿否師曰不識五峯曰爲甚麼
不識師曰不識不識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不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
遠來都無祗待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土不曾逢問設
先師齋未審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汝諸人設齋作麼生問頭上
寶蓋生不得道我是如何師曰聽他曰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遮个石
霜問師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向他道師喚沙彌沙彌
應諾師曰添却淨缾水著師良久却問石霜適來問什麼石霜
再舉師便起去石霜異日又問和尚一片骨敲著似銅鳴向什麼
處去也師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驢年去師唐大和九年乙卯九
月示疾有苦僧衆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衆皆愀然
十一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壽六十有七闍維
得靈骨數片建塔于石霜山之陽勑謚修一大師塔曰寶相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人也姓王氏少出家於石門初參
百丈海禪師未悟玄旨侍左右二十年百丈歸寂師乃謁藥山言下
契會（語見藥山章）一日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什麼处来師曰曾到廣南
来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團石被州主移却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闔
國人移亦不動藥山乃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
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
六即一師後到潙山潙山問曰承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
長弄耶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師子在什
麼处師曰置也置也問從上諸聖什麼处去師良久云作麼作麼
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如何師云好埋却問大保任底人與那个是
一是二師云一機之絹是一段是兩段洞山聞云如人接樹師煎茶次
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
在師問石霜什麼處来霜云潙山来師云在彼中得多少時霜云

粗經冬夏師云恁麼即成山長也霜云雖在彼中却不知師云他家
亦非知非識無對後道吾聞云得恁無佛法身心師後居潭州攸
縣雲岩山一日謂衆曰有个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問
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
曾眠曰問一段事還得麼否師曰道得却不道師問僧什麼處
来僧曰添香来師曰見佛否曰見師曰什麼処見曰下界見師
曰古佛石佛道吾問大悲千手眼如何師曰如無燈時把得枕
子恁麼生道吾曰我會也我會也師曰恁麼生會道吾曰通身
是眼師掃地次潙山曰太驅驅生師云須知有不驅驅者潙云恁麼
即有第二月也師竪起掃帚云是第幾月師低頭去（玄沙聞云正是第二月）
師問僧什麼處来僧曰石上語話来師曰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
師曰未問時却點頭師作鞋次洞山問就師乞眼睛師曰汝底與
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有汝向什麼处著洞山無語師曰乞眼睛

底是眼否曰非眼師咄之師問尼衆汝爺在否曰在師曰年多少
曰年八十師曰汝有个爺不年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者師曰
猶是兒孫（洞山云直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僧問一念瞥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
什麼從佛界而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體不得設使
體得也只是左之右之師問僧聞汝解卜是否曰是師曰試卜老僧
看僧無對（洞山代云請和尚生月）師唐會昌元年辛酉十月示疾二十六日沐
身竟奄主事僧備齋來日有上坐發去至二十七日並無人去及
夜師歸寂壽六十荼毗得舍利一千餘粒瘞于石墳勑謚無住
大師塔曰淨勝

華亭船子和尚名德誠嗣藥山嘗於華亭吳江汎一小舟時謂之
船子和尚師嘗謂同參道吾曰他後有靈利坐主指不来道吾
後激勉京口和尚善會參礼師師問曰坐主住甚麼寺會曰似
即不住住即不寺師曰不似亦不似箇什麼會曰不是目前法師
曰甚處學得来會曰非耳目之所到師笑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
驢橛師又曰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速道速道會擬開
口師便以篙撞在水中因而大悟師當下棄舟逝莫知其終

宣州椑樹慧省禪師洞山參師師問曰来作什麼洞山曰来親近和
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兩片皮作麼洞山無對（曹山後聞乃云一子親得）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猫兒上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問取露柱去

高沙彌（藥山住庵）初參藥山藥山問師什麼處来師曰南嶽来藥云何
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藥云受戒圖什麼師曰圖免生死藥云有
一人不受戒亦免生死汝還知麼師曰恁麼即佛戒何用藥云猶
挂脣齒在便召維那云遮跛脚沙彌不任僧務安排向後庵著
藥山又謂雲巖道吾曰適来一个沙彌却有来由道吾云未可全
信更勘始得藥乃再問師曰見說長安甚鬧師曰我國晏然（法眼別云
見誰說）藥云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

藥云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什麽不得師曰不道他無只是他
不肯承當師乃辭藥山住庵藥云生死事大何不受戒云師曰
知是遮般事喚什麽作戒藥咄遮沙弥饒舌入來近處住庵時復
要相見師住庵後雨裏來相看藥云你來也師曰是藥云可殺
濕師曰不打遮个鼓笛雲岩曰皮也無打什麽鼓道吾曰鼓也
無打什麽皮藥曰今日大好曲調僧問一句子還有該不得處否
師云不須世藥山齋時自打鼓高沙弥捧鉢作舞入堂藥山便
擲下鼓搥云是第幾和高曰第二和曰如何是第一和高就桶内
舀一杓飯便出去
鄂州百顔明哲禅師洞山與密師伯到参師問曰闍梨近離什麽
處洞山曰近離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麽曰不得姓師曰名什麽
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豈不出入洞山便
拂袖去師明日入僧堂曰昨日對二闍梨一轉語不穏令請二闍
梨道若道得老僧便開粥相伴過夏速道速道洞山曰太尊貴
生師乃開粥共過一夏
潭州長髭曠禅師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嗣攸縣長髭曠禅師作沙弥時長髭遣
令受戒謂之曰汝迴日須到石頭禮拜師受戒後迴参石頭一日隨石頭
遊山次石頭曰汝與我斫却面前頭樹子礙我師曰不將刀來石頭
乃抽刀倒與師師云不過那頭來石頭曰你用那頭作什麽師即大
悟便皈長髭問汝到石頭否師曰到即到不通號長髭曰從誰受戒
師曰不依他長髭曰在彼即恁麽來我遮裏作麽生師曰不違背
長髭曰大切切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在長髭咄曰沙弥出去師便
出長髭曰争得不遇於人師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于石室每見
僧便竪起杖子云三世諸佛盡由遮个對者少得冥契長沙聞之
乃云我若見即令放下杖子别通个消息三聖將此語到石室祇

對被師識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又親到石室師見杏
山僧衆相隨潜往碓米杏山曰行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無心
椀子盛將來無縫合盤合取去説什麼難消杏山便休仰山問
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
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兩下曰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
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之事若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
能所雙行便見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
一事也無所以祖師云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
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
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塵煩惱十六
行中嬰兒行爲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
歎嬰兒可況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錯會師一日與仰山
翫月仰山問曰遮个月尖時圓相什麼處去圓時尖相又什麼
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岩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仰山辭
師送出門乃召曰闍梨仰山應諾師曰莫一向去却迴遮邊來僧問
師曾到五臺山否師曰曾到僧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僧曰文殊向
行者道什麼師曰文殊道闍梨父母生在村草裏
潮州大顛和尚法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人也姓楊氏初參石鞏石鞏常張弓
架箭以待學徒師詣法席鞏曰看箭師乃撥開胸曰此是殺人
箭又作麼生鞏乃扣弓弦三下師便作禮鞏云三十一張弓兩隻
箭只射得半个聖人遂拗折弓箭師後舉似大顛顛云既是活
人箭爲什麼向弓弦上辨師無對顛云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
難師後參大顛往漳州住三平山示衆曰今時出來盡學馳求走作
將當自己眼目有什麼相當阿你欲學麼不要諸餘汝等各有
本分事何不體取作麼心憤憤口悱悱有什麼利益分明説諸要

修行蹤及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事宜汝
不得錯用心時有僧出問還有学蹤也無師曰有一蹤滑如苔僧
曰學人躡得否師曰不擬心汝自看有人問黒豆未生芽時如何師
曰佛亦不知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来
意師曰龜毛拂子兎角柱杖大德藏向什麼處僧曰龜毛兎角
豈是有邪師曰肉重千斤智無銖兩師又示衆曰諸人若未曾見知識
即不可若曾見作者来便合體取此々子意度向巖谷間木食草
衣恁麼去方有少分相應若馳求知解義句即萬里望鄉關去也珍重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

僊天和尚新羅僧到參方展坐具擬禮拜師捉住云未發本國時
道取一句其僧無語師便推出云問伊一句便道兩句又有一僧至擬
禮拜云野狐鬼見什麼了便禮拜僧云老禿奴見什麼了便恁問
師云苦哉苦哉僊天今日忘前失後僧云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師云
爭如此僧云誰師云呵呵遠即遠矣

福州普光和尚有僧立次師以手開胷云還委老僧事麼僧云猶有
遮个在師却掩胷云不妨太顯僧云有什麼避處師曰的的是無避処
僧云即今作麼生師便打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四

大澤山庵溪禪院 方丈公用
旹天文十四乙巳六月吉日
大輪寄附

補刊景德傳灯錄施主芳銜

前南禪住持比丘　德見

南禪住持比丘　慈均

天龍住持比丘　光扶

東福住持比丘　士牊

真如住持比丘　不傳

安國住持比丘　裕榮

雲居比丘　妙葩

隱靜菴常住

[redacted]

110X
605
5
2